

評批
足本

三國志演義





A541 212 0010 2576B

屯土山
關公約
三事

三國志演義

卷五

第二十五回

救白馬營
操解重圍



袁本初
損兵
折將



關雲長
挂印
封金



兄弟非然
 能到此關
 公三事之
 約先有張
 遠三罪之
 說以引起
 罪第一是
 負皇叔第
 第二是
 不能匡扶
 漢室關公
 三事首言
 歸漢次言
 保嫂末言
 尋兄弟以
 一辨君臣
 之分第二
 嚴男女之
 兄弟三載
 以張遠所
 云第一者
 張遠所云
 第一者為
 第三者為
 以難一事
 難不知第
 三事不知
 操曰漢即
 台也此特
 奸雄散人
 之語而關
 公以皇叔
 為漢不以
 曹操為漢
 誠云歸漢

得為義其罪三也。關公心存漢室遠而以漢室二字動之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公沉吟曰汝說我有三罪欲我如何
 遠曰公四面皆曹公之軍若下降則必死徒死無益不若且降曹公却打聽劉君有信如在何處即往投之
 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園之約三者可留有用之身有此三便兄即宜詳之三便又以三罪中第一為第一以三
 無呆板說話令人奈公曰兄言三便吾有三約若丞相能從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我當學三罪而死遠說三罪說
 何有印板文字也
 又因三 遠曰丞相寬洪大鑒何所不容願聞三事公曰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人戶降漢帝不降曹操
 二者一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應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嚴男女 三者但知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
 辭去明兄弟 三者缺一斷不肯降望文達急急回報張遠應諾遂上馬回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為
 漢相漢即吾也曹操嚴天下而天下 此可從之第一件似 遠又言一夫人欲請皇叔俸祿并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
 吾於皇叔俸內更加倍與之至於嚴禁內外乃自家法又何疑焉第二件直 遠又曰但知玄德信息雖遠必往操首
 曰然則吾養養長何用此事却難從操之所難 正遠曰豈不聞豫讓眾人國士之論乎劉玄德待雲長不過恩厚耳來
 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服也為後文備地贈金 操曰文遠之言甚當吾願從此三事張遠再往山上回
 報關公關公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各入城見二嫂告知其事然後投降降後於三事之
 操操即傳令退軍至十里河後前張遠所云竟至府中 來見二嫂甘糜二夫人聽得關公到來急出迎之公拜於階下
 兵入下邳見人民安妥不動單氏盡無漏密 竟至府中來見二嫂甘糜二夫人聽得關公到來急出迎之公拜於階下
 曰使二嫂受驚某之罪也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處公曰不知去處二夫人曰二叔今將若何公又曰關某出城死戰
 被困土山張遠勸我投降我以三事相約曹操已肯允從故特退兵放入城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未敢擅動事雖
 命於兄長也 二夫人問那三事關公將上項三事備述一遍甘夫人曰昨日曹軍入城我等皆以為必死誰想雲長
 不動一軍不敢入門叔叔既已領諾何必問我二人只恐曹操日後不肯容叔叔去尋皇叔止曹操在第三事二夫人
 公曰嫂嫂放心關某自有主張為後文五關 二夫人曰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女流偏要開口說此
 辭退遂引數十騎來見曹操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操慌忙答禮關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不殺之恩操曰素
 慕雲長忠義今日幸得相見足慰平生之望關公曰文遠代稟三事蒙丞相應允誠不食言再面操曰 吾言既出安

不歸曹漢 劉備與重 然則七個 人之數而 實如則數 之於五家 七口則家 較之獨至 甘糜二夫 殺不惟不 此非使也 德而獨能 忘其誓而 愛關公而 以此結其 心也故曹 操之不殺 甘糜者不 關公也使 關公而因 士山之圖 則甘糜不 夫人其不 同於董貴 七口之家 希希矣 獨雲長一 事操欲亂 外之禮設 心亦甚惡 矣志去德 擊文德故 文德愛關

敢失信關公曰關某若知皇叔所在雖臨水火必往從之獨將第三事彼時恐不拜辭伏乞見原為後文不拜操曰玄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軍中亡矣公且寬心尚容緝獲亦非關公拜謝操設宴相待次日班師還許昌關公收拾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護車而行於路安歇館驛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操以三事中第二之辨操見公如此愈加敬服既到許昌操撥一府與公居住關公分一宅為兩院內門撥老軍十人守把關公自居外宅操引關公朝見獻帝帝命為偏將軍關公謝恩歸宅操次日設大宴會取謀臣武士以容禮待關公延之座以結之又備綾錦及金銀器皿相送關公都送於二嫂收貼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關公關公盡送入內門令伏侍二嫂卻又三日一次於內門外躬身從禮動問二嫂安否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畢曰叔叔自便關公方敢止回操問之又嘆服關公不已一日操見關公所穿綠錦戰袍已舊即度其身取異錦作戰袍一領相贈關公受之穿於衣底上仍用舊袍罩之操笑曰雲長何以比之儉乎公曰某非儉也舊袍乃劉皇叔所賜某穿之如見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故穿於上此今人浸下操嘆曰真義士也然口雖稱美心實不悅一日關公在府忽報二夫人在院哭倒在地不知為何請將軍速入關公為整衣跪於內門外問二嫂為何悲泣甘夫人曰我夜夢皇叔失陷於土坑之內覺來與糜夫人論之想在九泉之下矣是以相哭關公曰夢寐之事不可憑信此其神魂相念之故請勿憂疑定說聞遺書操命使來請關公赴宴公辭二嫂往見操操見公有淚谷前不叙關公下淚此於曹操眼問其故公曰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操笑而寬解之頻以酒相勸公辭自縛其髻而言曰生不能報國死而背其兄徒為人也醉後心無來解操問曰雲長髻有數子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久月多以見紗囊裏恐其斷也操以紗錦作囊與關公護髮次日早朝見帝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於胸次帝問之關公奏曰臣髻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掛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髯公也因此人皆呼為美髯公忽一日操請關公宴臨殿送公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何而瘦關公曰賊軀頗重馬不能載因往常瘦操令左右備一馬來須臾牽至乃馬如火炭狀甚雄偉操指曰公識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自白門樓從此馬不操曰然也遂并鞍轡送與關公人稱主馬亦稱主幸赤兔今乃得其主關公再拜稱謝操不悅曰吾累送美女金帛公未嘗下拜公平日之不輕下拜今出曹操口中補出今吾贈馬乃喜而再拜何幾人而貴馬耶關公

曰吾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計一日而見雲矣非真馬而拜也操愕然而悔關公辭去後人有詩嘆曰

威傾三國著英豪 二宅分居義氣高 奸相枉將虛禮待 豈知關羽不降曹

操問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而彼常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極其情次日往見關公禮畢遼曰我薦兄在丞相處不曾

落後公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雖在此心念皇叔未嘗去懷遼曰兄言差矣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玄德待兄

未必過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心公曰吾故知曹公待吾甚厚奈我受劉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

要必立功以報曹公然後去耳遼曰倘玄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下不負桃園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

退回見曹操具以實告操嘆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關公之義能心折荀彧曰彼言立功方去若不赦彼立功未

必便去操然之却說玄德在表裏處思夕煩惱玄德何故當思玄德一勇不知音耗妻小陷於曹賊玄德先就

上不能報國下不能保家感得不憂玄德曰吾欲進兵於許都久矣方今春暖正當好興兵便商議破曹操之策因豐諫

曰前操攻徐州許都空虛不及此時進兵今徐州已破操兵方銳未可輕敵不如以久持之待其有隙而後可動也曹操

次不敵戰第二次故戰全第三次又又曰待我思之因問玄德曰因豐勸我固守玄德曰曹操欺君之賊明公若不討之

恐失大義于天下空德只以衣又曰玄德之言甚善遂欲興兵因豐又諫玄德曰汝等弄文較武使我失大義因豐

頓首曰若不聽臣良言出師不利怨大怒欲斬之玄德力勸乃囚於獄中沮受見因豐下獄乃會其家眷盡散其家財

與之訣曰吾隨軍而去勝則感無不加敗則一身不保矣因豐下淚送之與相相哭紹遣大將顏良作先鋒進及白馬

沮受諫曰顏良性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大軍進發至黎陽東郡太守劉延告急許昌曹操

急謀興兵抵敵關公聞知遂入相府見操曰聞丞相起兵某願為前部操曰未敢煩將軍早晚有事當來相請關公乃

退操引十五萬兵分三隊而行於路又連接劉延告急文書操先提五軍親臨白馬寨土山劉琦遙望山前平川曠

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駭然回顧曰若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部下猛將今可與顏良一戰憲

領諾縛鎗上馬直奔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於門旗下見宋憲馬至良大喝一聲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刀落斬宋

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勇將也操曰殺我同伴願去釋操許之續上馬持矛徑出陣前大罵顏良良更不答話

公敬關公而欲以奸雄如鬼真足如鬼如城則納之受一察不處義之何兄長何其耶樂莫樂於新相知凡今之人喜新而棄舊者多矣請我行其野之篇諷習習谷風之什令人嘆想雲長之德既在女德既在素德則則素德之將也國公而殺劉之將是即殺劉之將也良因顏良之死與關公殺之何異此不待為關公約備雖有端不相意當未相意之語而第

一次發書發兵而不盡戰善行矣
必知此安
知此安
知此安
知此安
知此安
知此安
知此安
知此安
知此安
知此安

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魏續於馬下。呂布之馬已為關公所斬操曰：「誰敢擊你？」是應聲而出，與顏良戰二十合，賊歸本陣。請將操、曹、操、收、軍、長、亦、引、軍、直、去。操見連折二將，心中憂悶，程昱曰：「某舉一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曰：「非關公不可。」操曰：「吾恐他立了功便去。」昱曰：「劉備若在，必投表乞命，若使雲長收表乞命之兵，必以疑劉備而殺之。備既死，雲長又安往乎？」是直欲借雲長之手以殺操大喜，遂令人去請關公。關公即入，辭二嫂曰：「叔，今此去可打聽皇叔消息。關公領諾而出，提青龍刀上赤兔馬。此關公第一次試馬，青龍馬正正復相調，引從者數人，直至白馬，見曹操說：『顏良連誅二將，勇不可當，特請雲長商議。』關公曰：「容某觀之。」操置酒相待，魏延、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山，觀者與關公坐，請將環立。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旗幟鮮明，鎗刀森布，嚴整有威，乃謂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壯。」關公曰：「吾觀之如土雞瓦犬耳。」操又指曰：「麾蓋之下，繡袍金甲，持刀立馬者，乃顏良也。」關公舉目一望，謂操曰：「吾觀顏良如插標賣首耳。」操曰：「未可輕視。」請顏良正取於關公，其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去萬軍中取其首級。』高聲曰：「河北軍如波開浪裂，關公戲言雲長不可忽也。」關公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山來，鳳目圓睜，鬚鬚皆豎，直衝陣，河北軍如波開浪裂，關公選奔顏良，顏良正在麾蓋下，見關公奔來，方欲問時，關公赤兔馬快，早已跑到面前，顏良措手不及，被雲長手起一刀，刺於馬下。敵得出其不意，忽地下馬，劉了顏良首級，控於馬項之下。插標賣首，今已被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插標賣首，今已被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插標賣首，今已被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插標賣首，今已被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插標賣首，今已被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插標賣首，今已被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插標賣首，今已被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插標賣首，今已被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插標賣首，今已被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插標賣首，今已被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

第二十六回

表本初傲兵折將

關雲長掛印封金

卻說表欲斬雲長，雲長從容進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而絕向日之情耶？備自徐州失散，二弟雲長不知存否，天下同觀者不少，豈赤面長鬚之人，即為關某也？明公何不察之？」此時雲長尚在疑解之間，故表疑是介沒去張的人，問雲

之誅文離
更不得為
公之斬末
將者再求
紹之欲殺
德此時其
不死也然
而關公臨
待見孫乾
曹操者幾
至於殺之
德則安得
不流涕哉
商奮然而
決去我即
使曹操追
公而不敢
公所不願
也即表結
之成公所
不願也前
之愛一死
所以全其
殺今之輕
報其兄之
面見兄一
解一語真
一字一血
淚矣曹操
一生奸偽
如鬼如蜮
堂正正
濃烈烈
若青天
湖若白日

軍引路救甘為細作來報將軍。來日二人當虛敗一陣。公可速引二夫人投奔紹處。與玄德相見。關公曰：既兄在表，紹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斬紹一將，恐令事變矣。恐事變者非恐奉紹殺已也。恐因此玄德而又不在表，紹處耳。乾曰：吾當先往探探虛實。再來報將軍也。為後文運中報信伏筆。公曰：吾見兄長一面，雖萬死不辭。言兄果與在表，紹處。今回許昌，便辭曹操也。當夜密送孫乾去了。次日關公引兵出，冀都披掛出陣。關公曰：汝等何故背反朝廷？都曰：汝乃甘主之人，何反賣我？關公曰：我為何甘主？都曰：劉玄德在表本初處，汝卻從曹操何也？關公在表，當從紹，冀都披掛出陣，關公更不打話，拍馬舞刀向前，冀都便走。關公趕上，都回身告關公曰：故主之恩，不可忘也。公當速進我讓汝南，讓汝南者，欲其立角。關公會意，驅軍掩殺，劉冀二人，洋輸詐敗，四散去了。雲長奮得，賊安民已畢。班師回許昌，曹操出郭迎接，賞勞軍士，宴罷雲長回家。參拜一嫂於門外。甘夫人曰：叔叔兩番出軍，可知皇叔實負信與否？公答曰：未也。此時不測，冀都哭聲不絕，內痛哭曰：我想皇叔休矣。二叔恐我姊妹煩惱，故隱而不言。將關公信及先痛哭。敘事至此，又復一頓，正哭間，有一隨行者軍聽得哭聲不絕，於門外告曰：夫人在河北表，紹處人報信事曲而文亦曲。夫人曰：汝何由知之？軍曰：跟關將軍出陣，有人在此陣上說來。應翼夫人急召雲長責之曰：皇叔未嘗負汝，汝今受曹操之恩，頓忘舊日之義，不以實情告我，何也？關公稱首曰：兄今委實，在河北未敢教嫂嫂知者，恐有漏泄也。恐有漏泄者，公意曹操不知玄德在，事須緩圖，不可欲速。為敘乾曰：報也。却甘夫人曰：叔宜上緊，急急回去計。坐立不安，原來于禁探知劉備在河北報與曹操。公謂得報，乾曰：報也。却甘夫人曰：叔宜上緊，急急回去計。坐立不安，原來于禁探知劉備在河北報與曹操。公謂得報，

操令張遼來探關公。關公正悶坐，張遼入賀曰：聞兄在陣上，知玄德首信，特來賀喜。遠已明言之妙。關公曰：故主雖在，未得一見，何喜之有？遠已明言之妙。關公曰：故主雖在，未得一見，何喜之有？

弟，兄弟而文君臣也，豈可共論乎？看此重疊，只二語，遠曰：今玄德在河北，兄往從否？關公曰：昔日之言，安肯甘之。文遠須為我致意丞相，直快張遼將關公之言，回告曹操。操曰：吾自有計。想此妙計矣。

有故人相訪，請者至此必謂，及請入，却不相識。關公問曰：公何人也？答曰：某乃表紹部下南陽陳震也。關公大驚，急退左右，問曰：先生此來，必有所為。震出書一紙，遞與關公，公視之，乃表德書也。表來得書，人直至此處，方其略云：備與定下，自桃園締盟，誓同生死，今何中道相違，割恩斷義，君必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憤身，以成全功。

所殺故言，之報如比，書不盡言，死待來命。

自有一人亦在前... 之敬之不... 非曾標之... 仁有以容... 關公之義... 有以折服... 有奇奇聞... 公亦奇奇... 折服豪傑... 不可以豪... 雖則奇以... 愛豪傑則... 以好雄敬... 奇夫豪傑... 奸雄則足... 要標中是... 好強之豪... 敬愛豪傑... 則見奸雄... 中有數不... 情與有不... 愛財與色... 財與色未... 有不重爵... 重祿者與... 重祿者與... 重人之推

關公看畢大哭曰不得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所在也安肯圖富貴而有舊盟乎此書則知玄德尚在表錦處不必
陳雲曰玄德望兄甚切公既不肯前盟宜速往見關公曰人生天地間無終始者非君子也吾來時明白去時不可不
明白明明白白是公吾今作書煩公先達知兄長容辭却曹操奉二嫂來相見震曰倘曹操不允如之奈何陳震之
告而登去公為人明公曰吾寧死豈肯留於此言不死則必去去則必死也震曰公速作回書免致劉使君懸望關公寫書答云
竊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羽自幼讀書粗知禮義賴羊角哀與左伯桃之事未嘗不三嘆而流涕也前守下邳內無
積粟外無援兵即發死寇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斷首捐軀致負所託致爾暫且羈身冀圖後會近至汝南方知兄信
即當自辭曹公奉二嫂歸羽但懷異心神人共教披肝瀝膽筆楮難窮跪拜有期伏惟照鑒玄德來書從關公眼中
公筆下寫出叙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人內告知二嫂隨即至相府內拜辭曹操探知來意乃懸酒避牌於門此所謂有計留之者則無仙
關公快然而回命舊日跟隨人役收拾車馬早晚伺候分付宅中所有原賜之物盡皆留下分毫不可帶去一塵不損
次日再往相府辭謝門首又掛迴避牌此牌留公關公一連去了數次實不得見乃往張遼家相探欲言其事遂
亦託疾不出此想亦曹公關公思曰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我志已決豈可復留即寫書一封以辭曹操書略曰
羽少事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前者下邳失守所請三事已蒙惠錄今探知故主現在表陷軍中明明
更不回思昔日之盟豈容違背新恩雖厚舊義難忘特奉書告辭伏惟照察其有餘恩未報願以俟之異日
道伏筆

寫畢封固差人去相府投遞一面將累次所受金銀一封置庫中懸漢壽亭侯印於堂上封金掛印至今請一夫人
上車關公上赤兔馬手提青龍刀奈顏福日跟隨人役護送車仗徑出北門果於去勇於去更不關公怒目
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退避先為一立關斬關公既出門謂從者曰汝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遲疑者吾自當之分得驚
動二位夫人從者推車直進後却說曹操正論關公事未定左右報關公書曹操即看畢大驚曰雲長去矣四字
限恐無限嗟呀之意曹操見書是第一段忽北門守將飛報關公奪門而去車仗鞍馬二十餘人人散在北門守將未
又關公宅中人來報說關公盡封所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另居一室此句又於關公宅中補出其漢壽亭侯印懸於堂上

心置服者
也曹操所
以駕馭英
人龍絡英
後者恃此
數者已耳
是以張遼
徐晃呂布
楊奉賈詡
文聘孫
劉表張
乃表結之
乃馬絕之
舊將無不
棄故從新
樂為之死
樂至關
而繼繼故
石心如鐵
女金銀不
足以移之
偏將軍漢
壽亭侯以
封不為以
動之分庭
抗禮標酒
交禮不足
奪之夫以
從奸雄之
術窮矣既
穢取不天
駕怒者受
有如此者

相所撥入使皆不帶去只當原跟從人及隨身行李出北門去了眾皆愕然一將挺身而出曰某願將威騎三千去生擒
關某獻與相眾視之乃將軍蔡陽也預為後文新蔡陽伏筆正是欲離萬丈蛟龍穴又遇三千虎狼兵蔡陽要趕關公畢竟如
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却說曹操部下諸將中自張遼而外只有徐晃與雲長交厚其餘亦皆敬服獨蔡陽不服關公故今日聞其去欲往追
之操曰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當效之操視諸將中未嘗有此人遂此退蔡陽不令去起程程昱曰丞相待關某甚厚
今彼不辭而去亂言斥楮實實威甚非大矣若縱之使歸來結是與虎添翼也不若追而殺之以絕後患又是一個
操曰吾言已許之豈可失信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表結欲縱玄德而曹操不追關公因謂張遼曰雲長掛印封金財賄
不足以動其心爵祿不足動其志此等人吾深敬愛之操所以細人者不過財賄爵祿耳今想他去此不遂越發結識
他做個人情汝可先去請住他待我與他送行更以路費任袍贈之使為後日記念一信不追之則必識之索性加厚張
遂領軍單騎先往曹操引數十騎隨後而來却說雲長所騎亦克馬日行千里本見趕不上因欲護送車仗不敢縱馬
按轡徐行忽聽背後有人大叫雲長且慢公此時必謂公回顧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公急已關公教車仗從人只管
望大路緊行為嚴劫後有人大叫雲長且慢公此時必謂公回顧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公急已關公教車仗從人只管
特先使我請住雲長別無他意關公曰便使丞相銖騎來吾願決一死戰其言遂立馬於橋上望之見曹操引數十騎
飛奔前來背後乃是許褚徐晃于禁李典之輩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此時何不掛迴避牌恐關今請將勒住馬
匹左右排開關公見眾人手中皆無軍器方始放心操曰雲長行何太速關公於馬上欠身答曰關某前曾稟過丞相
今故主在河北不由某不急去累次進府不得參見故拜書生竊封金掛印選納丞相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言簡而
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將軍途中乏用特具路資相送一將便從馬上托過黃金一盤關公曰累蒙
惠賜尚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戰士其人光瑠操曰特以少酬大功於萬一何必推辭關公曰區區微勞何足挂齒操
笑曰雲長天下義士恨吾福薄不得相留自嘆操分淺乃錦袍一領略表寸心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怒
有他變不敢下馬細用青龍刀尖挑錦袍披於肩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異日更得相會須費以稱袍而傳不死則曹操此袍

即敵不可

得乎

來得明白

去此志也

之無二也

亦必不一

去也明也

袁結為曹

探之警耳

致書曹探

更不隱諱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則知其死

可留其日暮遂下橋望北而去操甚嚴峻公甚落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何不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數十餘人

安得不疑代為吾言既出不可追也又自解曹操自引眾將回城於路嘆想雲長不已見如此人安不說曹操自回且說

關公來追車仗約行三十里却已不見不知者謂至此必疑雲長心慌縱馬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關將軍且

住與飛遠背後相呼正復相似不知者謂此人是曹操使人截去矣雲長心驚縱馬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關將軍且

餘步卒飛奔前來奇公問曰汝何人也少年棄鎗下馬拜伏於地雲長怒是詐細勒馬持刀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

吾本襄陽人姓廖名化字元儉因世亂流落江湖聚眾五百餘人據掠為生恰纔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兩夫人劫

掠到山吾問姓名知是大漢劉皇叔夫人且聞將軍護送在此吾即欲送下山來杜遠出言不遜被某殺死今獻頭與

將軍請罪此事只在廖化關公曰二夫人何在化曰現在山中關公教急取下山不移時自餘人簇擁車仗前來關公

下馬停刀叉手於車前問候曰二嫂受驚否夫人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已被杜遠所辱又在二夫人口關公問左右

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劫上山去就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為妻廖化問起根由好生拜敬杜遠不從已被廖

化殺了又在左右口關公聞言乃拜謝廖化廖化欲以部下送關公關公思此人終是黃巾餘黨未可作伴乃謝

却之廖化又拜送金帛關公亦不受廖化拜別自引人伴投山谷中去了廖化終從關公而此處不即相將曹

操贈袍事告知二嫂催促車仗前行至天晚投一村莊安歇莊主出迎鬚髮皆白問曰將軍姓名誰關公施禮曰吾

乃劉玄德之弟關某也老人曰莫非斬顏良文醜關公否公曰便是老人大喜便請入莊關公車上還有二位夫人

便喚妻女出迎接二夫人入室款待自於草堂款待關公關公問老人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華檀帝時曾為議郎

老人乃令妻女請二夫人入內室款待自於草堂款待關公關公問老人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華檀帝時曾為議郎

致仕歸鄉今有小兒胡班在滎陽太守王植部下為從事將軍欲從此處經過某有書寄與小兒未至第一關先為

關公允諾次日早膳畢請二嫂上車取了胡華書信相別而行取路投洛陽來前至一關名東嶺關第四關難伏線妙

名喚引五百軍兵在嶺上把守當日關公押車仗上嶺軍士報知孔秀出關來迎關公下馬與孔秀施禮秀曰將軍

何往公曰某辭丞相特往河東尋兄秀曰河北袁紹甚是丞相對頭將軍此去必有丞相文憑前曹無送行贈金贈袍而

不與以文憑是不留而

與使關公

而死於下

不送也公曰因行期慌迫不曾討得

只說自己

不討得

既無文憑

待我差人

會過丞相

方可放行

關公曰待汝去稟

三國志演義 卷五 第二十七回 六

喜之死於火 植之必守 則我之也 非將吏也 賢已名而 但責其行 罪不與行 以不與人 行君子而 言則難稱 君子而於 心令人但 主一語便 不置其 雖知文 妙法城 中事光 於東一 即伏於 卷之泉 也玉泉山 項之事 中於此 伏於十 卷之十 家信一 卿情開 是極要

時恐誤了我行程。秀曰：法度所拘，不得不如此。關公曰：汝不容我過關乎？其語秀曰：汝要過去，留下老少為質。關公大怒，不得舉刀就殺孔秀。秀退入關去，鳴鼓聚眾，披挂上馬，殺下關來。大罵曰：汝敢過去麼？關公約退車仗，縱馬提刀，竟不打話，直取孔秀，砍提鎗來，迎兩馬相交，只一合，鋼刀起處，孔秀屍橫馬下。孔秀前被後侶關公亦舉軍便走，關公曰：軍士休走，吾殺孔秀，不得已也。原非五關斬將，與汝等無干，借汝眾軍之口，傳語曹丞相，言孔秀欲害我，我故殺之。劉琦周倉軍俱拜於馬前。關公即請二夫人車仗出關，望洛陽進發。二早有軍士報知太守韓福，韓福急取將士商議，洛陽牙將孟坦曰：既無丞相文憑，即係私行，若不阻擋，必有罪責。韓福曰：關公猛將，顏良文醜俱為所殺，又將我頭一棍，今不可力敵，只須設計擒之。孟坦曰：吾有一計，先將鹿角欄定關口，待他到時，小將引兵和他交鋒，佯敗誘他來追，公可用暗箭射之。若關某驍馬即擒，許都必得重賞。韓福曰：關公已與韓福交，又復貪賞，高議定當人報關公車仗已到，韓福當為一插箭引一千人馬，排列關口，問來者何人。關公馬上欠身言曰：吾奉丞相命，鎮守此地，專一盤詰往來奸細，若無文憑，即係逃竄。關公怒曰：東鎮孔秀已被吾殺，汝亦欲尋死耶？韓福曰：誰令與吾擒之？孟坦出馬，掄雙刀來取關公。關公約退車仗，拍馬來迎。孟坦戰不三合，撥回柵走。關公趕來，孟坦只指望引誘關公，不想關公為快，早已趕上，只一刀砍為兩段。孟坦公勸馬回來，韓福却躲在門首，盡力放一箭，正射中關公左臂，公用口拔出箭，血流不止，飛馬竟趕韓福，衝散眾軍，韓福急閃不及，關公手起刀落，連肩帶頭斬於馬下。此頭與有足，以毒骨，殺散眾軍，保護車仗。關公割帛束住，箭傷於路，恐人暗算，不敢久住，連夜投沂水關來。第三把關將乃并州人，姓下名喜，善使流星鎚，原身黃巾餘黨，後投曹操，來守關。當下聞知關公到來，尋思一計，就關前鎮國寺中埋伏，下刀各手二百餘人，誘關公至寺，約擊喜為號，欲圖相害。在關前上設設，好人是強盜，安排已定，出關迎接關公。公見上喜來迎，便下馬相見，喜曰：將軍名震天下，誰不敬仰，今賜皇叔足見忠義，能為君子之福。關公訴說斬孔秀韓福之事，下喜曰：將軍殺之是也。某見丞相，代曹秉曲，言之大，必關公甚喜，同上馬，過了沂水關，到鎮國寺前，下馬，眾僧鳴鐘出迎，原來那鎮國寺乃漢明帝御削香火院，本寺有僧三十餘人，內有一僧，却是關公同鄉人，法名普淨，當下普淨已知其意，向前與關公相識，普淨曰：還認得貧僧否？雖然當日相逢，却似前年舊識。公曰：離鄉多年，曰將軍離蒲東幾年矣？

未克冷淡
乃後忽有
取德探察
文中雖無
最德而衆
如見至空
或一在空
或在德書
或在德書
或在德書
或在德書
或在德書
或在德書
或在德書
或在德書
或在德書

關公行不到數里，背後火把照耀，人馬趕來。關公勒馬大罵匹夫，我與你無讎，如何令人放火燒我！王植拍馬挺鎗，徑奔關公，被關公攔腰一刀砍為兩段。斬將人馬都趕散。關公催車仗速行於路，感胡班不已。胡班伏筆行至滑州界首，有人報於劉延，延引數十騎出郭而迎。關公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別來無恙？」胡班曰：「公今欲何往？」公曰：「辭了丞相，去尋家兄。」延曰：「玄德在衣箱處，紹乃丞相驥人，如何答公去？」公曰：「昔日曾言定來，延曰：「今黃河渡口，關隘夏候惇部將秦琪據守，恐不容將軍過去。」先報公曰：「太守應付船隻若何？」延曰：「船隻雖有，不敢應付。」公曰：「我前者誅顏良、文醜，亦曾與足下解危，將前事一提。」今日求一渡河而不與何也？」延曰：「只恐夏侯惇知之，必然罪我。」公曰：「關公知劉延無用之人，遂自催車仗前進。」人便說不成，得關公到黃河渡口，第五。秦琪引軍出問來者何人。關公曰：「漢書亭關某也。」琪曰：「公欲何往？」關公曰：「欲投河北去尋兄長劉玄德。」敬奉借渡。琪曰：「丞相公文何在？」公曰：「乃吾不受丞相節制，有甚公文？」前託言事冗行忙，此則竟說琪曰：「吾奉夏侯將軍令，守把關隘，你使插翅也飛不過去。」關公大怒曰：「亦知我於路斬戮，攔截袁子琪，你口說無名，下將敢殺我麼？」關公怒曰：「汝比顏良、文醜若何？」又將前秦琪大怒，縱馬提刀，直取關公。關公力起，秦琪頭落。關公曰：「當吾者已死，餘人不必驚走。」速備船隻，送我渡河。軍士急撐舟傍岸。關公請一艘上船，渡過黃河，便是袁紹地方。關公所歷關隘五處，斬將六員。將行程圖總結一筆，後人有詩嘆曰：

新將數總算一盤，後人有詩嘆曰：
掛印封金辭漢相，尋兄遥望走途還。
馬騎赤兔行千里，刀偃青龍出五關。
忠義慨然冲宇宙，英雄從此鎮江山。
獨行斬將應無敵，今古留題翰墨間。

關公於馬上自嘆曰：「吾非欲沉途殺，奈事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以我為負恩之人矣。關公此語知後日事，正行間，忽覓一騎自北而來，大呼雲長，少住。關公勒馬視之，乃孫乾也。孫乾至此方來，得關公曰：「自汝南相別，一向消息若何？」乾曰：「劉辟、龔都自將軍回兵之後，復奪了汝南。此事只在孫乾胸中。」遂某往河北約結好義，紹請玄德同謀破曹之計。不想河北將士各相妬忌，困豐高囚獄中，沮受難退，不用審配、郭圖，各自爭權，長紹多疑，主不定。某與劉皇叔商議，先求脫身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劉辟去，恐將軍不知，反到袁紹處，或為所害。特遣某於路迎接將軍。幸於此得見將軍，可速往汝南與皇叔相會。陳長成書在孫乾未至之前，孫乾報信，關公急於乾拜見夫人。關至夫人，夫人問其勤

別處可... 逃離三... 難卒能... 避天幸... 伏神威... 難志者... 難難者... 五關新... 非關公... 殺劉延... 不肯延... 公則公... 論推此... 殺使之... 王植不... 公亦何... 之乎其... 或以力... 皆不得... 故曰非... 意也第... 曹操於... 使人導... 出經者... 美其大... 而除忌...

靜孫乾備說袁紹二次欲斬皇叔前孫乾在汝南時未... 面垂淚入情關公依言不投河北去選取汝南來... 趕來當先夏侯惇大叫關某休走正是六將阻關徒受死一軍攔路復爭鋒畢竟關公怎的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八回

斬蔡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王巨聚義

却說關公同孫乾保二嫂向汝南進發不想夏侯惇領二百餘騎從後追來孫乾保車仗前行關公回身勒馬按刀問曰汝來趕我有天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無明文傳報汝於路殺人又斬吾部將無禮太甚我特來擒你獻與丞相... 侯惇曰丞相敬愛關將軍忠義恐於路關隘攔截故遣某特費公文通行諸處直在到河北之後公文文惇曰關某於路殺... 把關將士丞相知否來使曰此却未知者子其曰未知者曹操教之也恐知之而後發便不見了自己人情耳惇曰我... 只活捉他去見丞相待丞相自放他關公怒曰吾豈懼汝耶拍馬持刀直取夏侯惇惇提鎗來迎兩馬相交戰不十合... 忽又一騎飛至大叫二將軍少歇惇提鎗問來使曰丞相教擒關某子此句問得妙惇意亦以使者曰非也丞相恐... 守關諸將阻擋關將軍故又差某馳公文來放行惇曰丞相知其於路殺人否使者曰未知矣未加愈見是詐惇曰既... 未知其殺人不可放去指揮手下軍士將關公圍住關公大怒舞刀迎戰兩個正欲交鋒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大叫雲... 長且讓休得爭戰眾視之乃張遼也二人各勒住馬張遼近前言曰奉丞相鈞旨因聞知雲長斬關殺將恐於路有阻... 特差我傳諭各處關隘任便放行知者見得如其新關而並不緊索性再賣個人情也皆是操奸滑處惇曰秦琪是蔡... 陽之甥他將秦琪託付我處今被關某所殺肯干休休後發揚遼曰我見蔡將軍自有分解既丞相大度呼放雲長去... 公等不可廢丞相之意夏侯惇曰得將軍馬約退五關俱已斬過一夏侯惇何足遼曰雲長今欲何往關公曰聞兄長... 又不在袁紹處吾今將遍天下尋之遼曰既未知玄德下落且再回見丞相若何本為放行而來却轉關公笑曰安有... 是理文遠回見丞相幸為我謝罪說畢與張遼拱手而別公之來以建始公於是張遼與夏侯惇領軍自回關公上... 車仗與孫乾說知此事二人並馬而行行了數日忽值大雨滂沱行裝盡溼行路時每有遙望山崗邊有一莊院關公... 引着車仗到彼借宿莊內一老人出迎又過一關公具言來意老人曰某姓郭名常世居於此久聞大名幸得瞻拜遂

解劍故聽
於其路阻
則不若
是也
死之
殺之
而
河當
可救
得矣
了恐
情然
憑以
心不
見乎
之
於
過
用
至
遇
既
中
是
於
身
不

幸羊置酒相待。請二夫人於後堂暫歇。郭常陪關公孫乾於草堂飲酒。此未之待客一邊烘培行李一邊引數人入莊。逕上草堂。郭常喚曰：「吾兒來拜將軍。因請
喂養馬匹。」為後偷馬一匹郭常曰：「射獵方回。」少年見過關公郭常曰：「吾兒來拜將軍。因請
關公曰：「此馬勇也。」關公問何來。常曰：「射獵方回。」少年見過關公郭常曰：「吾兒來拜將軍。因請
此子不務本業。唯以游獵為事。是家門不幸也。」胡華之子贊相對關公曰：「方今亂世。若武藝精熟。亦可以取功名。何
云不幸。常曰：「他若肯習武藝。便是有志之人。今專務遊蕩。無所不為。伏偷老夫所以憂耳。關公亦為嘆息。至更深。郭常
辭出。關公與孫乾方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叫。請者至此疑又有不善關公急喚從人。却都不應。乃與孫乾提劍往
視之。只見郭常之子倒在地上。叫喚從人。正與莊客廝打。伏兵關公問其故。從人曰：「此人要來盜這赤兔馬。盜此又有偷馬
匹之賊。被馬踢倒。公不可犯之。我等聞叫喚之聲。起來巡看。莊客們及來廝鬪。公怒曰：「鼠賊焉敢盜吾馬。恰待發
作。郭常奔至。曰：「不自為此事。罪合萬死。奈老妻最愛憐此子。人情多愛獨子而婦人之情又每憐不肖之乞將
軍仁慈寬恕。」關公曰：「此子果然不肖。適纔老翁所言。真知子莫若父也。不知子者我看翁面且姑恕之。遂吩咐從人看
好了馬。喝散莊客。與孫乾回草堂歇息。次日郭常夫婦出拜於堂前。謝曰：「天子曾責虜虜威深。感將軍恩。知關公將出
我以正言教之。常曰：「他於四更時分。又引數個無賴之徒。不知何處去。為後劫關謝別郭常。請二嫂上車。出莊
院。與孫乾並馬。護着車仗。取山路而行。不及三十里。見山背後擁出百餘人。為首兩騎馬。本為盜一匹馬却前面那
人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面乃郭常之子也。奇絕此子兩黃巾者曰：「我乃天公將軍張角部將也。來者快留下赤兔馬。
放你過去。」關公大笑曰：「無知狂賊。汝既從張角為盜。亦知劉關張兄弟三人名字。第一卷中事忽於此一提。黃巾者
曰：「我已聞亦面長鬚者。名關雲長。此人口中却放下劉却未識其面。何云未識。今有擒關公問其姓名。告曰：「某姓裴名
長鬚。令視之。其人徐韞下馬。腦後郭常之子拜獻於馬前。前有殺劫連之廖化今有擒關公問其姓名告曰：「某姓裴名
元紹。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肅聚山林。權於此處藏伏。今早這廝來報有一客人。這廝可謂奇姓騎一匹千里馬。在我
家投宿。特邀某來劫奪此馬。不想却遇將軍。郭常之子拜伏乞命。關公曰：「吾看汝父之面。饒你性命。絕人之父子。郭
子抱頭鼠竄而去。公謂元紹曰：「汝不識吾面。何以知吾名。」元紹曰：「離此二十里。有一卧牛山。山上一關西人。姓周名
倉。兩臂有千觔之力。板肋虬髯。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為將。張寶死。肅聚山林。他多會與某說將軍威名。恨無

公過不遇
綠林中一
豪傑今日
立於大像
刀立於大
公之可也
不費可也
士費可也
雖未嘗不
足以受新
而華中作
樓閣大
王也
不但如
雲長大帥
如雲長大
更雲長大
長雲長大
漢雲長大
則雲長大
者雲長大
公雲長大
而雲長大
好雲長大
若雲長大
臣雲長大
即雲長大
義亦絕衣

門路相見。關公曰：綠林中非豪傑托足之處，公等今後可各去邪歸正，勿自陷其身。元紹拜謝，正說話間，邊望一彪人馬來到。元紹曰：此必周倉也。關公乃立馬待之。果見一人黑面長身，持鎗乘馬，引眾而至。周倉形容在元紹口中，叔見了，關公驚喜曰：此關將軍也。疾忙下馬，俯伏道旁。周倉奏拜。關公曰：壯士何處？關公曰：在關公帳下。周倉曰：將軍何時到此？關公曰：我因探聽玄德消息，乃令孫乾先入城通報，教來迎接。一嫂本為尋常家事，耳不料却說張飛在碓礪山中住了月餘，因出外探聽玄德消息，又是一位偶過古城，入縣借糧，縣官不肯。此上人所未述之事。飛大怒，就逐去縣官，奪了縣印。將軍權署，占住城池，權且安身。此不可少。當日孫乾領關公命入城見飛，施禮畢，具言玄德離了袁紹處，投汝南去了。今雲長直從許都送二位夫人至此，請將軍出迎。張飛聽罷，更不回答，隨即披掛，持丈矛上馬，引一千餘人，趕出城門，奇絕怪絕。孫乾驚呀，又不敢問，只得隨出城來。關公望見張飛來到，喜不自勝，付刀與周倉接了，拍馬來迎。只見張飛圓睜眼，倒豎虎鬚，吼聲如雷，揮矛望關公便搠。奇絕怪絕，一路胡塗，幸廖化、周倉等軍無不出莊拜見。關公大驚，連忙閃過，便呼賢弟何故如此？豈忘了桃園結義耶？忽此一提，飛喝曰：你既無義，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關公曰：我如

帶詔之公 何無義飛曰你背了允長除了曹操封侯賜爵今又來賺我竟說來賺我我今與你并个死活桃園之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今既背義則你

死我活方高快也 關公曰你原來不知我也難說現放着二位嫂嫂在此賢弟請自問公不自說推真二夫人聽得揭

字字情聲聲 關公曰嫂嫂住着且看了我殺了負義的人然後請嫂嫂入城嫂嫂無也殺負兄之人於嫂之前

險阻送我們到此三叔休錯見了糜夫人曰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教暫時棲身曹氏今知你哥哥在濟南特不避則死之負義則殺之真德真聖人也

甘夫人曰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教暫時棲身曹氏今知你哥哥在濟南特不避則死之負義則殺之真德真聖人也

後亦送送相對 飛曰嫂嫂休要被賊人騙過了忠臣寧死而不辱大丈夫豈有事二主之理所知不能為亦不肯為

曰賢弟休慮了我孫乾曰雲長特來尋將軍語更妙飛曰如何你也不肯說他卻裏有奸心必是來捉我

等語關公曰我若捉你須帶軍馬來曹操得廉化裝元格等一班人伴來不真

馬來也來得突兀關公回顧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來到風吹旗號正是曹軍關公此時真神身

敢支吾腰不持疑德心疑即關公亦 挺丈人蛇矛使擗攔來關公急止之曰賢弟且住你看我斬此來將以表我真心

乃是餐陽挺刀縱馬大喝曰你殺我外甥秦琪却原來在此立軍丞相命特來索你關公更不搭話舉刀便砍張飛飛曰

親自擂鼓只見一通鼓未盡關公刀起處餐陽頭已落地關公此事偏餐陽頭為擗擗

小卒過來問取來由小卒告說餐陽將軍殺了他外甥十分忿怒要來河北與將軍交戰丞相不肯關公往汝南飛曰

攻劉辟不想在這裏遇着將軍曹操一差事在軍中聞言教去張飛前告說其事飛將關公在許都時事細問小卒

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飛方信以謂往事於前日張飛又不得不信服矣

止說間城中軍士來報城南門外有數十騎來的甚緊不知是甚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見了張飛滾鞍下馬視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心中疑慮便轉出南門看時果見十數騎輕弓短箭而來

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聽雲長降了曹操主公在於河北又聞糜竺亦投河北去了又在二寨口中

此昨於路上遇見一夥客人說有一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今據古城我兄弟度量必是將軍故來尋訪幸得相見出表簡糜下

一縷紅鬃馬飛曰雲長兄與孫乾送二嫂方到也如哥哥下寨二嫂大喜向來見關公并參見二夫人飛迎請二嫂

期而會不
特當日見
者快然即
亦為快者
觀則視而
為初義再
古城由南
取義由南
而義則南
陽會諸萬
方為大合
子龍已為
小聚義張
三人兩番
聚於布散
於小沛再
攻徐州再
而徐州則
前投曹操
後則曹操
關公則前
在東海後
德則許都
事者於前
關之也於
詳立德也
則義也於
則義也於
而義也於
者三所以
張者三以

飲數日。其後人有詩讚之曰。
當時手足似瓜分 信斷音稀查不聞
今日君臣忘賊義 正興龍虎會風雲

此時玄德關張趙雲孫乾簡雍糜竺糜芳關平周倉部領馬軍校共五百人。上已將前事一總此又總叙一筆玄德欲棄古城去守汝南。完竟古城。恰好劉辟龔都差人來請。言却多少爭於定遂起軍往汝南住劉招軍買馬。徐圖征進不在話下。敵一連且說袁紹見玄德不回大怒欲起兵伐之。郭圖曰。劉備不足慮。曹操乃勳敵也不可不除。劉表雖據荊州不足為強。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地連六郡謀臣武士極多。可使人結之共攻曹操。故過劉表轉出孫策此大守過枝。紹從其言。即備書遣陳震為使來會孫策。正喜京河河北英雄去。引出江東豪傑來。未知其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碧眼兒坐鎮江東

話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建安四年襲取廬江敗劉勰廬江太守使盧翻馳檄豫章豫章太守華歆投降後孫權使華歆於此處伏筆王朗不降孫策而歸曹操華歆則自此聲勢大振乃遣張統往許昌上表獻捷曹操知孫策強盛嘆曰既降孫策而又歸曹操華歆人品又在王朗之下自許昌上表獻捷曹操知孫策強盛嘆曰獅兒難與爭鋒也劉景升之兒如勝犬遂以曹仁之女許配孫策幼弟孫匡兩家結婚曹操結孫策與袁術留張紘在許昌伏筆孫策求為大司馬曹操不許策恨之常有襲許都之心古典哀以絕婚而不睦孫與曹一様主意於是吳郡太守許都乃遣使赴許都上書於曹操其略曰

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小霸王朝廷宜外示榮寵官還京師不可使居外鎮以為後患使者齎書渡江被防江將士所獲解赴孫策處呂布接着劉備書是送書各書猶可原送書不可耐策觀書大怒斬其使遣人假意請許貢議事貢至策出書示之叱曰汝欲送我於死地耶命武士絞殺之至此愈離孫曹之交亦屬皆逃去借家屬離有客客三人欲為許貢報仇恨無其便此三客借其一日孫策引軍會獵於丹徒之西山趕起一大鹿策縱馬上山逐之許貢射鹿何其嚴整孫策射鹿何其輕平正趕之間只見樹林之內有三個人持鎗帶弓而立比張讓伏橋策勒馬問曰汝等何人答曰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鞭欲行一人拈鎗望策左腿便利穿得策大驚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劍及忽墜只存劍靶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來正中孫策面頰不是射鹿却是射獅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人應弦而倒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鞭欲行一人拈鎗望策左腿便利穿得策大驚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劍及忽墜只存劍靶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來正中孫策面頰不是射鹿却是射獅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人應弦而倒

並時同取此取其事備載馬取其事之類者而簡括法往往如前此卷理伏後文此卷化胡班序理於前卷俱於前卷康芳蘭雅趙雲等俱於此卷收拾

人舉鎗向孫策亂搦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為主人報仇來報在兩人口中說省筆三人策別無器械只以弓拒之前太史慈以一盔抵一戟今孫且拒且走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數鎗馬亦帶傷前周泰以保護孫權而被鎗今孫策以無人保護而受傷又前後映射正危急之時程普引數人至孫策大呼殺賊程普引眾齊上將許貢家客砍為肉泥善說三軍勝後看孫策時血流滿面被傷至重乃以刀割袖裏其傷處救回吳會養病後人有詩贊許家客曰

孫即智勇冠江湄

射獵山中受困危

許客三人能死義

殺身讓讓未為奇

却說孫策受傷而回使人尋請華陀醫治不想華陀已往中原去了華陀前醫周泰後醫關止有徒弟在吳命其治療

其徒曰箭頭有藥毒已入骨須靜養百日方可無虞若怒氣衝湯其瘡難治先伏孫策為人最是性急恨不得即日便愈將息到二十餘日忽聞張紘有使者自許昌而回江東孫策喚問之使者曰曹操甚懼主公其帳下謀士亦俱敬服

唯有郭嘉不服此在使者口策曰郭嘉曾有何說使我不敢言策怒圍問之使者曰得從實告之郭嘉曾對曹操言主公不足懼也輕而無備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耳他日必死於小人之手正與射獵受傷相照嘉之料策不於策聞言

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吾誓取許昌遂不待痊愈便欲商議出兵張昭諫曰醫者戒主公以百日休動因何以一時之忿自輕萬金之軀正說話間忽報袁紹遣使陳震至此來却中機會策喚入問之震具言袁紹欲結東吳為外應共

攻曹操正中策大喜即日會諸將於城樓上設宴款待陳震飲酒之間忽見諸將偽語互相紛紛下樓實則可惡策怪問何故左右曰有于神仙者今從樓下過諸將欲往拜之耳此時不即說明于神仙來策起身凭欄觀之見一道人

身披鶴氅手攜藜杖立於當道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吳人風俗留於後文叙出有情景策起身凭欄觀之見一道人名吉寓居東方往來吳會普施符水救人百病無有不驗當世呼為神仙未可輕濟華陀是醫中之仙于吉又是仙中

高子吉療治之而策愈怒喝令連連擒來違者斬左右不得已只得下樓攤于吉上樓策叱曰狂士怎敢煽惑人心于必求華陀之徒也策愈怒喝令連連擒來違者斬左右不得已只得下樓攤于吉上樓策叱曰狂士怎敢煽惑人心于

吉曰貧道乃瑯琊官道士順帝時嘗入山採釣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號曰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皆治人疾病方術此與張角得太平要術貧道得之唯務代天宣化普救萬人未嘗取人毫釐之物今之方士則與安得煽惑人心策曰

汝毫不取人衣服飲食從何而得汝即黃巾張角之流張角事已隔二十餘年若不誅必為後患叱左右斬之張昭諫曰子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犯不可殺害策曰此等妖人吾殺之何異屠猪狗俗呼之為神仙策乃眾官皆諫

未之待此三

之客許貢

智伯之客

帝王意耳

聖壯者志

也萬乘至

以卒於業

備此異乎

出而至於

死而至於

三十九回

前九回

拾此卷

趙雲等

俱於前

卷收

智人亦能如... 陳實亦勸策怒未見... 命且囚於獄中... 眾官俱散... 陳實自歸... 館驛安歇... 孫策歸府... 早有內侍傳說此事... 與策母吳太夫人... 知道者... 子又有婦人不信... 過夫人... 嘆孫策入後堂... 謂曰... 吾聞汝將于神仙下... 於緣綫... 此人多曾醫人疾... 軍民敬仰... 不可... 加害... 策曰... 此乃妖人能以妖術惑眾... 不可不除... 夫人再三勸解... 策曰... 母親勿聽外人妄言... 兒自有處... 乃出喚于吉來... 問原來... 獄吏皆敬信于吉... 吉在獄中時... 盡去其枷鎖... 及策喚取方帶枷鎖而出... 策知大怒... 遣獄吏仍將于吉械繫下... 獄策之殺吉皆張昭等數十人... 連名作狀... 拜求孫策... 乞保于神仙孫策曰... 公等皆讀書人... 何不達理... 昔冀州有一刺史... 張津聽信邪教... 鼓瑟焚香... 常以紅帕裹頭... 自稱可助出軍之威... 後竟為敵軍所殺... 此等事其無益... 諸君自未悟耳... 吾欲... 殺于吉... 正是禁邪覺迷也... 呂範曰... 昔者知于道人能祈風禱雨... 方今天旱... 何不令其祈雨... 以贖罪... 轉言治病... 此其策曰... 吾且看此妖人若何... 遂命于獄中取出于吉... 開其枷鎖... 令登壇求雨... 吉領命即沐浴更衣... 取繩自縛於烈日之中... 前... 拘囚于吉... 則獄吏私開其枷鎖... 今孫策命... 百姓觀者填街塞巷... 吏曰... 吾求三尺甘霖以救萬民... 然... 開其枷鎖... 則于吉反取繩自縛... 射成起... 百姓觀者填街塞巷... 吏曰... 吾求三尺甘霖以救萬民... 然... 我終不免一死... 者必非神仙... 眾人曰... 若有靈驗... 主公必然敬服... 于吉曰... 氣數至此... 恐不能... 逃... 少頃... 孫策親至壇中下令... 若午時無雨... 即焚死于吉... 先令人堆積乾柴... 伺候... 亦是... 將及午時... 狂風驟起... 風過處... 四下陰雲漸合... 頃... 之客... 三人來此則密... 策曰... 時已近午... 空有陰雲而無甘雨... 正是妖人叱左右... 將于吉扛上柴堆... 四下舉火... 焰隨風起... 此一折... 忽見黑雲一道... 沖上空中... 一聲響亮... 雷電齊發... 大雨如注... 頃刻之間... 街市成河... 溪澗皆滿... 足有三尺甘霖... 亡也... 于吉仰臥於柴堆之上... 大喝一聲... 雲收雨住... 復見太陽... 看他一時寫出風雲烟火... 雷於是眾官及百姓共將于吉... 扶下柴堆... 解去繩索... 再拜稱謝... 孫策見官民俱羅拜於水中... 願衣服乃勃然大怒... 此時眾人不羅拜... 孫策與未也... 策曰... 晴雨乃天地之定數... 妖人偶乘其便... 何等何得如此惑亂... 若能能雨而雨... 從晴而晴... 亦可成死而死... 殺... 實劍令左右速斬于吉... 眾官力諫... 策怒曰... 爾等皆欲從于吉... 造反耶... 眾官乃不敢復言... 策叱武士將于吉一刀斬頭落... 地... 無劫... 大劫不能... 刀只見一道青氣... 頭... 投東北去... 琊琊山... 策令將其屍... 號令於市... 以正妖妄之罪... 是夜風雨... 交作... 反... 不見了于吉屍首... 能於既死之後... 攝去其屍... 何在... 軍士報知孫策... 策怒... 欲殺守屍軍士... 忽見一人從堂... 前徐步而來... 視之却是于吉... 既往東北何... 策大怒... 止欲拔劍... 吹之... 忽然昏倒於地... 左右急救於臥內... 半响方甦... 吳太夫... 人來視疾... 謂策曰... 吾見屈殺神仙... 四... 故招此禍... 策笑曰... 見自幼隨父出征... 殺人如麻... 何曾有焉... 禍之理... 今殺妖人正...

三國志演義 卷五 第二十九回

十一

殺之也世
 人孫死
 於南燕
 則張南
 云南華
 仙授以
 平要術
 將謂其
 是事否
 孫老何
 不能救
 孫策之
 怒怒于
 之至夫
 吳下風
 最下風
 諸道並
 神正祀
 神之聖
 自昔日
 已耳語
 間下語
 等光景
 策見之
 獨不怒
 若于吉
 依神不
 亦不死
 其命有
 或孫策
 亡別有
 學托言
 史但日

絕大禍。安得反為我禍。孫策明理夫人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今可作好事。以禳之。策曰。吾命在天。妖人決不能為禍。何必禳耶。夫人料勸不信。乃自令左右。暗備香事。禳解。俾人信鬼之事。愈於愛子之心。何不并禳許貢。是夜三更。策臥於內宅。忽然陰風驟起。燈滅而復明。燈影之下。見于吉立於牀前。非真于吉之能為祟也。策大喝曰。吾平生善除妖怪。以靖天下。汝既為陰鬼。何敢近我。取牀頭劍。擲之。忽然不見。其太夫人聞之。轉生愛問。策乃扶病強行。以寬母心。至孝豈有神仙。母謂策曰。聖人云。鬼神之為德。其盛乎。又云。禱於上下。神祇鬼神之事。不可不信。今之信佛信仙。之言為謬。不獨汝。屈殺于先生。豈無報應。吾已令人設醮於鄰之玉清觀內。借吳夫人口。許出好。汝可親往拜禱。一區太夫人也。汝屈殺于先生。豈無報應。吾已令人設醮於鄰之玉清觀內。借吳夫人口。許出好。汝可親往拜禱。自然安妥。策不敢違母命。只得勉強乘轎。至玉清觀。孫策不獨之。而命與仙佛者不同。道士接入。請策焚香。策焚香而不謝。畢竟是忽香爐中。烟起不散。結成一團。華蓋上面。端坐着于吉。神像與妖作怪。策怒。唾罵。走離殿宇。又見于吉立於殿門首。怒目視策。神像必不為此。策顧左右曰。汝等見妖怪否。左右皆云。未見。策愈怒。拔佩劍。于吉擲去。一人中劍。而倒。眾視之。乃前日動手殺于吉之小卒。被劍破入腦。七竅流血而死。小卒動手殺于吉。非小卒之意。策命扛出葬之。比及出觀。又見于吉走入觀門來。神像必不為此。策曰。此觀亦藏妖之所也。真以玉清觀與妖作怪。策乃不入府。隨點拆毀之。武士方上屋揭瓦。却見于吉立於屋上。飛瓦擲地。策大怒。傳令出着本觀道士。放火燒毀屋宇。火起處。又見于吉立於火光之中。神像與妖作怪。神像必不為此。策怒。歸府。又見于吉立於府門前。神像與妖作怪。策乃不入府。隨點起三軍。出城外下寨。傳喚眾將。商議欲起兵。助袁紹。史攻曹操。通好一節。少頃。眾將俱曰。主公貴體違和。未可輕動。且待平愈。出兵未遲。是夜。孫策宿於寨內。又見于吉披髮而來。種種與妖作怪。神像必不為此。策於帳中。叱喝不絕。次日。吳太夫人傳命。召策回府。策乃歸見其母夫人。見策形容憔悴。泣曰。兒夫形。策即引鏡自照。果見形容十分瘦損。不覺失驚。顧左右曰。吾奈何。憔悴至此耶。言未已。忽見于吉立於鏡中。種種與妖作怪。神像必不為此。聞神仙。策拍鏡大呼一聲。金槍透裂。管絕於地。許貢之客。非死於于吉也。夫人令扶入卧內。須臾甦醒。自嘆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召張昭等諸人及弟孫權。至卧榻前。囑咐曰。天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大有可為。子布等善善相。吾弟乃取印綬。與孫權曰。若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使各盡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孫策深其和。卿宜念父兄創業之艱。善自圖之。權大哭。拜受印綬。策告母曰。兒天子已盡。不能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弟。望母

策為許前 傷重而病 吉一不所 以破世所 今之也子 之亦以破 世人之意 有父劉業 而遺其子 者劉業有 遺其弟年 也策無年 策無嗣而 也胡而而 取之權也 安坐而享 者何也良 由策之為 策之鋒刃 勇有餘難 容坐鎮君 人之度末 足耳孫策 死而以弟 策讓之孫 權亦猶劉 績亦而以 帝業讓之 劉秀業於 便華之初 此其應已 在孫權矣

朝夕訓之。父兄舊人。慎勿輕急。孫策可謂孝於母矣。曰。恐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當復如何。策曰。弟才勝兒十倍。足當大任。倘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瑜。內事外事。恨周瑜不在此。不得面囑之也。此句補。又喚諸弟囑曰。至死之後。汝等並輔仲謀。庶中敢有生異心者。眾共誅之。骨肉為親。不得入祖墳安葬。早為後文。孫諸弟泣受命。又喚妻魯夫人。謂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分。汝須孝養尊姑。早晚汝妹入見。可囑其轉致周郎。盡心輔佐。吾弟休負我平日相知之雅。周郎之於孫策。猶與增之於漢高。古而視之。此處將二禽照叙一筆。為後文伏線。言諷目而逝。年止二十六歲。此是孫策當死切勿認作于吉有左慈何不捉。後人有詩讚曰。故曹操耶。

獨占東南地

人稱小霸王

運籌如虎踞

決策似鷹揚

威鎮三江靖

名聞四海香

臨終遺大事

專意屬周郎

孫策既死。孫權哭倒於牀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語亦宜一面治喪事。一面理軍國大事。權乃收淚。張昭令孫靜理會喪事。請孫權出堂。受眾文武誦賀。孫權生得方頭大耳。碧眼紫髯。體操有黃龍兒孫堅有蒼龍。使劉琨入見。見孫家諸昆仲。因語人曰。吾備觀孫氏兄弟。雖各才氣秀。運籌謀詐不終。惟仲謀形貌奇偉。骨格非常。乃大貴之表。又孫子高。眾皆不及也。相定。聞筆於吳。且說當時孫權承孫策遺命。掌江南之軍。經理未定。人報周瑜自己卸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吾無憂。原來周瑜守禦已卸。聞知孫策中箭被傷。因此回來問候。將至吳郡。聞策已亡。故星夜來奔喪。看他補叙。當下周瑜哭拜於孫策靈柩之前。其太夫人出以遺囑之語告瑜。瑜拜伏於地曰。敢不効犬馬之力。繼之以死。少頃孫權入。周瑜拜見。孫權曰。願公無忘先兄遺命。瑜頓首曰。願以肝腦塗地。報知己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業。將何策以守之。瑜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為今之計。須求高明遠見之人為輔。然後江東可定也。權曰。先兄遺言。內事託于布。外事全賴公瑾。瑜曰。子布庸劣。當大任。瑜不才。恐負倚託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周郎能推賢讓能。權問何人。瑜曰。姓魯名肅。字子敬。臨淮東川人也。周瑜始為張昭於孫策。今又薦魯。此人胸懷韜略。早年喪父。事母至孝。其家極富。嘗散財以濟貧乏。瑜為居業長子。時將數百人過臨淮。因乏糧。聞魯家。有兩圍米各三十斛。因往求助。肅即指一囤相贈。其慷慨如此。考則必能忠君矣。能輕財好施。則必不私其家以負國矣。生好擊劍騎射。寓居曲阿。祖母亡。還葬東城。其友劉子揚欲約彼往巢湖。投鄭寶。肅向躊躇未往。今王公可速召之。權

周倫是為濟
及周倫之
舉賢不
謂愚試
孫權初
與孔明
見人但
其為厚
慷慨但
其為實
英敏不
為知子
者子
人謂管
以能如
仲不能
瑜也今
魯肅又
諸葛亦
龐其相
汲引此
際終無
拒實須
富越等
薦人未
薦自賢
則如士
肅如欲
肅於使
定矣使

大喜即命周倫往聘。瑜奉命親往見肅。叙禮畢。首道孫權相慕之意。肅曰：近劉子揚約其侄孫劉琦將就之。瑜曰：昔馬援對光武云：當今之世，不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肅亦當含知實而從孫權。今吾孫將軍劉琦禮士納奇，錄其世所罕有，足下不須他計，只向我往投吳，為是。肅從其言。遂同周倫來見孫權。權甚喜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百眾官皆勸權留肅共飲。至晚同榻，抵足而卧。孫權李郭侯夜半，權謂肅曰：方今漢室傾危，四方紛擾，孤承父兄餘業，思為桓文之事。君將何以教我？肅曰：昔漢高祖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項羽為害之。今之曹操，可比項羽。許貢以孫策北項羽是比項羽是將軍何由得為桓文子？肅竊料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今乘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守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祖之業也。天下大勢已了然下權聞言大喜，披衣起謝。次日厚賜肅，并將衣服珍物賜肅之母。臣若能推其孝以及臣則肅又為一人見孫權此人博學多才，事母至孝。若能孝則所用之臣亦孝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瑯琊南陽人也。權拜之為上賓。瑾勸勿通袁紹，且順曹操。然後乘便圖之。權依言，乃遣陳震回，以書絕袁紹。了前案孫策本欲通紹而攻曹，今孫權乃却說曹操聞孫策已死，欲起兵下江南。侍御史張紘諫曰：用張紘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義舉，若其不克，復成仇讎。不如因和善遇之。操然其說，乃即奏封孫權為將軍，兼領會稽太守。即令張紘為會稽都尉，賞印往江東。後文曹操獨留華歆而此處事求兵終不孫權大喜，又得張紘回，即命與張昭同理政事。張紘又薦一人於孫權，此人性體名雅，字子嘆，乃中郎為孫用之耳。孫權大喜，遂為一孝。其為人少言語，不飲酒，嚴厲正大。難性不飲酒孫權嘗曰公在權以為承行太守事。自是孫權登堂之徒，子之徒。一孝其為人少言語不飲酒嚴厲正大使人不與其人之嚴正可權以為承行太守事。自是孫權威震江南，深得民心。且說陳震回見袁紹，具說孫策已亡，孫權繼立，書操封之為將軍，結為外應。袁紹大怒，遂起冀青幽并等處人馬七十餘萬，復來攻取許昌。正是江南兵卒方休息，冀北干戈又復興。未知勝負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

叔烏巢德燒糧

却說袁紹與兵望官渡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起軍七萬前往迎敵。留荀彧守許都，紹兵臨發。田豐從獄中上書諫曰：今且宜靜守以待天時，不可妄興大兵。恐有不利。田豐第一次請緩戰第二次請速戰遂紀譜曰：主公興仁義之師，田豐何得出此不祥之言。紹因怒，欲斬田豐。遂紀譜曰：主公興仁義之師遂催軍進發，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至陽武，下定寨柵。沮文曰：我軍雖眾，而勇猛不及彼軍。彼軍雖精，而糧草不如我。

曹操探得... 伏道欲從地下偷營而入耳... 操連夜差軍掘塹... 糧草不繼... 承命使決進退之疑... 曹操得書大喜... 見其軍中虛實... 之勇耳... 也操遂差徐晃... 內徐晃... 當不住... 覽去截大路... 大喜重加賞勞... 為重不可不用... 已定汝可回... 二萬人馬... 竭急發使... 做那許... 見紹曰曹操... 已盡正可乘...

伏道欲從地下偷營而入耳不能自上而下操曰何以禦之曰可遠營掘長塹則彼伏道無用也石兵在地下禦之以

操連夜差軍掘塹表軍掘伏道到塹遂果不能入空費軍力却說曹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終軍力漸之

糧草不繼意欲棄官渡退回許昌遲疑未決乃作書遣人赴許昌問旬或或以書報之此表曹成書略曰

承命使決進退之疑以袁紹悉眾聚於官渡欲與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

之大機也紹軍雖眾而不能用必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未右楚漢在營湯成泉閣也公今盡地

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唯明公義察馬曹操此時進則勝退則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効力死守紹軍約退三十餘里操遣將出營消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表軍細作解見徐晃

見其軍中虛實答曰早晚大將韓猛運糧至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便將此事報知曹操旬攸曰韓猛匹夫

之勇耳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十從半路擊之斷其糧草紹軍自亂我軍缺報則必斷敵

也操遂差徐晃帶將史渙并所部兵先出後發徐晃韓猛韓猛引兵接應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十輛解赴紹寨正行之間山谷

內徐晃引軍截住去路韓猛飛馬來戰徐晃接住廝殺史渙便殺散人夫放火焚燒糧草此是第一次燒韓猛抵

當不住撥回馬走徐晃便催軍撞盡糧車表紹軍中望見西北上火起正驚疑間敗軍報來糧草被劫紹急遣張郃高

覽去截大路正遇徐晃燒糧而回徐晃欲交鋒背後張遼許褚兩下夾攻殺散袁軍四將合兵一處回官渡寨中曹操

大喜重加賞勞又分軍於寨前結營為犄角之勢却說韓猛敗軍回營紹大怒欲斬韓猛眾官勸免審配曰行軍以糧食

為重不可不用心謀防烏巢乃屯糧之所必得重兵守之韓猛所運是行糧烏巢所積是坐糧一是糧袁紹曰吾等

已定汝可回都監督糧草休教缺乏審配領命而去袁紹遣大將于瓊奇領諸將陸元進韓子巨威瓊趙獻等領

二萬人馬守烏巢郭淳于瓊性剛好酒軍士多畏之既至烏巢終日與諸將聚飲反以飲瓊者將母同且說曹操軍糧告

竭急發使任許昌教荀彧作速措辦糧草星夜解赴軍前接濟使者齎書而往行不三十里被袁軍捉住縛見謀士許

攸那許攸字子遠少時曾與曹操為友此時却在袁紹處為謀士先叙明許攸下搜得使者所齎書操催糧書信運來

見紹曰曹操屯軍官渡與我相持已久許昌必空處若分一軍星夜掩襲許昌則許昌可拔而曹操可擒也子操糧草

已盡正可乘此機會兩路擊之此許若行操無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計也與曹操不用陳宮攸曰今若不

勝自亦未
可如此也
書至如自
是處大開
者滿本領
在勢一著
已費操本
從費操本
法之而或
疑所以不
疑也始之
疑也始之
而愈決疑
而愈決疑
亦能信所
信不疑之
誘敵計代
其來不疑
以勝也索
結不索信
當不索信
所不索信
見不索信
則不索信
則不索信
則不索信
則不索信
則不索信

取後將反受其害。正話間，忽有使者自鄴都來，呈上審配書。前或答者與曹操審配書中先說運糧事，後言許攸在冀州時嘗受民間財物，且縱令子姪輩多科錢糧入己，今已收其子姪下獄矣。因運糧便借錢糧事，尋出罪案，紹見書大怒曰：「惡行匹夫，尚有面目於吾前獻計耶？」汝曹操有舊，想今亦受他財賄，為他奸細，唆賺吾軍耳。本當斬首，今權且寄頭在項，可速退出。今後不許相見。」許攸出，仰天嘆曰：「忠言逆耳，賢子不足與謀。吾子姪已遭審配之害，吾何顏復見冀州之人乎？」遂欲拔劍自刎。此處不即寫投書，左左右奪劍勸曰：「公何輕生至此？袁紹不納直言，後必為曹操所擒。公既與曹操有舊，何不棄暗投明？」投書之計反出自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於是許攸遂投曹操。後人有詩嘆曰：「本初豪氣蓋中華，官渡相持兩嘯嗟。若使許攸謀見用，山河豈得屬曹家。」

却說許攸暗步出營，逕投曹操。伏路軍人拿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與我通報。」說兩陽許攸來見軍士，忙報入寨中。時操方解衣歇息，聞說許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前或所謂體任自然，與見許攸，拊掌歡笑，攜手共入操先拜於地。看先拜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吾乃布衣，何謙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

袁紹怒罵之，而曹操欲殺之。攸曰：「某不能擇主，屈身袁紹，言不聽計，不從。今持棄之來見故人，願賜收錄。」操曰：「子遠肯許攸安得不望其術中耶？」攸曰：「某不能擇主，屈身袁紹，言不聽計，不從。今持棄之來見故人，願賜收錄。」操曰：「子遠肯來，吾事濟矣。」願即教我以破紹之計。攸曰：「吾曾教袁紹以輕騎來襲許都，首尾相攻，操欲求破紹之計，攸乃操大驚曰：『若袁紹用子言，吾事敗矣。』」攸曰：「公今軍糧尚有幾何？」操曰：「可支一年。」攸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曰：「若袁紹用子言，吾事敗矣。」攸曰：「公今軍糧尚有幾何？」操曰：「可支一年。」攸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曰：「做掃袖而起，移步出帳曰：『吾以誠相投，而公見欺如是，豈吾所望哉。』」又一句此操挽留曰：『子遠勿噴尚容實計。』軍中糧寬可支三月耳。」既云實計仍做笑曰世人皆言王德符種今果然也。又一句此操挽留曰子遠勿噴尚容實計。軍中糧耳低言曰：「軍中自有此月之糧。」曹操口中漸漸攸大聲說破正對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與荀彧之書以示之曰：「此書何人所寫？」操驚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使之事相告。先問報後發出書兩書既頒，操執其手曰：「子遠既念舊交而來，願即有以教我。」攸曰：「明公以孤軍抗大敵而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此意與書中攸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眾不戰自破。明公還音聽否？」說出不即操喜曰：「願聞良策。」攸曰：「袁紹軍糧輜重盡積烏巢，操浮于瓊守把，瓊嗜酒無備。公可選精兵詐稱袁將，將奇兵到彼護糧。乘間燒其糧草，輜重則紹軍不三日將自亂矣。」燒糧極所運之糧不操大喜待許攸留於寨中，留許攸於寨中，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

三國志演義 卷五 第三十四

十五

則信其真 一敗於白 馬而於良 死再取於 延津猶小 醜耳至七 敢大軍止 萬八者一 存前百餘 勝不於此 大驗乎哉 凡用兵之 重然於為 法於兵之 之者矣亦 人之報亦 有當之者 矣或兩軍 相當我軍 我報以誘 我報則取 亂報則必 我報則必 則報我歸 我是未歸 嘗察也或 大敢採也 我欲聖壁 堅野則必 清野則必 則根不自 其根不自 則焚之則 敬無所我 報實斷寇

千。準備往烏巢劫糧。張遼曰：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備？丞相未可輕往。况許攸有詐，以張遼視出曹操之計，人操曰：不許攸此來，夫敗袁紹，今吾軍糧不給，難以久持。若不用許攸之計，是坐而待困也。料已彼若有詐，安肯留我寨中？
料人。無則試之也。且吾亦欲劫寨久矣。又為後令劫糧之舉，計在必行。君請勿疑。遼曰：亦須防袁紹乘虛來襲。
 於左。曹仁、李典領一軍伏於右，以備不虞。張遼許諸在前，徐晃于禁在後，操自引諸將居中。居者分左右，行共五千。人馬打着袁軍旗號，軍士皆束草負薪，人銜枚，馬勒口。黃昏時分，望烏巢進發。是夜星光滿天，此間軍中備有且說沮受拘禁在軍中，是夜因見眾星朗列，乃命監者引出中庭，仰觀天象。忽見太白運行，侵犯北斗之分。正欲敘曹操操報却大驚。曰：禍將至矣。遂連夜求見袁紹。時紹已醉卧，聽說沮受有密事啟報，喚入問之。曰：適觀天象，見太白運行於柳鬼之間，流光射入北斗之分，恐有賊兵劫掠之害。烏巢屯糧之所，不可不預備。宜速遣精兵，將於間道山路巡哨。免為曹操所算。前若用許攸之言，則紹可以勝。今若用沮受之語，則紹必敗。汝乃得罪之人，何敢妄言惑眾？因叱監者曰：吾令汝拘囚之，何敢放出，遂命斬監者，別換人監押。沮受袁紹一誤再恨天受出掩淚嘆曰：我軍亡在旦夕，我屍骸不知落何處也。沮受作反照後人有詩嘆曰：

逆耳忠言反見仇

獨天袁紹少機謀

烏巢糧盡根基拔

猶自區區守冀州

却說曹操領兵夜行，前過袁紹別寨。寨兵問是何處軍馬，操使人應曰：將可奉命，往烏巢護糧。此是假將奇去，袁軍見是負交旗號，遂不疑。凡過數次，皆詐稱將奇之兵，並無阻礙。好及到烏巢，四更已盡。前云黃昏，遂於此四更更探教軍士將束草，週圍舉火。眾將校鼓譟直入，時淳于瓊方與眾將飲了酒，醉倒帳中。紹醉睡，環亦醉臥。聞鼓譟之聲，連忙跳起，問何故言關言未已，早被撓鈎拖翻。陸云進趙獻連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急來救。應曹軍飛報曹操，說賊兵在後，請分軍拒之。操大喝曰：諸將！顧奮力向前，待賊至背後，方可回戰。有連無連，於是眾軍將無不爭先掩殺。一霎時火鼓四起，烟迷太空。陸超二將驅兵來救，操勒馬回戰。二將抵敵不住，自被曹軍所殺。糧草盡行燒絕。前後兩番，小燒此淳于瓊被擒見操，操命去其耳鼻手指，縛於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醉漢此時想已醒矣，却說袁紹在帳中，聞報正北，火光滿天，不信星光，知是烏巢有失，急出帳召文武各官商議。遣兵往救。此時何不放出沮受，即此時不張印曰：某

報也若夫
可劫則而
之則則而
敵我報於
皆我報也
不可劫則
不盡則我
小受其利
大則受其
損則受其
大則受其
則受其利
攻之則受
攻之則受
攻之則受
攻之則受
攻之則受
攻之則受
攻之則受
攻之則受
攻之則受
攻之則受

與高覽同往救之郭圖曰不可曹軍劫糧曹操必然親往操既自出寨必空虛處可縱兵先擊曹操之寨操聞之必速還
此孫臑圍魏救韓之計也計非不往惜已張郃曰非也曹操多謀外出必為內備以防不虞印之言正與而不拔瓊等見獲吾屬官被擒矣郭圖曰曹操曰顧初糧豈留兵在寨耶再請劫曹營印之言正與乃遣張郃高覽引軍五千
往官渡擊曹營遣將奇領兵一萬往救烏巢使真將奇去敵假將奇若此時井力盡去救烏巢則且說曹操殺散淳
于瓊部卒盡奪其衣甲旗幟偽作淳于瓊部下敗軍回寨至山僻小路正遇將奇軍馬奇軍問之稱烏巢敗軍奔回
前是假將奇去賺真淳于瓊不疑驅馬逕過張遼許褚忽至大喝將奇休走奇措手不及被張遼斬於馬下盡殺
又是假淳于去賺真將奇妙奇遂不疑驅馬逕過張遼許褚忽至大喝將奇休走奇措手不及被張遼斬於馬下盡殺
將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偽報云將奇已自殺散烏巢兵表紹因不復遣人接應烏巢添兵往官渡將奇以死將奇
賊出愈劫却說張郃高覽攻打曹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中路曹洪一齊衝出三下攻擊表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
曹操又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走脫表軍收得烏巢敗殘軍馬歸寨見淳于瓊首級皆無手足盡
落紹問如何失了烏巢敗軍告說淳于瓊醉臥因不能敵紹怒立斬之郭圖見張郃高覽回寨證對是非先於表紹前
譖曰張郃高覽見主公兵敗心中必喜紹曰何出此言圖曰一人素有降曹之意今遣劫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損折
士卒審配之書是驅謀士以資敵矣紹大怒遂遣使召二人歸寨問罪郭圖先使人報二人云主公將殺汝矣
驅之力及紹使至高覽問曰主公喚我等為何使者曰不知何故竟逐拔劍斬來使郃大驚覽曰袁紹聽信讒言必為曹
操所擒吾等宜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操郃曰吾亦有此心久矣於是二人領本部人馬往曹操寨中投降曹操既得
二將非操得之夏侯惇曰張高二人來降未知虛實操曰吾以魚鱗之雖有異心亦何礙矣許攸又得
實紹素之耳夏侯惇曰張高二人來降未知虛實操曰吾以魚鱗之雖有異心亦何礙矣許攸又得
倒戈卸甲拜伏於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至有敗之二將軍肯來相投如微子去殷韓信歸漢也是用甘
言撫慰遂封張郃為偏將軍都亭侯高覽為偏將軍東萊侯二人大喜既趨以甘言又廉以好爵却說袁紹既去了許
攸又去了高覽張郃又去了烏巢糧車心皇皇許攸又勸曹操作連進兵二人安得不殫其術中張郃高覽請為先鋒袁家人都為曹
即令張郃高覽領兵往劫紹寨以敵攻敵映前當夜三更時分出軍三路劫寨混戰到明各自收兵紹軍折其大半
得荀攸獻計曰今可揚言調撥人馬一路取酸棗攻鄆郡一路取黎陽斷袁兵歸路袁紹聞之必然驚慌分兵拒我
我乘其兵動時擊之紹可破也許攸勸紹疑許昌是實話荀攸勸操疑鄆郡黎陽是虛話一實一虛各操用其計使大

其術不同
而則能用
光武英靈
以安反側
人心既定
於此之時
莫書以時
衆疑是以
未定於心
一則有度
蓋謀其時
同而其事
用也帝王
有帝王氣
奸雄心氣
真雄好看
袁紹兵多
可分之以
標兵少安
能分之以
能分之以
能分之以
能分之以
能分之以
能分之以
能分之以
能分之以
能分之以
能分之以

小三軍。四遠揚言。紹軍聞此信。來寨中。報謂曹操分兵兩路。一路取鄴郡。一路取黎陽去也。紹大驚。急遣袁尚分兵五萬。救鄴郡。辛明分兵五萬。救黎陽。連夜起行。所料曹操探知袁紹兵動。便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紹營。袁軍俱無團志。四散奔走。遂大潰。袁紹披甲不及。單衣幅巾上馬。與前金馬。金甲。錦袍。玉幼子。袁尚。後隨。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員將。引軍追趕袁紹。紹急渡河。盡棄圖書軍仗金帛。止引隨行八百餘騎而去。袁給官渡之敗。與曹操赤及盡獲遺下之物。所殺八萬餘人。血流盈溝。溺水死者不計其數。操獲全勝。所得金寶。緞疋。給賞軍士。於圖書中檢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左右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奸雄逢命。盡焚之。更不再問。光武嘗焚書。使反側子可安。曹操以此法。却說袁紹兵敗而奔。沮受因被囚禁。急走不脫。為曹軍所獲。擒見曹操。操與受相識。受見操大呼曰。受不降也。沮受與許俊皆為操故人。乃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言。君何尚執迷耶。吾若早得足下。天下不足慮也。因厚待之。留於軍中。受乃營中盜馬。欲歸袁氏。操怒。乃殺之。受至死。神色不變。如此可謂真英雄。操嘆曰。吾誤殺忠義之士也。命厚禮殮殮。為建墳。安葬於黃河渡口。題其墓曰。忠烈沮君之墓。袁紹不能盡而曹空冀北。操嘆曰。吾誤殺忠義之士也。後人有詩贊曰。

河北多名士 忠貞推沮君 凝眸知陣法 仰面識天文
至死心如鐵 臨危氣似雲 曹公欽義烈 特與建孤墳

操下令攻冀州。正是勢弱。只因多負勝。兵強却為實謀。未可知勝負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卒破本初 玄德荆州依劉表

却說曹操乘表紹之敗。整頓軍馬。迤迤追襲。袁紹幅巾單衣。引八百餘騎。奔至黎陽北岸。大將將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前事許與義渠。義渠乃招離離散之眾。眾聞紹在。又皆蟻聚。軍勢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於帳中聞遠速。有哭聲。唐人中聞。夜哭。泣。得。遂私往聽之。却是敗軍相聚。訴說喪兄失弟。棄伴亡親之苦。各各捶胸大哭。李華。郭。古。戰。場。是。聞。鬼。哭。東紹此反。皆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禍。袁紹只哭。想田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見之耶。不因其言。驗。而信之。乃因其言。驗。而次。日上馬。正行。聞。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達。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關。之。以。逢。紀。因。誓。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拊。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

是謂說哭是

書直國一 武經七書 初皆在楚 而項羽驅 之入漢許 皆初表而 本初表而 歸曹良之 嘆也其驅 之不同者 范增唯者 而已嗚呼 能如嗚呼 哉有幾人 前陳琳機 中未及衣 帝以爾時 承謀未泄 故謀未宣 布耳及官 給奉衣帶 香奉衣帶 詔討賊此 琳再作檄 文一編矣 此猶至軍 德前在軍 前在軍

賈笑袁紹大怒曰豎儒恣敢養我必殺之達記之謂田豐亦如郭圖之譚張命遂命使者齎寶劍先往冀州獄中殺田豐晉惠公殺慶鄭而後入慶鄭固有可死之罪也却說田豐在獄中一日獄吏來見豐曰與別駕習喜法妙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大敗而回君必見重矣反筆豐笑曰吾今死矣奇獄吏問曰人皆為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外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救我可賀得田豐喜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矣知其必敗又知其必獄吏不信忽使者寶劍到傳袁紹命欲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曰吾固知必死也獄吏皆流淚軍中夜哭是思活田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此紹不識豐非豐不識紹也然豐不怨乃自刎於獄中後人有詩曰

昨朝沮受軍中死

今日田豐獄內亡

河北棟梁皆折斷

本初焉不喪家邦

田豐既死聞者皆為嘆惜袁紹回冀州心頗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後嗣正為後文伏筆紹所生三子長子袁譚字顯忠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奕出守幽州三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因此留在身邊方知前日因幼子患病自官渡兵敗之後劉氏勸立尚為後嗣紹乃與審配逢紀辛評郭圖四人商議原來審配二人向輔袁尚幸郭二人向輔袁譚四人各為其主又分二黨當下袁紹謂四人曰今外患未息內事不可早定吾將議立後嗣長子譚為人性剛好殺次子熙為人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今等之意若何袁紹與劉表郭圖曰三子之中譚為長今又居外主公若廢長立幼此亂萌也且下軍威稍挫敵兵壓境豈可復使父子兄弟自相爭亂耶伏於此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立嗣之事無庸多議言亦侃侃袁紹躊躇未決忽報袁熙引兵六萬自幽州來袁譚引兵五萬自青州來外甥高幹亦引兵五萬自并州來各至冀州助戰紹喜再整人馬來戰曹操立嗣之事至此忽操於下文第一節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有土人簞食當路以迎之操見父老數人鬚髮皆白乃命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夫多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矣操曰吾軍士滿樓投鄉吾甚不安父老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邊東人殷墟善曉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當責於乾象正取此間後五十年當有其人起於梁沛之間今以年計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斂於民民皆怨之丞相與仁義之兵吊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眾正應當時殷墟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何敢言老丈所言遂取酒食饋賜老人而遣之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者難

三國志演義 卷五 第三十一回

犬者如殺人之罪。有時殺人如雞犬有時貴於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喜得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兩軍相對。各布成陣。操引諸將出陣。紹亦引三子一場。及文武官將出。到陣前。操曰。本初計窮力盡。何尚不思投降。真得刀臨項上。悔無及矣。紹大怒。回顧眾將曰。誰敢出馬。袁尚欲於父前逞能。便舞雙刀。揮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問眾將曰。此何人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言未畢。一將挺鎗早出。操視之。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三合。高擔馬利斜而走。史渙趕來。袁尚拈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殺過來。混戰大殺一場。各鳴金收軍。袁紹亦一頭操與諸將商議。破紹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勸操退軍於河上。伏兵十隊。誘紹追至河上。我軍無退路。必將死戰。可勝紹矣。十面埋伏是韓信破項羽之計。背水高橋是字合成一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右左一隊夏侯惇。二隊張遼。三隊李典。四隊樂進。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二隊張郃。三隊徐晃。四隊于禁。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為先鋒。名高十面。却是十一隊。名化之極。次日十隊先退。埋伏左右已定。至午後。操令許褚引兵前進。中軍偏作劫寨之勢。極好。是時袁紹五寨人馬。一齊俱發。此寨十隊許諸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前無去路。諸軍何不死戰。所謂置之死地。眾軍回身奮力向前。許諸飛馬當先。力斬十數將。袁軍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來。正行間。一聲鼓响。左邊夏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此第一隊袁紹聚三子一場。死衝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邊樂進。右邊于禁。鼓出。第四隊得袁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左邊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第三隊袁紹父子膽喪心驚。奔入舊寨。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在邊張遼。右邊張郃。連來衝陣。第二隊紹慌上馬前奔倉亭。人馬困之。欲待歇息。後面曹操大軍趕來。忽然曹操大軍幾欲志却。一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却見左邊曹洪。右邊夏侯惇。擋住去路。第一隊為第五隊以上。大隊分明前用。袁紹大呼曰。若不決死戰。必為所擒矣。奮力衝突。得脫重圍。袁熙高幹皆被前傷軍馬。死亡殆盡。紹抱三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眾入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此時疎始不即嘆曰。吾自歷戰數十場。不意今日狼狽至此。天喪吾也。汝等各回本州。並言與曹操一決雌雄。便教辛評郭圖。火急隨袁操前往青州整頓。恐曹操侵犯。袁熙照仍回幽州。高幹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配連紀曹宇軍事。此時立論却說曹操自倉亭大勝。曹軍三軍令人探察冀州虛實。細作回報。紹臥病在床。

將此一番易有
曰早德義所有
馬玄義論之
在豈論之
耶
蘇老泉
書曰此五而
德與此五而
所本初之五而
乎孟德初之五而
者所以前
諫吾者乃
也全之策
者官奉初
者言奉初
曰官奉初
欺言奉初
欺言奉初
欺言奉初
欺言奉初
欺言奉初
欺言奉初
欺言奉初
欺言奉初

結勢大曹 魏之然徐 面理伏八 固不取小 會亭之戰 是亦大伏 小亦本初 也亦本初 用全力曹 操可謂能 兵矣 劉備初之 普操初之 後與之為 警與之為 備初之於 結初之於 托之為援 初之為援 者與之為 初與之為 又與之為 備者與之 權初之於 為援而托 既與之為 之與之為 則先為主

竟尚審察守城沙表譚資與高幹皆回本州。舉皆勸操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有構謀，未可急攻。見今未破在內，恐廢民業。姑待秋成後取之。未晚。前此呂布相討以冀冀解，其今與袁紹相持，以冀成解兵，正議問。忽有或有書報到，說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眾，聞丞相提兵出征河北，乃令劉辟守汝南，備親自引兵乘虛來攻。許都丞相可速回軍禦之。德備引劉立操大驚，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往汝南來迎，劉備却說立德與關張趙雲等引兵欲襲許都，行近穰山地面，正遇曹兵段來。玄德便於穰山下寨，兵分三路，雲長屯兵於東南角。上張飛屯兵於西南角上，玄德與趙雲於正南立寨。前曹兵分左右十隊，今劉兵却分三路，雲長屯兵於東南角，成陣勢，呼玄德打話。玄德出馬，立於門旗下，操以鞭指罵曰：吾待汝而上，汝何背義忘恩？玄德曰：汝託名漢相，實為國賊。吾乃漢室宗親，奉天子密詔來討反賊，遂於馬上朗誦衣帶詔。讀至此，操大怒，呼許褚出戰。玄德背後趙雲挺鎗出馬，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派喊聲大震，東南角上雲長引軍衝突而來，西南角上張飛引軍衝突而來，三軍一齊掩殺，操軍東來疲困，不能抵擋。大敗而走。玄德得勝回營，實是以少勝多。次日，又使趙雲當頭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再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也。此正曹操遣兵截擊，却橫汝南時，忽報龔都連糧至，被曹兵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忽又報夏侯惇引兵抄背後，遂取汝南。玄德一連開寨，單騎之法。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前後受敵，無所歸矣。急遣雲長救之，兩軍走。去。不一日，飛馬來報夏侯惇已打破汝南，劉辟、龔都而走。雲長現今被困，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龔都，也被圍住。俱用虛筆，不實。玄德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後襲，忽報寨外許褚搦戰。玄德不敢出戰。候至天明，教軍士飽餐，步軍先起。馬軍隨後，寨中虛張更點。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來。玄德慌急奔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急，但跟某來。趙雲挺鎗躍馬，殺開條路。玄德擊雙股劍隨後，正戰間，許褚追至，與趙雲力戰。背後于禁、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而走。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漆山僻路，單馬逃生。攔到天明，側首一彪軍衝出。讀至此，為玄德大驚，視之，乃劉辟引敗軍千餘騎，護送玄德。小前來，操就簡雍糜芳不至，讀至此，為玄德大驚，視之，乃劉辟引敗軍千餘騎，護送玄德。小前來，操就玄德曰：不知雲長今在何處？玄德問雲長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再理會。不直說雲長被圍，行到數里，一棒鼓响，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叫乃是曹操。大叫劉備快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麾動，一軍從山塢內擁出，為

如骨月他國 如推之我 不我開之 不無有宿 可無不宿 德同心能 弟大業彼 成術者相 與於前相 爭於後以 自於復以 利敵不重 可惜哉 善處人骨 唯王修其 若執從父 以見則當 嗣之說則 雷以表則 譚伯能為 秦伯則尚 而不受之 而伯則尚 矣伯則尚 能伯則尚 則為而取 能為而取 能為而取

審配飲酒伏刀各爭殺之大事定矣。譚從其言。適別駕王修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他人爭鬪，斷其手足，而曰：『我必勝。』安可得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誰令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

馮紹敏得一詩諷怒。叱退王脩，使人去請袁尚。尚與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奸計。不如乘勢攻之。」袁尚依言，便披挂上馬，引兵五萬出城。

袁紹見袁尚引軍來，情知事泄，亦即披挂上馬，與尚交鋒。尚見譚大罵，譚亦罵曰：「汝樂死，我親弟相爭者，往往如此。」

袁紹為使，令又來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袁紹與前來，尚自引兵出冀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聲出罵譚，尚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來戰。呂曠斬於塵於馬下。譚兵大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進兵追至平原。譚抵當不住，退入平原城。堅守不出。高三面圍城。攻打譚與郭圖計謀。圖曰：「城中糧少，彼軍力銳，勢不相敵。愚意可遣人往降曹操，使操將兵攻冀州。尚必還投，將集引兵突擊之。尚可擒矣。」

若操擊破尚軍，我因而斃其軍實，以拒操。操軍遂來，糧食不繼，必自退矣。我可以仍據冀州，以圖進取也。」

曹操恐無是理，但說得妙聽耳。紹議降曹院，而今尚今後從降。曹問曰：「何人可為使？」圖曰：「辛評之弟辛毗。又是兄弟二字，佐治見為平原令。此人乃能言之士。可命為使。」

譚乃辛毗，毗欣然而至。譚脩書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城。人相映成趣。見曹操時，操屯軍西平伐劉表。表遣玄德引兵為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操問其來意。毗具言袁譚相求之意。呈上書信。操看書畢，留辛毗於寨中，聚文武計議。程昱曰：「袁譚被袁尚攻擊，太急不得已而求降，不可准信。」

呂虔酒龍亦曰：「丞相既引兵至此，安可復舍表而助譚？」荀攸曰：「三公之言未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心可知矣。」

對行劉表在豫州之地，帶甲兵數十萬。若三子和睦，共守成業，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乘其兄弟相攻，勢弱而援我，我提兵先除袁尚，後觀其變，并滅袁譚，天下喪失。此機會不可失也。」

前欲先滅尚，而後滅譚。後來却先滅譚，而後滅尚。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謂之曰：「袁譚之際，真耶詐耶？表尚之兵，果可以勝耶？」

毗對曰：「明公勿問真與詐也。只論其勢，勢可耳。袁氏連年喪敗，兵卒死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譚、國分為二，加之饑饉，連年災人困，無問智愚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滅袁氏之時也。今明公提兵攻鄴，袁向不還，救則失巢穴。若還，則譚踵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擊疲敗之眾，如此風之掃殘葉也。不此之圖，而伐荊州，則州豈樂

即前使兩相類然用兩水不可用南境於北境下奇計出於不測曹操之謀士不奇策士不出於家氏之舊臣即出於家氏之舊臣

視軍馬當夜在突門閣上望見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運石擊突開門門開馮禮及三百壯士皆死於土內操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袁純地地道曹操當之以以曹操袁尚攻平原關曹操已破尹楷祖鴛大軍圍困冀州乃擊兵回救部將馬延曰從大路去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山出澗水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尚從其言自領大軍先行令馬延與張顛斷後早有細作去報曹操操曰彼若從大路上來吾當避之若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尚必舉火為號袁尚之火不令城中接應吾可分兵擊之於是分撥已定却說袁尚出澗水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一邊靠着澗水尚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夜焚燒為號遣王薄李亨扮作曹軍都督直上城下大呼開門審配認得是李亨聲音放入城中說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舉火為號配教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廢用火字引子曰城中無糧可發者窮殘兵並婦人出降彼必不為備我即以兵繼百姓之後出攻之兩時冀州百姓未死及早破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於旗上高冀州百姓投降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放老弱百姓出降後必有兵出也於水而死於兵死配從其論次日城上監起白兩邊操自乘馬張麾蓋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攜幼手持白旗而出百姓纔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將紅旗招白放紅旗張遼徐晃兩路兵齊出亂殺城中兵只得復回操自飛馬趕不到吊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中操盔險透其頂前在下城中外區蓋今在冀州城下射眾將急救回陣操更衣換馬引眾將來攻向寨尚自迎敵時各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袁尚大敗高引散兵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叔馬延張顛軍來不知曹操已使呂曠召去招安二將二將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為列侯叙法筆即日遣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呂馬延張顛截斷袁向糧道譚高相攻是以袁氏之糧亦是以袁氏之糧尚情知西山守不任夜走隘口守營未定四下火光並起伏兵齊出人不甲馬不及斃高軍大潰退走五十里勢窮力竭只得遣豫州刺史糜芳至操營請降操許之却連夜使張遼徐晃去劫寨操於許之降則一操之法尚盡棄印綬節鉞衣甲輜重望山中而逃操回軍攻冀州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洩之其計出於曹操之謀士郭嘉今漳河之決其計出操探其計先差軍於城外掘河壅通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見操軍在城外掘壅却掘得甚淺妙配暗笑曰此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耳河深可灌如此之淺有何用哉遂不為備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併力發掘比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操之掘壅先淺後深說論可專更廉報絕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鎗

決水而後不從
 死則大異
 人抱憤而
 門容榮
 抱憤而
 也而呂布
 被執袁尚
 在城外而
 未檢則短
 異就其短
 相類處甚
 類有極不
 特將犯之
 避之特其
 是絕妙文
 典觀鳥聖
 之焚易京
 之念易京
 樓配之艾
 令人遺念
 取或聞驚
 州耳耳驚
 哀而為哀
 為其始
 也復失之
 既也諱失
 而尚取之
 其出輝拾

挑袁尚印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於城上新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審配之姪審榮素與辛毗相厚見辛毗家屬被害心中懷念乃密寫獻門之書拴套箭上射下城來審配前收捕許都子
 屬而不能自禁其怪可發一笑軍士拾獻辛毗毗將書獻操操先下令如入冀州休得被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登今又謀殺辛毗家
 審配大開西門放曹兵入冀州有獻門之審榮前後亦復相似辛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見生擒審配縛出城來路逢辛毗毗咬牙切齒以鞭指配首曰賊殺才今日死矣配大罵辛毗賊引曹操破我冀州我恨不殺汝也徐晃解配見操操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曰此汝姪審榮所獻也配怒曰小兒不行乃至於此袁氏兄弟相左審氏叔姪操曰非孤至城下何城中管箭之多耶配曰恨少恨少與張遼答謹得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此今肯降曹否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於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遭此賊殺害願丞相戮之以洩此恨配曰吾生為袁氏死為袁氏鬼不似汝輩譏諷阿諛之賊可速斬我操教縛出臨受刑叱行刑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吾面南而死乃向北跪引頸就刀審正南條何正後人有詩曰

河北多名士 誰如審正南 命因昏主喪 心與古人參
 忠直言無隱 廉貞心不貪 臨亡猶北面 降者盡羞慚

審配既死操憐其忠義命葬於城北眾將請曹操入城操方欲起行只見刀斧手擁一人至操視之乃陳琳也操謂之曰汝前為本初作檄但罪狀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也陳琳作檄事已備數琳答曰前在座上不得不發耳以前自比以汝北來絡繹非自發乃汝發之左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才乃赦之命為從事殺審配極似殺陳宮殺陳琳極似殺能
 以汝北來絡繹非自發乃汝發之左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才乃赦之命為從事殺審配極似殺陳宮殺陳琳極似殺能
 頭風痛得陳琳醫治却說操長子曹宇年十八歲不初生時有雲氣一戶甚青紫圍如車蓋覆於其室終此時不操只拜謝醫却說操長子曹宇年十八歲不初生時有雲氣一戶甚青紫圍如車蓋覆於其室終
 日不散有雲氣者蓋謂操曰此天子氣也令嗣貴不可言正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古通今善騎射好擊劍
 小傳早為後文曹孟稱帝伏線叙表時操破冀州不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選投袁紹家下馬拔劍而入有一將家兒守將完忽操殺曹家兒子事妙筆
 富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紹府不叱退提劍入後堂見兩個婦人相抱而哭正向前欲殺之正是四世公侯已成得喪轉瞬幾何時而請書至此陳琳之機罵曹勝其殺矣陶謙而操欲報操之禮又極不報曹
 夢一家骨肉又遭殘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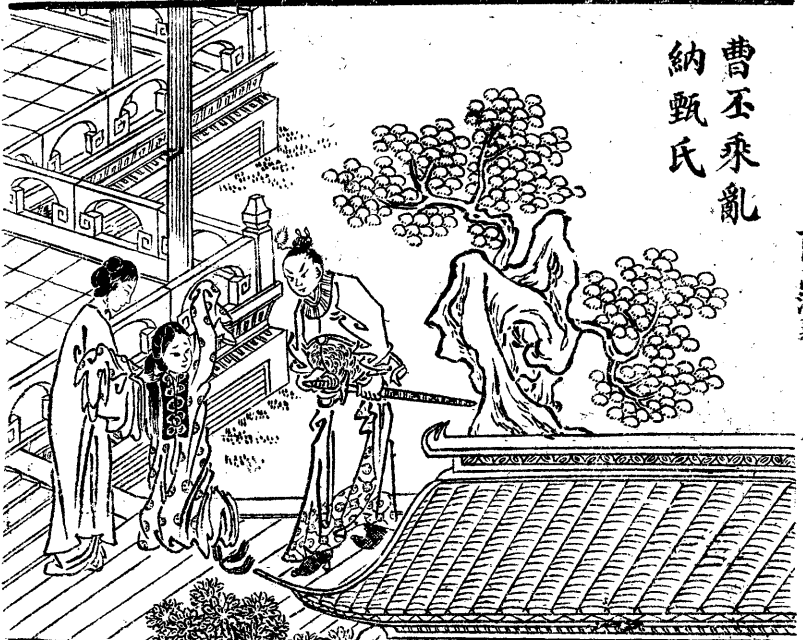
得喪轉瞬幾何時而請書至此陳琳之機罵曹勝其殺矣陶謙而操欲報操之禮又極不報曹

奪荊州袁
尚爭鋒

決漳河許
攸獻計



曹丕乘亂
納甄氏



郭嘉遺計
定遼東



袁高母劉 氏之姑其 醉乃破其 矣後不能 死於而歌 不以其苛 全又何其 無子可見 此子可其 婦之貞者 必不為不 項羽所為 而不死所 以有人燕 之刑飛燕 曾事射鳥 兒所射鳥 殺皇嗣武 聖有厭慮 蘇王所以 蘇王所以 蕭妃豈非 妬其諱不 得妻曹操 不女曹操 袁紹之媳 一掃而得 夫先掃而 也曹操之 已寡猶當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卷六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却說曹丕不見一婦人啼哭，拔劍欲斬之。忽見紅光滿目。為甄氏立皇后伏筆。曹操有黃星之應，曹丕亦有紫雲青雲之祥，正與紅光相映成趣。遂按劍而問曰：汝何人也？婦人告曰：妾乃袁將軍之妻劉氏也。不曰：此女何人？劉氏曰：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照出往幽州。甄氏不肯遠行，故留於此。不拖此女近前，見披髮垢面，不以衫袖拭其面而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二語已着一篇洛神賦。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憂慮，遂按劍坐於堂上。却說曹操統領眾將入冀州城，將入城門，許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曰：阿瞞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門？許攸甚操大笑，奸眾將聞言，俱懷不平。至紹廂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來守將對曰：世子在內，操喚出責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不能保全妾家，願獻甄氏為世子執箕帚。何無烈性操教喚出甄氏拜於前，操視之曰：真吾兒婦也。遂令曹丕不納之焉。本謂袁諱得妻却再出袁熙矣，弄出曹氏娶袁氏，操既定冀州，親往袁氏墓下設祭，再拜而哭甚哀。奸雄顧謂眾官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我曰：若事不輯，方面何所可據？吾答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虎牢關之前語，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為流涕也。眾皆嘆息，操以金帛糧米賜紹妻劉氏。劉氏受賜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稅。此奸雄此面寫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一日許褚走馬入東門，正遇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殺攸。攸之當死，不在此時，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矣。操曰：子遠與吾舊交，我相戲耳，何故殺之？奸雄深責許褚，今厚葬許攸，是奸雄處。乃令人遍訪冀州賢士，冀民曰：騎都尉崔琰、季子、清河東武城人也。數曾獻計於袁紹，紹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即召琰為本州別駕從事。此奸雄處，因謂曰：昨按本州戶籍，共計三十萬眾，可謂大州。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相爭，冀民暴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計較戶籍，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曹操方多雀珠，却惜其匱乏，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報消息，時諱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袁高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尚無心戰鬪，選奔幽州投袁熙，諱盡降其眾，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諱不至，操

韓其死
表其死
壽母乃
奪其乃
其生夫
伯易能
不坊舍
可續兒
亦將死
為將死
結其不
死何容
妻何之
故生者
死及之
死母夫
照不念
未死之
乎死因
引之出
弟之變
之變之
之變之
之變之
蓋深有
於骨肉
間矣不
遲也亦
屈同而
屈也而
則來則
尚知不
知衰配

大怒馳書絕其婚君布與袁氏既絕婚而又送文曹操與自統大軍征之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於劉表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袁氏兄弟不久必為操擒殺之無益況操常有窺荆襄之意我只養表自守未可妄動表曰然則何以謝之玄德曰可作書與袁氏兄弟以和解為名婉詞謝之正欲譚操相攻又欲備表表然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書略曰

君子違難不避讐國日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讐棄手足之誼而遺同盟之恥矣若冀州不來當降心相從待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不亦高義耶先責其降曹

又與袁尚書曰
青州天性峭急迷其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泄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計曲直不亦孝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盧東

邦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先言賡譚之利後言攻譚之害本為袁譚求救諱得乘書知表無發兵之意又自料不能敵操遂棄平原走保南皮曹操追至南皮時天氣寒瀟河道盡凍粮船不能行動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百姓聞令而逃操大怒欲捕斬之操出村百姓聞者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軍士擒獲已則赦之而若使軍士獲之則曰百姓皆委去袁譚引兵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賴吾妻子無應前反說我有異心耶操大怒使徐晃出馬譚使彭安接戰兩馬相交不數合見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遣軍四面圍住譚着慌使王評見操約降此時何不仍與袁尚袁譚小子反覆無常吾難准信汝弟年毗吾已重用汝亦留此可也評曰丞相差矣某聞責臣家子愛臣孫某久事袁氏豈可背之夜譚不與弟合是為私年評死評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耶評聞言氣滿填胸自絕於地譚令扶出須臾而死辛評之生譚亦悔之郭圖謂譚曰來日盡驅百姓當先以軍繼其後不與曹操決一死戰能保土地乎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自執刀鎗聽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一舉一盞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入遍地操見未獲全勝乘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被殺者無數此時北方百曹洪奮威突陣正迎袁譚操刀執戟譚竟被曹洪殺於陣中

乃是曹操

正功張見而許殺於死於子乃
 正功張見而許殺於死於子乃
 正功張見而許殺於死於子乃

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無讐，豈有侵我土地，汝欲使我結怨於曹氏耶？叱退高幹。後有公孫讓不取納二袁此光幹
 思無路，只得去投劉表。行至上潯，被都尉王琰所殺。將頭解曹操。後有公孫讓送二袁之頭，此王琰所殺，王琰作引
 州今又定并州四州。又次取此。一結操商議西擊烏桓，曹操曰：袁熙袁尚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漠，我今引兵西
 擊，倘劉備劉表乘虛，我救應不及，為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為上。此言二袁投烏桓不足慮，郭嘉曰：諸公所言
 錯矣。主公雖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過遠，必不設備。乘其無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此先說烏桓不足慮，郭嘉曰：諸公所言
 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不可不擊。劉表生謀之容耳。先言劉表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
 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此言劉備可奉孝之言，極舉率軍大小三軍車數千輛，望前進發，但見黃沙
 漠漠，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四句指得一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取水，臥病軍中，操泣曰：因我
 欲平沙漠，使公遠涉艱辛，以致病染，吾心何安。嘉曰：其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吾見北地地崎嶇，意欲回軍
 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但須識得徑路者，為鄉導耳。病
 能作如此壯健語，毋怪今之壯。此言劉備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
 健人反奄奄如病中語也。此言劉備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
 曰：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楫，最難行動。不如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
 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擒也。此言劉備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
 而進。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止馬哀與袁尚。會合冒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飛報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
 兵無隊伍，參差不整，操謂張遼曰：敵兵不整，便可擊之。乃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力急攻，冒頓
 大亂。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餘將皆降。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了。操收軍入柳城，封田疇為柳亭侯，以守柳城。
 疇涕泣曰：某自義兆，竄人之耳，蒙厚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靈，以致害稼，死不敢受俸爵。田疇為操設謀
 不答而不受俸爵。則操義之乃拜疇為議郎。操撫慰軍士人等，收得駿馬萬匹，即日回兵。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
 高於呂曠等矣。操曰：殺馬為食，擊地三四丈，方得水。此言二袁投烏桓不足慮，郭嘉曰：諸公所言
 軍又乏糧，殺馬為食，擊地三四丈，方得水。此言二袁投烏桓不足慮，郭嘉曰：諸公所言
 諫者，因謂眾將曰：孤前者乘危遠征，使倖成功，歸得勝，天所佑也，不可以為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

天生郭奉孝 豪傑冠羣英 腹內藏經史 胸中隱甲兵
運謀如范蠡 決策似陳平 可惜身先喪 中原樑棟傾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程昱等請曰北方既定今還許都可早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諸君所言正合吾意早為後文赤是後宿於冀州城東角樓上禿欄仰觀天文將敘地下金先敘時前做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燦然恐未可圖也又為後文亦做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做曰此必有寶於地下操下樓令人隨光掘之正是星光方向南中指金寶旋從北地生不知所得何物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却說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夢至雀入懷而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後於此先伏一筆竟操大喜遂命作高臺以慶之乃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築銅雀臺於漳河之上約計一年而工畢大兵之後又與大子曹植進曰若建層臺必立三座中間高者名為銅雀左邊一座名為玉龍右邊一座名為金鳳後後更覺分外出色更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乃為壯觀此所云二橋乃操曰吾兒所言甚善他日臺成足可娛吾老矣臨終時遺命伏線原來曹操有五子唯植性敏慧善文章高後七步曹操平日最愛之前文敘曹操愛少子後文敘少子正與前於是留曹植與曹不在鄴郡造臺使張燕守北塞操將所得袁紹之兵共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大封功臣表贈郭嘉為侯養其子奕於府中以上專敘南方事復聚眾議士商議欲南征劉表荀或曰大軍方北征而回未可復動且待半年養精蓄銳劉表孫權可一鼓而下也帶說孫權早操從之遂分兵屯田以候調用却說玄德自到荆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相聚飲酒忽報降將張武陳孫在江夏擄掠人民共謀造反表驚曰二賊又反為禍不小玄德曰不須允長憂慮備請往討之表大喜即點三萬軍與玄德同去玄德領命即行不一日來到江夏張武陳孫引兵來迎玄德關張趙雲出馬在門旗下望見張武所騎之馬極其雄俊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曹操喜得死省言未畢趙雲挺鎗而出迎衝彼陣張武縱馬來迎不三合被趙雲鎗刺落於馬下隨手扯住鬃頭牽馬回陣子趙雲見了隨趕來奪張飛大喝一聲挺鎗直出將陳孫刺死眾皆潰散玄德招安餘黨平復江夏諸縣班師而回此段專為得馬本此番為得馬而叙而奪馬嚴將備用子龍表出郭迎接入城設宴慶功酒至半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荆州有倚

已時往此追叙
劉野叙於一日
新野叙於一日
前現叙於一日
妻劉表亦後
結劉表亦後
劉表亦後
劉表亦後
劉表亦後

甚於此則一則
其人如此則一
委性不情則一
劉表亦後
劉表亦後
劉表亦後
劉表亦後
劉表亦後

勢日強盛必有吞併荆襄之心昔日悔不聽賢弟之言失此好機會九州鐵騎不玄德曰今天下分裂于戈日起機會
豈有盡乎若能應之於後未足為恨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酒酣表復潸然下淚
辭表曰前妻陳氏所生長子琦為人雖賢而柔懦不足以立大事後妻所生少子璋頗聰明此在綱表口每欲廢長之幼
恐礙於禮法欲立長子爭奈蔡氏族中皆掌重務後必生亂因此李法不下前未說明此方說出文勢始徐有致
蔡夫人素疑玄德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若廢蔡氏權重可徐徐削之不可清變而立少子也
後文孔明不對劉琦之問直至登樓去玄德曰此既寫蔡夫人出立耳是時正在屏風後聞玄德此言心甚恨之
權而後言者正恐此處垣牆之有耳玄德自知語失遂起身如廁因見己身脾胃肉復生赤不覺潸然流淚
是英雄氣少頃復入席表見玄德有淚容怪問之玄德長嘆曰備往常身不離鞍脾胃肉皆散今久不騎驛裏肉生日
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劉表為家庭事情劉表曰吾聞賢弟在許昌與曹操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
弟盡舉當時名士操皆不許而獨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春梅於此處一提
何慮功業不建乎玄德乘酒興笑曰答曰備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也前於曹操面前做作英雄身分今
表聞言默然玄德自知失語托醉而起歸館舍安歇前寫玄德默然後寫劉表默然前寫劉表長嘆後寫玄德長嘆前
云玄德自知失語托醉而起皆就意作此兩兩相對之筆開甚細甚後人有詩贊玄德曰

曹公屈指從前數 天下英雄獨使君 脾胃肉復生猶感嘆 爭教寰宇不三分
却說劉表聞玄德語口雖不言心懷不足別了玄德退入內宅蔡夫人曰適問我於屏後聽得劉備之言其輕視人足
見其有吞併荆州之意今若不除必為後患劉表却只說他後語婦人校讀
瑁商議此事瑁曰請先就館舍殺之然後告知主公瑁此一為于蔡氏謀其言瑁出便連夜點軍
德想見蔡瑁之橫蔡夫却說玄德在館舍下秉燭而坐三更以後方欲就寢忽一人叩門而入視之乃伊籍也來伊籍探知蔡瑁欲害玄德特黃夜來報此伊籍第一當下伊籍將瑁之謀報知玄德催促玄德速起身玄德曰
未辭景升如何便去籍曰公若辭必遭蔡瑁之害矣玄德乃謝別伊籍急喚從者一齊上馬不待天明星夜奔回新野

德想見蔡瑁之橫蔡夫却說玄德在館舍下秉燭而坐三更以後方欲就寢忽一人叩門而入視之乃伊籍也來伊籍探知蔡瑁欲害玄德特黃夜來報此伊籍第一當下伊籍將瑁之謀報知玄德催促玄德速起身玄德曰
未辭景升如何便去籍曰公若辭必遭蔡瑁之害矣玄德乃謝別伊籍急喚從者一齊上馬不待天明星夜奔回新野

勸表從許
都至操許
鳥雁之表
故許也其
許州也從
近則不近
回救則可
可也且則
不救也且
前示法必
而必於不
備而與不
如此所謂
如處是始
其家對真
不用言言
失此機言
恭勝德即
病越風德
拍賊人德
幾乎德會
所敗德命
景升德命
害德亦德
即德亦德
此亦德德
寒心者德
去之德德

比及蔡瑁領軍到館舍時。玄德已去遠矣。瑁悔恨無及。乃寫詩一首。於壁間。逕入見表曰。劉備有反叛之意。題反詩於壁上。不辭而去矣。玄德諱劉表是幾句真話表不信。觀諸館舍觀之。果有詩四句詩曰。

數年徒守困。空對舊山川。龍向池中物。乘雷欲上天。龍躍池中。正應馬躍溪中。龍之句已指為之識矣。

劉表見詩大怒。拔劍言曰。誓殺此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曰。吾與玄德相處許久。不曾見作詩。此必外人離間之計也。遂回步入館舍。用劍尖削去此詩。曹劍上馬。蔡瑁請曰。軍士已點齊。可就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造次。徐圖之。既識彼假借詩。不即說明。乃作胡語。蔡瑁見表持疑不決。乃暗與蔡夫人商議。即日大會眾官於襄陽。就彼處謀之。次日瑁稟表曰。近年豐熟。合聚眾官於襄陽。以示撫勸之意。請主公一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是不能行。可令二子為主待客。

瑁曰。公子年幼。恐失於禮節。表曰。可往新野請玄德待客。請玄德待客說却用別表說妙也。瑁大喜。正中其計。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却說玄德奔回新野。自知失言取禍。未對眾人言之。忽使者至。請赴襄陽。就乾曰。昨日見主公匆匆而回。言甚不樂。愚意度之。在荆州必有事故。今忽請赴會。不可輕往。一不該去。德將前項事訴與諸人。此時不說。至雲長曰。元自疑心。語失。荆州並無嗔責之意。外人之言。未可輕信。襄陽雖此不遠。若不去則荆州反生疑矣。此方說曲甚。雲長曰。元自疑心。言是也。張飛曰。筵無好筵。會無好會。不如休去。不該去。趙雲曰。某將馬步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無事。兵隨去。玄德曰。如此甚好。遂與趙雲即日赴襄陽。蔡瑁出郭迎接。意甚謙謹。寫蔡瑁隨使劉琦劉琮二子引一班文武官僚出迎。玄德見二公子俱在。並不疑忌。是日請玄德於館舍暫息。趙雲引三百軍團繞保護。雲披甲挂劍。行坐不離左右。寫趙雲。劉琦告玄德曰。父親氣疾作。不能行動。特請叔父待客。撫勸各處守牧之官。玄德曰。吾亦不敢當。此既有兄弟不敢不從。次日人報九郡四十一州官員俱已到齊。蔡瑁預請刺越許議曰。劉備世之英雄。久留於此。後必為害。可就今日除之。越曰。恐失士民之望。瑁曰。吾已密領荆州言語在此。蔡瑁刺越表既用假越曰既如此可預作準備瑁曰。

東門峴山大路。已使吾桑茶和引軍守把。南門外已使蔡中守把。北門外已使蔡勳守把。三蔡伏兵只在蔡瑁止有西門不必守。把前有檀溪阻隔。雖數萬之眾。不易過也。先說得如此之險方。越曰。吾見趙雲不離玄德。恐難下手。瑁曰。吾伏五百軍。在城內準備。越曰。可使文聘王威二人另設一席於外廳。以待武將。先往請趙雲。後可行事。

伏五百軍。在城內準備。越曰。可使文聘王威二人另設一席於外廳。以待武將。先往請趙雲。後可行事。此處寫馬高後圍極似。關人。董許與瑁從其言。當日字斗殺馬。大張筵席。玄德乘的盧馬至州衙。命牽入後園攬繫。瑁却暗為後文伏筆。妙。

董許與瑁從其言。當日字斗殺馬。大張筵席。玄德乘的盧馬至州衙。命牽入後園攬繫。瑁却暗為後文伏筆。妙。

三國志演義 卷六 第三十四回

也今日風多懼
內之風多懼
有客至堂
切宜仔細
不可妄言
恐驚動
風後不聽
要處

官皆至堂中。玄德主席。二公子兩邊分列。其餘各依次而坐。趙雲帶劍立於玄德之側。文聘、王威入請趙雲升座。雲推辭不去。極為越玄德令雲執席。雲勉應命而出。趙瑁在內收拾得鐵桶相似。將玄德帶來三百軍都歸館舍。只待半酣。號起下手。請至此又為玄德。酒至三巡。伊籍起把盃。至玄德前。以目視玄德。依聲請曰：「請更衣。」玄德會意。即起如廁。伊籍把盃畢。疾入後園。接着玄德。附耳告曰：「趙瑁設計害君。城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守把。唯西門可走。公宜急急逃。」此伊籍第一番救玄德玄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隨後園門牽出。飛身上馬。不顧從者。匹馬望西門而走。門吏問之。玄德不答。如鞭而出。門吏當之不住。飛報趙瑁。瑁即上馬。引五百軍隨後追趕。前云伏軍五百縱却說玄德撞出西門。行無數里。前有一大溪。攔住去路。請至此又為玄德。那檀溪闊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緊。後言其險。愈見之奇。玄德到溪邊。見不可渡。勒馬再回。若此時便高跟馬則無事望望城西。塵頭大起。追兵將至。玄德曰：「今番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時。追兵已近。意極矣玄德着慌。縱馬下溪。舉動情勢逼真行不數步。馬前蹄忽陷。泥淖衣袍。不便高跟馬。偏有此一。玄德乃加鞭大呼曰：「的盧，今日妨吾。」意到沒去危險到沒去危險讀者以為必無生。言畢。那馬忽從水中湧身而起。一躍三大飛上西岸。玄德如從雲霧中起。文不脫不奇事不急絕險絕之意。後來龔學士有古風一篇。單咏躍馬檀溪事。詩曰：

老去花殘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停驂過望獨徘徊。眼前寒波飄紅絮。暗想咸陽火德衰。龍爭虎鬪交相持。襄陽會上王孫飲。半中玄德身將危。逃生獨出西門道。背後追兵復將到。一川烟水漲檀溪。急叱征騎往前跳。馬蹄踏破青玻璃。天風响處金鞭揮。耳畔但聞千騎走。波中忽見雙龍飛。西川獨霸真英雄。坐上龍駒兩相遇。檀溪溪水自東流。龍駒英主今何處。臨流三嘆心欲飲。斜陽寂寂照空山。三分鼎足渾如夢。踪跡空留在世間。

玄德躍過溪西。回顧東岸。趙瑁已引軍趕到。遂從大石使老何故逃席而去。本是逃死玄德曰：「吾與汝無仇。何故欲相害？」瑁曰：「吾並無此心。使君休聽人言。玄德見瑁手將拈弓取箭。乃急撥馬望西南而去。寫趙瑁尚有餘勢瑁謂左右曰：「是何神助也。」不特趙瑁吃驚即方欲收軍回城。只見西門內趙雲引三百軍趕來。正是躍去龍駒能救主。追來虎將欲誅仇。未知趙瑁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此卷為一... 德訪孔明... 孔明見... 子年將... 南陽諸葛... 廣先有... 津水鏡... 有以引... 軍師先... 軍福為... 不持以... 前卷有... 龍鳳此... 龍鳳此... 乃有一... 卷又為... 卷一引... 完龍未... 明指其... 雖不為... 龍鳳姓... 不單自... 其真姓... 麗統子... 中在子... 却出而... 人之即... 鏡二在... 鏡夜間... 此夜間...

却說蔡瑁方欲回城... 趙雲計軍趕出城來... 原來趙雲正飲酒間... 忽見人馬動... 急入內觀... 席上不見了玄德... 趙雲... 上不見玄德... 趙雲... 出西門... 迎見蔡瑁... 趙雲... 不測... 卅縣官僚... 在此... 趙雲... 不見... 雲霧... 軍四散... 飛馬... 醉如癡... 於牛背... 將軍... 不知... 樣如此... 能識英雄... 耳乃童子... 統又添出... 字士元... 為弟... 你師父... 與從前... 此吾師... 劉玄德... 三國志演義 卷六 第三十五回

三國志演義 卷六

第三十五回

為一人極安
精細又極
各人性格
高來真是
好肉復生
此也今至
則求童吹
笛而來乃
也之嘆如
使英雄氣
盡危牛背
甚危長鞭
甚危短鞭
甚危球毬
甚危球毬
勞苦豈若
半生征戰
是聞球毬
勞苦豈若
半生征戰
是聞球毬

聞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宜訪之自己不出只是庸人及至正議論聞忽聞庄外人喊馬嘶小
童秉報有一將軍引數百人到庄來也讀者至此疑是玄德大驚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雲下馬相見曰某夜
來回縣尋不見主公連夜跟問到此極寫趙雲之忠主公可作速回縣只恐有人來縣中斷殺此時只恐蔡瑁兵來玄德辭了
水鏡與趙雲上馬投新野來行不數里一彪人馬來到視之乃雲長翼德也前寫關雲相見大喜玄德許說躍馬檀溪
之事其相嗟訝到縣中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可先致書於蔡瑁訴告其事玄德從其言即令孫乾齎書於荊州劉表
入問曰若請玄德襄陽赴會緣何逃席而去孫乾呈上書札吳言蔡瑁謀害賴躍馬檀溪得脫表大怒急喚蔡瑁
責罵曰汝馬欺害吾弟今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求免死表怒猶未息孫乾告曰若殺蔡瑁恐皇叔不能安居於此矣
書中有刺便表乃責而釋之所謂惡惡相報使長子劉琦同孫乾至玄德處請罪琦奉命赴新野玄德接着設宴相待酒酣
語中而不覺表乃責而釋之所謂惡惡相報使長子劉琦同孫乾至玄德處請罪琦奉命赴新野玄德接着設宴相待酒酣
琦忽悲隨淚劉琦屏問墮淚是愛心難割玄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懷謀害之心姪無討免禍幸叔父指教元為
求計請善玄德勸以小心盡孝自然無禍是誠次日琦泣別玄德乘馬送琦出郭因指馬謂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為泉
下之人矣事有情景琦曰此非馬之力乃叔父之洪福也說罷相別劉琦涕泣而去玄德回馬入城忽見市上一人葛
中布袍皂緜烏履長歌而來一人泣而去一人歌曰

天地反覆兮火欲殞大厦將崩兮一木難扶山谷有賢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賢兮却不知吾

玄德聞歌暗思此人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乎玄德自言伏龍鳳雛之後不知伏龍鳳雛遂下馬相見舉入縣衙問
其姓名答曰某乃穎上人也姓單名福妙在不說久聞使君納士招賢欲來投托未敢輕造故行歌於市以動尊聽耳
就知市上行歌之人乎玄德大喜待為上賓單福曰適使君所乘之馬再乙一觀玄德方喜得人單福玄德命去鞍牽於
堂下單福曰此非的盧馬乎雖是千里馬却只妨玉不可乘也又與前相馬玄德曰已應之矣遂具言躍檀溪之事
妨主當應在蔡武之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終必妨一主某有一法可讓單福曰會讓馬妙玄德曰願聞讓法福
死不應在檀溪之奔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終必妨一主某有一法可讓單福曰會讓馬妙玄德曰願聞讓法福
曰公意中有伏怨之人可將此馬賜之待妨過了此人然後乘之自然無事玄德聞言變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
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備不敢聞教相離曲折之極福笑謝曰向聞使君仁德未敢使信故以此言相試耳本欲相
折之極玄德亦改容起謝曰備安能有仁德及人唯先生教之幾欲相離曲折之極福曰吾自願上來此聞新野之人歌曰

之後忽見石崇香清正氣心驚胆戰伏而氣如神開水而道苦海來道關死恍惚身界半臨水鏡語與直共語新佛拜結分香路極分明却費而不可聞而不可知不可見尤神妙之至水鏡先生曰向天飛龍也況中蟠龍曰陽童連日水鏡先生曰神妙之至水鏡先生曰不可見尤神妙之至水鏡先生曰不可見尤神妙之至

新野救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之仁德及人也水鏡先生襄陽之語早福述玄德乃拜單福為軍師調練本部新野之歌前後正相對
 人馬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荆州之意特差曹仁李典並降將呂曠呂翔等領兵三萬屯樊城虎視荆襄就探看虛實此處補叙曹操探時呂曠呂翔曹仁曰今劉備屯兵新野招軍買馬積草儲糧其志不小不可不早圖之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未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十取劉備之頭以獻丞相會說人備曹仁大喜與二呂兵五千前往新野殺劉皇叔此探馬飛報玄德玄德謂單福尚議福曰既有敵兵不可令其入境便疑可使關公引一軍從左而出以敵來軍中路張飛引一軍從右而出以敵來軍後路公自引趙雲出兵前路相迎敵可破矣玄軍右軍中軍却分做中路後路前路大有變化玄德從其言即差關張二人去訖然後與趙雲單福等共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行不數里只見山後塵頭大起呂曠呂翔引軍來到兩邊各射住陣角玄德出馬於門旗下大呼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出馬曰吾乃大將呂曠也奉丞相命特來擒汝玄德大怒使趙雲出馬二將交戰不數合趙雲一鎗刺呂曠於馬下如此不兩殺之人玄德麾軍掩殺呂翔抵敵不住引軍便走正行間路旁一軍突出為首大將乃關雲長也衝殺一陣呂翔折兵大半奪路走脫行不到十里又一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挺矛大呼張翼德在此前法典直取呂翔措手不及被張飛一矛刺中翻身落馬而死餘眾四散奔走玄德合兵追趕大半多被擒獲此番得勝是玄德班師回籍重賞單福獨賞三軍却說敗軍回見曹仁報說二呂被殺軍士多被活捉曹仁大驚遣李典向許都曰一將欺敵而亡今宜按兵不動申報丞相大兵來征勅乃為上策單為後伏筆曹仁曰不若今一將陣亡又折許多軍馬此仇不可不急報重新野彈丸之地何勞丞相大軍曹仁輕典曰劉備人傑也不可輕視李典重曹仁曰何怯也典曰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某怯戰但恐不能必勝耳仁怒曰公懷二心耶吾必欲生擒劉備典曰將軍若去某守樊城城後失樊城反照仁曰汝若不同去真懷二心矣典不得已只得與曹仁照起一萬五千軍馬渡河投新野而來正是偏裨既有與尸辱主將重興雪恥兵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襲樊城

元直走馬薦諸葛

却說曹仁忿怒遂大起本部之兵星夜渡河意欲踏平新野任高曹仁聲勢且說單福得勝回籍請玄德曰曹仁屯兵樊城今知二將被誅必起大軍來戰玄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彼若盡提兵而來樊城空虛可乘間擊之寫單福宛然玄

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此處妙在玄德大喜預先準備已定。忽報馬到說曹仁引大軍渡河來。單福曰。果不
出吾之料。遂請玄德出軍迎敵。兩陣對圓。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曹仁命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
敵不過。撥馬回陣。雲縱馬追趕。兩翼軍射住。遂各罷兵。歸寨。李典回見曹仁。言彼軍精銳不可輕敵。不如回城。又與
失樊城。曹仁怒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罪當斬首。使喝刀斧手推出李典要斬。眾將苦告方免。乃調李
典領後軍。仁自領兵為前部。次日鳴鼓進軍。佈成一個陣勢。使人問玄德曰。識吾陣否。極高曹仁弄巧。單福便上高處
觀看。單福謂玄德曰。此八門金鎖陣也。武侯八陣圖。陸遜一見便知。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
入。則吉。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傷。從杜景死而入。則亡。今八門雖布得整齊。只是中門還欠主持。見美如從東南
角上生門擊入。往正南景門而出。其陣必亂。高單福又宛然。玄德傳令教軍士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
入。速往西出。雲得令。提鎗躍馬。引兵巡救東南角上。吶喊殺入中軍。曹仁便投北走。雲不追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救
轉東南角上來。曹仁軍大亂。此非高趙雲。玄德慶軍衝擊。曹兵大敗而退。單福命休追趕。收軍自回。却說曹仁輸了一
陣。方信李典之言。因復請商議。言玄德軍中必有能者。妙在此時不。吾陣竟為所破。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
又為彼丈夫。曹仁曰。今晚去劫寨。如得勝。再行計議。如不勝。便退軍回樊城。李典曰。不可。劉備必有準備。仁曰。若如此
多疑。何以用兵。遂不聽李典之言。自引軍為前隊。使李典為後應。當夜三更劫寨。却說單福正與玄德在寨中議事。忽
信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玄德曰。何以敵之。福笑曰。吾已預算定了。武侯小樣。遂密密分撥已定。至三更。曹仁
兵將近寨。只見寨中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令退兵。趙雲掩殺將來。仁不及收兵回寨。急望北河而走。
將到河邊。纔欲尋船渡河。岸上一彪軍殺到。為首大將乃張飛也。此皆在前附耳低言之中。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
下船渡河。曹兵大半淹死水中。曹仁渡過河面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見城上一聲鼓响。一將引軍而出。大喝曰。
吾已取樊城多時矣。眾驚視之。乃關雲長也。此亦在前附耳低言之中。不是寫雲長是。仁大驚。撥馬便走。雲長追趕過
來。曹仁又折了許多人馬。星夜投許昌。於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為軍師。謀定計。妙在折上。劫不說曹仁放回許昌。且
說玄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玄德安民已定。那劉泌乃長沙人。亦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設宴相
待。只見一人侍立於側。玄德視其人器宇軒昂。因問泌曰。此何人。泌曰。此吾之甥。冠封本羅騰寇氏之子也。因父母雙亡。

設文折字而何 曲新徐也上在 水鏡水各莊鏡上 相見直水出語 與玄德說日出語 並玄明說日語 元直說亦更野 德歸新野 待直行更 歌馬背上避 入至此時 為入此街 者至此時 得遇其方 而不知其 猶未即相 馬又借相 也一作將 破關則一 之將欲之 之說若用 然試彼此 惟從輕見 徑人輕者 非必非文 妙文必人 到作兩相 人官相

故依於此玄德愛之欲嗣為義子劉必欣然從之遂使冠對拜玄德為父改名劉封中央劉劉封承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翼德為叔雲長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雲長收關平為子而獨不欲玄德收關封者臣之嫌故也玄德曰吾待彼如子彼必事吾如父何亂之有雲長不悅玄德說伏筆玄德與單福計議令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玄德領眾自回新野却說曹仁與李典回許都見曹操操泣拜於地請罪其言折兵損將之事操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但不知誰為劉備畫策問得曹仁言是單福之計操曰單福何人也不但曹操不知其為何人即玄程昱亦不知其為何人德此時亦未知其果何人也好學擊劍中平末年嘗為人報讐殺人披髮塗面而走為吏所獲問其姓名不答更乃縛於車上擊鼓行於市令人識之雖有識者不敢言而同伴竊解救之乃更姓名而逃折節向學徧訪名師嘗與司馬徽談論始為名士此人乃穎州徐庶字元直軍福乃其託名耳單福直姓名至此處方甚操曰徐庶之才比君何如昱曰十倍於昱與後徐庶讀孔明語相似操曰惜乎賢士歸於劉備羽翼成奈何昱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召來不難操曰安得彼來歸昱曰徐庶為人至孝臣必於孝子之門麻能為幼喪其父止有老母在堂現今其弟徐康已亡老母無人侍養丞相可使人賺其母至許昌令作書召其子則徐庶必至矣不以丞相之名而以母之名操大喜使人星夜前去取徐庶母不一日取至省操厚待之因謂之曰聞令嗣徐元直乃天下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背反朝正正猶美玉落於污泥之中誠為可惜今煩老母作書喚回許都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有重賞遂命左右捧過文房四寶令徐母作書徐母曰劉備何如人也不便發作書曰沛郡小童雲長稱皇叔全無信義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者也先說玄德並非宗室後說玄居身下士奈已待人仁操素著若世之黃童白曹操此石頑狹操大怒叱武士執徐母出將斬之程昱急止之入諫操曰徐母觸忤丞相者欲求死也丞相欲殺之則招不義之名而成徐母之德徐母既死徐庶必死心助劉備以報讐矣不如留之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劉備亦不盡力也且留得徐母在昱自有計賺徐庶至此以輔丞相昱之為操操然其言遂不殺徐母送於別室養之報徐母者慈於王程昱日往問候詐言曾與徐庶結為兄弟待徐母如親母時常餽送物件必具手啟徐母因亦作手啟答之

合欲其能推急
恐如折之
行徐曲折
祥字愈讀
三國一書
之妙也
一國六回
一國三
讀必貪看
者必貪看
乃明過三
十五回高
不現孔明
心癢難熬
出伏龍說
字伏龍說
便道不名
愈令姓名
此卷徐庶
既去徐庶
再回徐庶
出來徐庶
者孔明說
欲相與庶
德相與庶
氣相與庶
往見徐庶
又見徐庶
合寫徐庶
將上如遠

程昱賺得徐母筆跡乃傲其子體詐修家書一封甚矣婦人識字之為累也為之一嘆差一心腹人持書運奔新野縣來尋問單福行幕軍士引見徐庶庶知母有家書至急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附達書長在曹操處得一紙還相一封庶拆封視之書曰

近汝弟康盡舉目無親正悲慘間不期曹丞相賺至許昌言汝肯死下我於線綫賴程昱等救免若得汝來降能免我死如書到日可念幼勞之恩豈夜前來以全孝道然後徐圖歸耕故園妙在此句不教他事曹操宛似其母聲口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而望救援更不多囑

徐庶覽畢淚如泉湧持書來見玄德曰某本潁州徐庶字元直為因逃難更名單福直至將去方說出真名向本不露真前聞劉景升招賢納士持往見之及與論事方知是無用之人故作書別之竟夜至司馬水鏡莊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主因說劉豫州在此何不事之又此句話玄德不曾庶故作狂歌於市以動使君幸蒙不棄即賜重用爭奈老母今被曹操奸計賺至許昌囚禁將欲加害老母手書來喚庶不容不去非不欲効犬馬之勞以報使君奈慈親被執不得盡力今當告歸會圖後會油油熱孝子之言此純玄德便拜謝欲行玄德曰已再聚一宵來日踐行徐乾密謂玄德

曰元直天下奇才久在新野盡知我軍中虛實若君使歸當操必然重用我其危矣主公宜當留之切勿放去操見元直不去必斬其母元直知母死必為母報讐乃攻曹操也此計妙也非玄德曰不可使人殺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絕其子母之道不義也五雷死不為不仁不義之事玄德曰不可使人殺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

庶飲酒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不能下咽矣玄德曰備聞公將去如失左右手雖龍肝鳳髓亦不甘味龍鳳二字庶曰下二人相對而坐以待日諸將已於郭外安排筵席候行玄德與徐庶並馬出城至長亭上馬相辭送別光

庶曰玄德舉杯請徐庶曰備分淺緣薄不能與先生相聚望先生善事新主以成功名還將舊來意捧取眼庶泣曰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為老母故也縱使曹操相追庶亦終身不設一計是血性語其急歸見

庶曰某所以與使君共圖王霸之業者恃此方寸耳今烈烈大夫玄德曰先生既去劉備亦將遠遁山林矣此向方道庶曰某所以與使君共圖王霸之業者恃此方寸耳今以老母之故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於事實情使君宜別求高賢輔佐共圖大業何便灰心如此庶曰某所以與使君共圖王霸之業者恃此方寸耳今

龍文此世以妙人
妙文此世以妙人
此處不須用
伏殺敵不須
能殺敵不須
一城已破
文有孔見
妙算神機
試其端緒
引名如端
各卷之便
一各卷之便
也副卷之便

其統亦具
應統亦具
雙龍伏單
龍龍伏單
龍龍伏單
龍龍伏單
龍龍伏單
龍龍伏單
龍龍伏單
龍龍伏單

德曰天下高賢恐無出先生右者此句直通庶曰善事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標青史切勿效庶之無始終也哀痛之詞諸將無不傷感庶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程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庶就此告別此時還只辭速庶就上馬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天各一方未知相會却在何日說罷淚如雨下依依不捨極痛庶亦涕泣而別玄德立馬於亭畔看徐庶乘馬與從者匆匆而去如叙而去極

在何日說罷淚如雨下依依不捨極痛庶亦涕泣而別玄德立馬於亭畔看徐庶乘馬與從者匆匆而去如叙而去極庶欲盡我此處樹木眾問何故玄德曰因阻吾弟徐元直之目也西廂曲云青山隔送行疎林不望望開忽見徐庶拍馬而回玄德曰元直復回莫非無去意乎此元直必無之事遂欣然拍馬向前迎問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勒馬謂

玄德曰某因心緒如麻忘却一語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此時方說出一句要緊却又不言其地玄德曰敢煩元直為備請來相見此語正與後文三顧草廬之事反映庶曰此人不可屈使君可親往求之若得此人無異周得呂望漢得張良也不言其人玄德曰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玄德亦不問其庶曰以某比之

學猶為馬並麒麟寒鴉配鳳耳此人每嘗自比管仲樂毅以吾觀之管樂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蓋天下一人也還只贊其人玄德喜曰願聞此人姓名玄德至此庶曰此人乃瑯琊陽都人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至此私

明姓名訂徐之極乃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其父名珪字子貢為泰山郡丞叙諸葛之近世本早卒亮從其叔玄與

荆州景升有舊因往依之遂家於襄陽後卒亮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叙其家嘗好為梁父吟補叙其生平所居之

地有一岡名臥龍岡補叙其別號因自號為臥龍先生南陽與卧龍岡姓名與別號亦部分作兩次叙出妙甚此人乃絕代

奇才使君急宜枉駕見之若此人肯相輔佐何愁天下不足乎玄德曰昔水鏡先生曾為備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小

安天下今所云莫非即伏龍鳳雛乎因卧龍二字憶起伏龍又庶曰鳳雛乃襄陽龐統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庶曰鳳雛乃襄陽龐統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庶曰言備幾有眼如盲也後人有續徐庶走馬薦諸葛詩曰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玄德策馬而去玄德聞徐庶之語方悟司馬德操之語似醉方醒如夢初覺引眾將回至新野使

三國志演義

卷六

第三十七回

十

玄德曰此莫非孔明石不獨立德是孔明則諱者至此亦疑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來如其玄德大喜請
 入後堂高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日因軍務倥傯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私徽曰聞徐元直在此特來一會
 不走來薦孔明却是來尋徐庶妙在極間玄德曰近因曹操因其母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昌去矣只答還他尋徐庶尚不提
 操之計也吾素聞徐母最賢雖為操所囚必不肯馳書召其子此書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尚在今若去母必死矣
 水鏡之明於顯人與徐母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徐母高義必羞見其子也諱問心者顯秀顯者清不虛之極
 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此處方是正文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讚妙在極間極冷玄
 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孔明與北陵崔州平潁州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為密友又於徐庶之外
 叙出三人前者一人姓名不肖道今則連篇說出奇妙此四人務於精純唯孔明獨觀其大畧大畧之中嘗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
 至刺史郡守眾問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蓋常有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此是徐庶語玄德曰何潁州
 之多賢乎徽曰昔有殷墟善觀天文嘗謂羣星聚於輔分其地必多賢士玄德所求水鏡所屬正一賢耳乃舍一賢而
 此間時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樂毅乃春秋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過將孔明一獎
 以吾觀之不當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極似順雲雲長問那二人徽曰可比與周八百年之姜子牙莊漢四百
 年之張子房也眾皆愕然徽下階相辭欲行玄德留之不住徽出門仰天大笑曰卧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
 伏言龍飄然而去寫水鏡如聞畫野鶴忽然玄德嘆曰真隱居賢士也次日玄德同關張并從人等來隆中遠望山岬
 數人荷鋤耕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勝負定省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有隱居高卧眠不足好歌
 玄德聞歌勸高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卧龍先生所作也未聞其狀玄德曰卧龍先生住在何處農夫曰
 在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卧龍岡也岡前疎林內茅廬中即諸葛先生高卧之地玄德謝之策馬前行不數里遙望卧
 龍岡果深清景異常未見其人後人有古風一篇單道卧龍居處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高岡屈曲壓重根流水潺湲飛石壑碧若困龍石上蟠形如單鳳於松裏柴門半
 掩閉茅廬中有高人卧不起脩竹交加列翠屏四時雜落野花馨牀頭堆積資黃卷座上往來無白丁叩倉狼時臥

唐以帝陽分一徐觀天相一唯劉魯曹之德送不之之之屬乎人子以也曹品真參或或其與孔且
 人泣以關手段底玄湖去詐起備操而則之不得而之而公操日之全德祖叔及明
 送勝仁職賜長作德一親徐曹操之而竟於若阻陽繼於問同而心恩其固密第不
 別請立並斷亭別與何書誠德誠欲且送徐立後之阻繼於問同而心恩其固密第不

母之書後以此不
 庶此以母
 得也為庶
 差也明鏡
 孔之明又
 元之明又
 不之明又
 唯恐失人
 德唯失人
 唯恐失人
 唯恐失人

極之也極之也
 極之也極之也
 極之也極之也
 極之也極之也

之明又極之也
 之明又極之也
 之明又極之也
 之明又極之也

立德曰此亦隱者之言也三人回至新野過數日玄德使人探聽孔明回報曰卧龍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奇使人喚來便了玄德曰汝豈不聞孟子云欲見賢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孔明當世大賢豈可召乎玄德曰能比管仲子牙上馬再往訪孔明關張亦乘馬相隨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形雲密布行無數里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妝母龍問雪景張飛曰天寒地凍高不用兵正與前寒不可用兵一語相反而相宜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玄德曰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如弟輩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且不懼豈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隨同去將近茅廬忽聞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此何玄德立馬聽之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吏辭荆榛後車遂與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白魚入舟涉漆水牧野一戰血流杳鷹揚偉烈冠武臣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亡錫降準公高談王霸驚人耳報洗延坐叙英風東下齊城七十二天下無人能繼踪兩人非際聖天子至今誰復識英雄

歌罷又有一人擊棹而歌此又其歌曰

五皇提劍清寰海創業垂基四百載桓靈季業火德衰奸臣賊子調鼎鼎青蛇飛下御座旁又見妖虹降玉堂

此處看盜四方如蟻聚奸雄百輩皆鷹揚吾儕長嘯空拍手閑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千古名不板

二人歌罷拊掌大笑玄德曰卧龍其在此間乎玄德曰必有一卧龍

遂下馬入店見二人憑案對飲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

劉備也欲訪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長鬚者曰吾等非卧龍皆卧龍之友也玄德曰某乃

位是汝南孟公威玄德喜曰備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隨行馬匹在此政請二公同往卧龍莊上一談廣元曰吾

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知治國安民之事不勞下問明公請自上馬尋訪卧龍

來到莊前下馬扣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莊否童子曰現在堂上讀書

至中門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此二語想玄德正看間忽聞吟咏之聲乃立於門側窺之

鳳翔翔於千仞兮非梧不棲其人為龍而聽其歌則又以鳳自比士伏處於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躬耕於龍畝兮吾憂吾盧聊寄傲於琴書兮以待天時

玄德待其歌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稱薦敬至仙莊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瞻道貌實為萬幸此時玄德意中以為既遇孔明即少年慌忙答禮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買家兒否妙在又不是孔明

玄德驚訝曰先生又非臥龍耶少年曰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愚兄弟三人長兄諸葛瑾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為幕賓孔明乃一家兄玄德曰臥龍今在在否均曰昨為荊州平相約出外閑遊去矣第二番又不過方欲進石玄德曰何處聞遊均曰或駕小舟遊於江湖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下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抄出極高玄德曰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過大賢均曰小生獻茶張飛曰那先生既不在請哥哥上馬我知翼德此時玄德曰我既到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因問諸葛均曰聞令兄臥龍先生熟諳韜畧日看

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又答得極張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回又借翼德無厭玄德叱止之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谷日却來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數日之後備當再至願情紙筆作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

懇懇之意第一次通名第二次致均遂進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筆拂展雲箋寫書曰備久慕高賢兩次晉謁不遇空回惆悵何似竊念備漢朝苗裔溫叨名爵伏觀朝廷陵替網紀崩摧羣雄亂國惡黨欺君備心膽俱裂雖有匡濟之誠實之經綸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義慨然展呂望之大才蒞于房之鴻畧稱呂望于房正與司馬微

言相應徐元直所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達再登齋戒齋沐持拜尊顏面傾鄙陋統希鑒原

玄德寫罷遞與諸葛均收了拜辭出門均送出玄德再三懇激致意而別第一次囑其童第二次囑其方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此孔明玄德視之見小橋之西一人煖帽遮頭孤裘披體騎着一驢後隨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酒踏雪而來此孔明過小橋口吟詩一首又寫得極詩曰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疑是玉龍關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堂上之歌有

鳳雪中之歌

三國志演義 卷六 第三十七回

十二

不若對空分走

德不若對空分走

德不若對空分走

未計其議 三國志演義 卷六 第三十八回 第十

報與孔明迎門相揖則三人來到莊前叩門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專來拜見先生童子曰今日不成其高卧龍先生矣

先生雖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晝寢未醒惟其為卧龍故不妨晝寢今有睡漢不能學孔明既如此且休通報

吩咐闖張二人只在門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階下西廂之伴並無階是未

見其人而候之半响先生未醒關張在外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謂雲長曰這先生如何傲慢

見我哥哥侍立階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先生一生最善火攻其德乃欲以此雲

長再三勸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皇堂上時見先生翻身將起忽又朝裏邊睡着先生在此時童子欲報玄德曰

且勿驚動又立了一個時辰孔明纔醒吟詩曰起且自吟詩

大夢誰先覺 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窗外日遲遲或問先生何所夢子曰仲尼之夢

孔明吟罷觀身問童子曰有俗客來否妙在童子不即通報待先生先問客曰俗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候多時孔

明乃起身曰何不早報向容更候容大難為人能來此地者其容亦不俗矣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候多時孔

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畫出一孔明神玄德下拜曰漢室末胄承郡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貫耳

昨兩次晉謁不得一見已書職名於文几未審得入覽否孔明曰南陽野人疎懶成性兩次將軍枉臨不勝愧赧作見

情用玄德開談孔明回答一連其來二人叙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憂民愛

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疏有悞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設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教誨茶罷

却用孔明開談玄德回答一連其來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談天下事二公謬舉兵將軍奈

才短一編贊大名其語尚連第二段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談天下事二公謬舉兵將軍奈

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經世奇才豈可空踞於林泉之下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為念開備愚管而賜教

第三段是孔明再三推辭玄德再三請教其語漸近孔明笑曰願聞將軍之志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

於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就唯先生開其愚而裕其德實為萬幸第四段是孔明問志玄德言儘方是深談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

豪傑並起曹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唯天命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

與爭鋒先說曹操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也不可取次說諸葛亮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

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豈有意乎此言則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

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暗弱，民殷國富，而不知行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此言益州可取，將軍即帝室之胄，信義著於

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取則結之，而終當伐之

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以為將軍謀者也。唯將軍圖之言罷，命童子取出一畫軸，挂於中堂，指謂玄德曰：

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正不知先生幾時覓下此一軸畫，將軍欲成帝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

可得人和，和分得奇人，先取荆州為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既曰成鼎足，又曰圖中原，

原以盡人事，畫已盡於此。孔明玄德聞言，避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如撥雲霧而睹青天。但荆州劉表益州劉璋，益成鼎足，是順天時，圖中

室宗親備安及奪之，此明賜教之後，又作一折。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軍。玄德聞

言，頓首拜謝。玄德謝教，乃作一收。只這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真真舌舌之人不及也。後人有詩讚曰：

豫州當日嘆孤窮，何幸南陽有卧龙。欲識他年分鼎足，先生笑指畫圖中。

玄德拜請孔明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不棄鄙淺，出山相助，備當拱聽明誨。孔明曰：亮久樂耕鋤，懶於應世，不能奉

命。此孔明於決策之後，忽作一折。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蒼生何？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溼。孔明見其意誠，乃曰：將軍既不

相棄，願效犬馬之勞。而許諾又作一折。玄德大喜，遂命關張、拜獻金帛禮物，亮固辭不受。孔明不肯受，又作一折。玄德曰：此

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此因玄德又怒而孔於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伏龍鳳雛一夜睡不

同，定然睡着矣。又與前次月，諸葛均回。孔明囑咐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於此，勿得荒蕪。田畝待吾

功成之日，即當歸隱。方出山便思退步，人後人詩曰：身未升騰思退步，功成應憶去時言。只因先主丁甫後，星落秋風五丈原。

又有古風一篇曰：高皇手挽三尺雪，芒碭白蛇夜流血。平秦滅楚入咸陽，二百年前幾斷絕。太哉光武興浴陽，傳至桓靈又崩裂。獻帝

遷都幸許昌，紛紛四海生豪傑。曹操專權得天時，江東孫氏開鴻業。孤窮玄德走天下，獨居新野愁民厄。南陽臥龍

有本志，腹內雄兵分正奇。只因除庶臨行語，才蘊三顧心相知。先生爾時年三九，亮出山時年二十七。歲收拾琴書離隴畝，先取

文之說又歸霄待不既又後數待辭曲諸請德山卻雖一後決劉不聚孔入之個坐待其又曲於口譚再玄
之曲見一新然留印受一肯致玄聘却則然涕直為不為曲教一語玄德則
曲折以曲野後宿一且却及則然怒固一許以出空明又始而復之而
折也後此則同一直却及則然怒固一許以出空明又始而復之而

至折此武突雖不曲
足孔明既之
曹孫不鮮可云
與曰中故原
可圖不蓋立
何誠不益特
雖知天兩
必以盡明大
義於天不
耳且其言
應三分鼎
足言功成
歸者成
也必應者
不其三顧
之恩其不
必應者不
託孤之重
於前已算
理制宜而
後變通不
一何如定
豈有印書
豈有印書
豈有印書
或曰孔明

荆州後取川大展經綸補太子縱橫舌上鼓風雷談笑胸中煥星斗龍驤虎視安乾坤萬幸秋名不朽

玄德等三列了諸葛均與孔明同歸新野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泉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之事孔明曰曹操

於冀作之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及江南之意可密令人過江探聽虛實玄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此乃過枝接葉處

卻說孫權自孫策死後據住江東承父兄基業廣納寒士開賓館於吳會命顧雍張紘延接四方賓客此乃過枝接葉處

連年以來你我相廝時有會稽關澤字德潤彭城嚴峻字曼才沛縣薛綜字敬文汝南程秉字德樞吳郡朱桓字休穆

陸績字公紀吳人張溫字惠恕洛陽張溫此張溫則吳郡張溫乃及會稽凌統字公績烏程吳寧字孔休此數人皆至

江東孫權敬禮甚厚又得良將數人乃汝漢呂蒙字子明吳郡陸遜字伯言瑯琊徐盛字文德東郡潘璋字文璋廬江

丁奉字承淵文武諸人共相輔佐因此江東稱得人之盛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遣使往江東命孫權遣子入朝隨駕

表術欲使呂布質女曹操權猶未決吳太夫人命周瑜張昭等面議張昭曰操欲令我遣子入朝是牽制諸侯之法也

然若不令去恐其興兵下江東勢必危矣既知遣質之為牽制而又憂不周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

糧足將士用命有何逼迫而欲送質於人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連和被有命名不得不在如此則見制於人也不如勿

遣徐觀其變別以良策禦之孔明為玄德畫策只說語法疑周吳夫人曰公瑾之言是也權遂從其言謝使者不遣子

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但值北方未嘗無暇南征再按敘東吳建安八年十一月孫權引兵伐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

軍敗績權部將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黃祖部將甘肅一箭射死凌操子凌統時年方十五歲奮力往奪父屍而

歸前徐家承父屍相投權見風色不利收軍還東吳卻說孫權弟孫翊為丹陽太守翊性剛好酒醉後常鞭撻士卒

前則有朱憲魏續之報呂布後則丹陽督將矯覽都丞戴員二人常有殺翊之心乃與翊從人邊洪結為心腹共謀殺

有范疆張連之刺飛箭皆為此也

翊時諸將縣令皆集丹陽翊設宴相待翊妻徐氏美而慧極善下易美夫人生起謀則有之矣是日卜一卦其象大凶勸

翊勿出會客翊不從不信卜即是弄虛不信疑夫人心恰是蠢處遂與眾大會至晚席罷邊洪帶刀跟出門外即抽

刀砍死孫翊嬌覽戴員乃歸罪邊洪斬之於市罪成將正復相同二人乘勢擁翊家資侍妾嬌覽見徐氏美貌乃謂

之曰吾為汝夫報仇汝當從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死未幾不忍便相殺可俟至晦日設祭除服然後成親未幾從人

不死權覽殺之徐氏乃密召孫翊心腹舊將孫高傳襲入府泣告曰對翊不泣對孫權先夫在日當言二公忠義表為婦

其遊將權不夾捨事觀敬後出正為不其明曹取劉討計立於如於故孫不之不不可室日秋人然地取不
閣本說為冷一當叙即乃孔試請草殺孔得優之操西璋前於德劉受孫專取地無二子乃其而將二勸曹立
文也東孔邊為東新忽之而方之明病此也規孔於異於也失此州何有為德劉曰不宗反欲劉空之徒
字且吳明亦不孫吳野然之而方之明病此也規孔於異於也失此州何有為德劉曰不宗反欲劉空之徒

戴二賊謀殺我夫。指先只八歸罪邊法。將我家資備備盡皆分去。嬌兒又強佔妾身。甚已詐許之。以安其心。二將豈可差人星夜報知吳侯。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雪此仇辱。生死御恩。言畢再拜。孫高傳與皆泣曰。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過今日所以不即死難者。止欲為復仇討耳。徐氏二語即夫人所命。故不効力。於是發遣心腹使者。徑報孫權。至晦日。徐氏先名孫傳二人。伏於密室帷幙之中。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而學徐氏之藏人於帷幙。然後設祭於堂上。祭畢。即除去孝服。沐浴薰香。濃粧艷裹。言笑自若。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而學徐氏之濃粧艷裹。言笑自若。若妾我不知有何仇之欲。真今之真婦。濃粧艷裹。言笑自若。若妾我不知有何仇之欲。是假古。今人不相及。柏舟之詩。黃鸝之咏。其不可復作矣乎。孫高傳聞之。甚喜。至夜。徐氏遣婢安請覽入府。觀先去請設席。當堂飲酒。飲既醉。徐氏乃選覽入密室。覽喜。乘醉而入。徐氏大呼曰。孫傳二將軍何在。二人即從帷幙中。持刀躍出。嬌兒措手不及。被傳舉一刀砍倒在地。孫高再復一刀。登時殺死。不殺之于席間而殺之于密室者。恐負其責。何等員人。府來至堂下。亦被孫傳二將所殺。堂中各自一密室。殺法妙甚。一面使人誅戮二賊家小。及其餘黨。更長徐氏遂重拜孝服。周書曰。王釋見反喪。將驚亂戴負首級。祭於孫翊靈前。此方是真。不一日。孫權自領軍馬。至丹陽。見徐氏已殺嬌兒。戴二賊乃封孫高傳。賜為門將。令守丹陽。取徐氏歸家。養老。江東人無不稱徐氏之德。後人有詩讚曰。

才郎雙全世所無 奸回一旦受催鋤 庸臣從賊忠臣死 不及東吳女丈夫

且說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有戰船七十餘隻。孫權拜周瑜為大都督。總統江東水陸軍馬。為後赤壁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吳太夫人病危。召周瑜張昭二人至。謂曰。我本兵人。幼亡父母。與弟吳景。族居越中。後嫁於孫生。生子長子策。生時。吾夢月入懷。復生次子權。又夢日入懷。日勝於月。為後孫權稱帝伏線。劉禪之母。夢斗既叙。頃叙法各變。卜者曰。夢日月入懷者。其子必貴。不幸策早喪。今將江東基業付權。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矣。又囑權曰。汝事子布。公瑾以師傅之禮。不可怠慢。吾妹嫁我。汝共嫁汝父。則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後。事吾妹如事我。汝妹亦當恩。擇佳婿以嫁之。言訖遂終。孫權哀哭。具喪葬之禮。自不必說。至來年春。孫權南議欲伐黃祖。張昭曰。居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瑜曰。報仇雪恨。何待期年。權猶豫未定。適北平都尉呂蒙入見。告權曰。某把守龍湫水口。忽有黃祖將甘肅米除。某細訊之。甯字興霸。已部臨江人也。須通書。更有氣力。好游俠。嘗招合亡命。縱橫於江湖之中。腰懸銅鈴。人聞鈴聲。

亦有相連
明及有
畫策為
周輸為
權畫為
配孫權
為更聖
氏為有
報文以
之亦相
得亦相
權亦相
將亦相
刑亦相
此亦相
非亦相
然亦相
此亦相
刑亦相
將亦相
權亦相
得亦相
之亦相
報亦相
氏亦相
為亦相
配亦相
權亦相
畫亦相
周亦相
明亦相
亦有相
連亦有相

盡畏避之。向馬賊有响箭响船賊亦有响鈴。大嘗以四川錦作帆幔。時人皆稱為錦帆賊。賊以錦似為名其賊甚多不
 後悔前非。改行從善。引水投劉表。見表不能成事。即欲來投東吳。卻被黃祖留住。在夏口。前東吳破黃祖時。祖得甘肅
 之力。救回夏口。乃待甘肅甚薄。都督蘇飛屢厲於祖。祖曰。甯乃劫江之賊。豈可重用。甯因此懷恨。祖後殺蘇飛知
 其意。乃置酒邀甯到家。謂之曰。吾存心數次。乃主公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吾豈保公。鄂縣長自
 作去就之計。甯因此得過夏口。欲投江東。恐江東恨其殺黃祖。殺操之事。其具言。主公求賢若渴。不記舊恨。况各為
 其主。又何恨焉。甯欣然引眾渡江。來見主公。乞釣首定奪。甘肅一段未歷不向黃祖一處叙
 黃祖必至。遂令呂蒙引甘肅入見。參拜已畢。權曰。與霸霸來此。大獲我心。豈有記恨之理。黃祖不諱甘肅之功孫權不記
 請無懷疑。願教我以破黃祖之策。甯曰。今漢祚日危。曹操終必篡位。南荆之地。操所必爭也。劉表無遠慮。其子又愚劣
 不能承業。傳奉。明公宜早圖之。若邊則操先圖之矣。孔明勸玄德取荆州甘肅亦勸孫權取荆州
 今先宜取黃祖。祖今年老。孫權務於貨利。
 使求更民。人心皆怨。戰具不修。軍無法律。明公若往攻之。其勢必破。既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而圍巴蜀。霸業可定
 也。孔明勸玄德取巴蜀甘肅亦勸玄德取巴蜀
 權曰。此金玉之論也。遂命周瑜為大都督。總水陸軍馬。呂蒙為前部先
 鋒。黃權為副將。權自領大軍十萬。征討黃祖。細作探知。報至江夏。黃祖急聚眾議。令蘇飛為大將。陳就鄧龍
 為先鋒。盡起江夏之兵。與鄧龍。就鄧龍各引一隊。騰艘截住汜口。艘船上各設強弓硬弩。于餘張。將大索繫定。騰艘於
 水面。後文曹操之船用連珠。此處黃祖之東吳兵至。騰艘上鼓响。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面。甘肅謂黃權曰
 事已至此。不得不進。乃選小船百餘隻。每船用精兵五十人。二十人撐船。三十人各披衣甲。手執鋼刀。不避矢石。直至
 騰艘旁邊。砍斷大索。騰艘遂橫。乘風破浪。却做了野波。橫舟為之一笑。甘肅催上騰艘。將鄧龍砍死。陳就乘船而走
 呂蒙見了。跳下小船。自舉檣桿。且入船隊。放火燒船。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到跟前。當胸一刀砍翻。以上馬水比
 及蘇飛引軍於岸上接應。時東吳兵一齊上岸。勢不可當。祖軍大敗。蘇飛落泉而走。正遇東吳大將潘璋。兩馬相交。
 戰不數合。被璋生擒過去。運至船中。來見孫權。以上馬水比
 權命左右以權軍囚之。待活捉黃祖。一併誅戮。催動三軍。不
 分晝夜。攻打夏口。正是口因不用錦帆賊。致令衝開大索船。不知黃祖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三國志演義 卷六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銅鑰錦其
學能重士
尊賢重士
而中爭戰
長徐學其
學徐學其
智謀學其
言笑自若
為笑自若
文九回十
在後除前
顧奇文德
一更求諸
三求諸文
是波在文
作將一立
明者一立
用兵一立
奇文一立
劉琦一立
一不也
國不也
故三不
言不
故三不
故三不

生重耳之事乎。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劉琦觀古書，此却今黃祖新亡，江夏之人守禦公于何不上言。已兵屯守江夏，則可以避禍矣。或又孔明為劉琦畫策，不過琦再拜謝教，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樓。今之求入畫策者，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耳。

孔明辭別，回見玄德，具言其事。玄德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劉表猶未決，謂玄德曰：「江夏重地，固非他人可守。是項公子自往東南之事，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領黃河之德，亦孔明所教也。」表曰：近聞曹操於

鄴都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南征之意，不可不防。劉表正欲防曹操，因玄德說玄德曰：備備已知之。兄勿憂慮，拜辭回

新野，劉表令劉琦領兵三千往江夏鎮守。卻說曹操能三公之職，自以水相兼之，以毛玢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

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曹操自以水相兼之，以毛玢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

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曹操自以水相兼之，以毛玢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

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曹操自以水相兼之，以毛玢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

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曹操自以水相兼之，以毛玢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

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曹操自以水相兼之，以毛玢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

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曹操自以水相兼之，以毛玢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

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曹操自以水相兼之，以毛玢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

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曹操自以水相兼之，以毛玢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

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曹操自以水相兼之，以毛玢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

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曹操自以水相兼之，以毛玢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

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曹操自以水相兼之，以毛玢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

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曹操自以水相兼之，以毛玢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

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曹操自以水相兼之，以毛玢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

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曹操自以水相兼之，以毛玢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李伏為中書掾，孫資為典書掾，孫林為典書掾。

生謀豈不... 欲亮行兵... 聽令着他... 糧草... 封可引五百... 要贏... 等皆出... 長曰... 卻都... 起即回... 派撥... 護着... 開開... 軍馬... 軍馬... 數合... 應交... 三國志演義 卷六 第三十九回

相與玄德曰智賴孔明勇須二弟何可推調關張出玄德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關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主公若... 欲亮行兵云假劍印孔明非取印不能令關張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孔明遂集眾將聽令張飛謂雲長曰且去... 聽令着他如何調度孔明非取印不能令關張孔明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不識地利... 糧草雲長可引一軍往豫山埋伏等彼軍至放過休敵其輪重糧草必在後面但有南面火起可縱兵出擊就焚其... 封可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於博望坡後兩邊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命于禁城取回趙雲今為前部不... 要贏只要輸主公自引一軍為後援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失前段單福定計取樊城在後文始見今敘孔雲長曰我... 等皆出迎敵未審軍師卻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縣城張飛大笑我們都去衝殺你卻在家裏坐真好自在幾文... 長曰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那時卻來問他未遲既聽令之後又為二人去了眾將皆未知孔明語略令雖聽令... 卻都疑惑不定孔明謂玄德曰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米日黃昏敵軍必到主公便棄營而走但見火... 起即回軍掩殺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命孫乾開雅淮備慶喜是席安排功勞簿伺候妙極起妙... 派撥已定玄德亦疑惑不定不唯糜竺不信玄德亦不信卻說夏侯惇與于禁等引兵至博望分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盡... 護着糧車而行報車在後正時當秋月商飈徐起此非開筆正為人馬趨行之開望見前面塵頭忽起惇便將人馬攏... 開開御尊官曰此間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坡後面是懸川口惇令于禁李典押住陣腳親自出馬陣前遙望見... 軍馬來到惇忽然大笑眾將將軍為何而笑惇曰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誇誇誇誇謂吾亮為天人令觀其用兵乃以此等... 軍馬為前部與吾對敵正如驅大羊與虎豹鬥耳此是說兵吾於丞相面前誇口要活捉劉備諸葛亮今必應吾言矣... 數合雲詐敗而走夏侯惇從後追趕雲約走十餘里回馬又戰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諷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 應交戰夏侯惇笑謂韓浩曰此即埋伏之兵也誰如此處伏兵亦是誘敵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乃催車前進玄德趨雲追後

便走。時天色已晚，濃雲密布，天無月色，畫風既起，夜風愈大。先寫月色之無以反激後文火光之明，夏侯惇心願催車，先寫風力之大以正襯後文吹勢之猛，夏侯惇心願催車
 趕殺于禁，李典趕到狹窄處，兩邊便是蘆葦，典謂禁曰：敵者必敗，南陽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倘被火攻，奈何？禁曰：君言是也，吾當往，前為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後軍。前有韓浩之諫，此有于禁之言，文勢又一曲，李典便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人馬走殺，
 那裡攔，當得位於禁，驟馬大叫：前軍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聞見于禁從後趕來，惇便問何故？禁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倘被火攻，奈何？言未已，忽聽背後喊聲震起，望見一派火光，燒着隨後兩邊，蘆葦亦着一霎時四面八方盡皆是火，先寫背後次寫兩邊，然後寫四圍，又值風大，火勢愈猛，方信前寫秋月曹家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趙雲回軍趕救，夏侯惇冒煙突而奔走，且說李典見勢頭不好，急急奔回博望城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大將乃關雲長也，李典縱馬混戰，奮路而走，于禁見糧草車輛都被火燒，便投小路奔逃去了，夏侯惇隨韓浩來救，糧草正遇張飛出前，是下標，此是收着戰不數合，張飛一鎗刺蘭落馬下，韓浩奪路走脫，直到天明，卻纔收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後人有詩：

博望相持用火攻

指揮如意算談中

直須驚破曹公胆

初出茅廬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殘軍，自回許昌，卻說孔明收軍，關張二人相謂曰：孔明真英雄也！唯有前番猇亭，行不數里，見糜竺糜芳引軍簇擁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乃孔明也，關張下馬拜伏於車前，乃有前番稱美，須臾玄德趙雲劉封關平等皆至，收聚眾軍，把所獲糧草車重，分賞將士，班師回新野，新野百姓望塵，道而拜曰：吾屬全生，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
 不寫玄德張孔明卻寫百姓頌孔明，孔明回至縣中，謂玄德曰：夏侯惇雖敗，去曹操必自引大軍來，玄德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敵曹操，正是破敵木，堪息戰馬，避兵又必賴良謀，未知其計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諸葛亮火燒新野

却說玄德聞孔明求拒曹兵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聞劉景升病在危篤，可乘此機會，取彼荊州為安身之處，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但備受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州伏線，玄德曰：吾寧死不忍作負義之事，孔明曰：且再作商議，却說夏侯惇取回許昌，自縛見曹操，伏地請死，操釋之，惇曰：惇曹諸葛亮說計，用火攻破我軍，操曰：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破敵須防火攻？惇曰：李典于禁曾言及此，悔之不及，操乃賞二人，賞是曹操

燒博之江祖慈廣雙現卓前
新首望夏劉劉却如博博慶慶
野殺之火以珣殺失望之火後
一火後開比首殺一火後願

勝人惇曰劉備如此猖獗真腹心之患也不可不急除操曰吾所患者劉備孫權其餘皆不足介意今當乘此時掃平
處因攻劉備說勢帶出孫使傳令起大兵五十萬令曹仁曹洪為第一隊張遼張郃為第二隊夏侯淵夏侯惇為第
江南權為後文志望伏線仍用夏孫如春操自領諸將為第五隊每隊各引兵十萬又令許褚為折衝將軍引兵
三隊于禁李典為第四隊仍用夏孫如春操自領諸將為第五隊每隊各引兵十萬又令許褚為折衝將軍引兵
三千為先鋒後敘法讓幻選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師并記其日大中大夫孔融諫曰劉備劉表皆漢宗
親不可輕伐言孫權虎踞六郡且有長江之險亦不易取以勢言融意重今丞相興此舉義之師恐失天下之望
操怒曰劉備劉表孫權皆逆命之臣豈容不討權操止言劉備孫權遂叱退孔融下今如有再諫者必斬孔融出府仰天
嘆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敗乎至仁獨指劉備而御史大夫都虞祭容聞此言報知郗慮慮當被孔融侮慢心
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每押侮丞相平日中融侮丞相又與權衡相善衡贊融曰仲尼不死融贊
衡曰顏回復生孔融支譽語亦借向者權衡之奪丞相乃融使之也前事一操操大怒遂命廷尉輔捉孔融融有二子
年尚少時方在家對坐奕棋左右急報曰尊君被廷尉執去將斬矣二子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
操之殘暴二子早已着透言本已廷尉又至盡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斬之操之殺孫衡必假手於他人今融孔融號今融屍於東京
兆脂習伏屍而哭操聞之大怒欲殺之前或曰或聞脂習常諫融曰公剛直太過乃取禍之道脂習諫融語却在今
融死而宋哭乃美人也不可殺脂習之哭孔融與王脩操乃止習收融父子屍首皆變後人有詩讚孔融曰

孔融居北海 豪氣貫長虹 坐上客常滿 樽中酒不空

文章驚世俗 談笑侮王公 史筆褒忠直 存官紀大中

曹操既殺孔融傳令五隊軍馬次第起行只留荀彧等守許昌却說荆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立德來托孤立德引關張

至荆州見劉表表曰吾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託孤於賢弟我子無才恐不能承父業我死之後賢弟可自領荆

州陶謙再讓徐州劉表玄德泣拜曰備當竭力以輔賢任安敢有他意乎正說間人報曹操自統大兵至玄德急辭劉

表星夜回新野劉表病中聞此信啜嚥不小商議寫遺囑令立德輔佐長子劉琦為荆州之主劉表臨死不能婦人言

其尚能正 蔡夫人聞之大怒關上內門使蔡瑁張允二人把住外門時劉琦在江夏知父病危來到荆州探病方到外

三國志演義

卷六 第四十四

七

將轉增宜速回蔡瑁此時但阻琦之見文而不劉琦立於門外大哭一場上馬仍回江夏劉表病勢危篤望劉琦不來
至八月戊申日大叫數聲而亡劉琦未敢立劉琦而死後人有詩嘆劉表曰

昔聞袁氏居河朔 又見劉君宿朔陽 總為北晨致家索 可憐不久盡銷亡

劉表既死蔡夫人蔡瑁張允商議假寫遺囑今太子劉琦為荆州之主袁紹之妻立少子是順天之命劉表之妻然

後舉哀發喪時劉琦年方十四歲頗聰明乃聚眾言曰吾父棄世吾兄現在江夏更有叔父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為

主倘兄與叔與兵問罪如何解釋劉琦贊眾官未及對暴官李珪答曰公子之言甚善今可急發喪書曰江夏請大

子為荆州之主就令玄德一同理事此可以敵曹操南可以拒孫權此萬全之策也劉表有如此之臣而平日不能重託之

蔡瑁叱曰汝何人敢亂言以逆主玄德命李珪大罵曰汝內外朋謀假稱遺命辱長立幼眼見荆襄九郡送於蔡氏之

手故主有靈必當殛汝蔡瑁大怒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李珪至死大罵不絕李珪之流汗於是蔡瑁遂立劉琦為主蔡氏

宗族分領荆州之兵今治中鄭義別駕劉先守荆州蔡夫人自與劉琦前赴襄陽駐紮以防劉琦劉備就葬劉表之棺

於襄陽城東漢陽之原竟不赴告劉琦與玄德自死至葬而竟不告婦人作劉琦至襄陽方縱馬忽報曲操引大

軍連望襄陽而來操大驚遂請蒯越蔡瑁等商議東曹掾傅翼進言曰不特曹操兵未為可虞今大公子在江夏玄德

在新野我皆未往報喪若彼興兵問罪荆襄危矣異有一計可使荆襄之民安如泰山又可保全主公名爵不憂曹操

劉琦則其珠曰計將安出翼曰不如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李珪既殺此傳翼珠叱曰是何言也

計可知矣翼曰計將安出翼曰不如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李珪既殺此傳翼珠叱曰是何言也

孤受先君之基業坐尚未穩豈可使棄之他人於表雖賢蒯越曰傅公悌之言是也夫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大勢今曹操

南征北討以朝廷為名主公拒之其名不順且主公新立外患未甯內憂將作荆襄之民聞曹兵至未戰而胆先寒安

能與之敵哉珠曰諸公善言非我不從但以先君之業一旦棄與他人恐貽笑於天下耳傅翼二人志不

昂然而進曰傅公悌蒯翼度之言甚善何不從之眾視之乃山陽高平人姓王名蔡字仲直聲容貌瘦弱身材短小幼

時往見中郎蔡邕蔡邕高朋滿座聞蔡至倒屣迎之賓客皆驚曰蔡中郎何獨敬此小子耶邕曰此子有異才吾不如也

本而諱不子臨景本者一為是初難劉關忙備王州往補敘漢見線多許叔叙又他數一不之荆融曹
有劉尚同於終少景本者一為是初難劉關忙備王州往補敘漢見線多許叔叙又他數一不之荆融曹
諱相一命立則子少景本者一為是初難劉關忙備王州往補敘漢見線多許叔叙又他數一不之荆融曹
則攻也其長有而蓋類無正本家此極平叙判傷定在之一緒與又州野看却却

平忙中

亦初心無... 珠不同... 碑以立... 傳以立... 則以立... 借以立... 也其之... 操其之... 其不... 曹其... 奪其... 則其... 五其... 當其... 之其... 六其... 不其... 軍其... 有非... 此非... 之非... 文非... 制非... 表非... 表非... 表非...

此開當日謂劉琮曰將軍自料比曹公若何琮曰不如也與玄德孔明問答語相似一則商議禁曰曹公兵精將勇足智多謀擒呂布於下郡推袁紹於官渡遂劉備於隴石破馬孫於白登又將曹操前事不意不同禁曰先見教極是頑但曹軍南下荆襄勢難抵敵傅嗣二君之謀乃長策也將軍不可遲疑致生後悔謀圖是如此琮曰先見見教極是頑但曹告母親知道只見蔡夫人從屏後轉出此婦人惡態謂琮曰既是仲宣公悌異度三人所見相同何必告我我不人同此三人之見却怪於是劉琮意決便寫降書令宋忠潛地往曹操軍前投獻宋忠領命直至宛城接着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重賞宋忠吩咐教劉琮出城迎接便着他水為荊州之主假話宋忠拜辭曹操取路回荆襄將欲渡江忽見一枝人馬到來視之乃關雲長也宋忠迴避不及被雲長喚住細問荊州之事忠初時隱諱後被雲長盤問不過只得將前後事情一實告雲長大驚隨投宋忠至新野見玄德備言其事玄德聞之大哭此家劉表而哭非張飛曰事已至此可先斬宋忠隨起兵渡江奪了襄陽殺了蔡氏劉琮然後與曹操交戰快話玄德曰你且緘口我自負斟酌乃此宋忠也你知眾人作事何不早來報我今雖斬汝無益於事可速去宋忠且不敢言思拜謝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正憂悶間忽報公子劉琦差伊籍到來玄德曰伊籍昔日相救之恩降階迎之再三稱謝前文籍曰大公子在江夏蘭父親已故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不來報我竟立劉琦為主公子差人往襄陽探聽回說其情恐使君不知特差某賞衣書呈報并求使君盡起麾下之兵同往襄陽開罪劉琦之求助於曹操不相同玄德看書畢謂伊籍曰機伯口知劉琦信立更不知劉琦已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矣本是伊籍報伊籍信籍大驚曰使君何從知之玄德具言掌獲宋忠之事籍曰若如此使君不如以弔喪為名前赴襄陽誘劉琦出迎就便擒下誅其常類則荊州屬使君矣最大孔明曰機伯之言是也主公可從之玄德垂淚曰吾兄臨危託孤於我今若執其子而奪其地異日死於九泉之下何面目復見我兄乎孔明曰如不行此事今曹兵已至宛城何以拒敵玄德曰不如走樊城以避之幾於此一命正商議間探馬飛報曹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忙吩咐伊籍回江夏聚諸軍馬一面與孔明商議拒敵之計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前者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教他中這套計不說出何計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劉琦城去便差人四面張榜曉諭居民無論老幼男女願從者即於今日官跟我往樊城暫避不可自誤學民同走又差孫乾往河邊調撥船隻於濟百姓差糜竺預送各官家眷到樊城先言百姓後及各官一面聚諸將聽令先教雲長

亦前斯奇舊而前之經次難第難凡與一此之文雅義節兩其豈相稠斯勸如身蔡無或予其殺糾殺而射
綴後矣莫不敵法後遇當在一不用雪二說人風被寔人實非稱銜如國無降曹而文失如人
有用然奇覺人楚仍一敵第次難計斯人其無然而足者名許之孔然
不法其於則依之以看人二而在之言而相行則持動志我稱則互融矣操

奸雄曹操守中原

九月南征到漢川

風伯怒臨新野縣

祝融飛下燭摩天

曹仁引眾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聞說東門無火急急奔出東門軍士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曹仁方纔脫得火厄背後
一聲喊起趙雲引軍趕來混戰前於第三次調撥賊軍各逃其命誰肯回身廝救正奔走間塵芳引一軍至又衝殺一陣
曹仁大敗奪路而走劉封又引一軍截殺一陣孫劉二人前已於第一次出現今於第三次等到四更時分更人馬困乏
軍士大半焦頭爛額奔至白河邊喜得河水不甚深上流頭有反人馬都下河喫水人相喧嚷馬盡嘶鳴卻說雲長在
上流頭用布袋道住流水黃昏時分望見新野火起補贊特一至四更忽聽下流人語馬嘶急急令軍士一齊掣起布袋
水勢滔天望下流衝去曹軍人馬俱溺於水之中死者極多曹仁引眾將望水執優處奪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聽
喊聲起處一軍攔住當先大將乃張飛也大叫曹賊快來納命前於第三次調撥今却於第六次出現曹軍大驚正
是城內纔看紅焰吐水邊又遇黑風來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同火用後卦象水之純者前
火用若火以兼之
論若火以兼之
卦象水之純者前
火用若火以兼之
論若火以兼之

博望之林望
野之木之
火之新
在野
火之新
在野
火之新
在野

白河之水
是黑夜其
州城之白
水灌是河
之愈出愈
愈愈
愈愈
愈愈

劉玄
德携
民渡
江

三國志演義

卷七圖第四十四



趙子
龍單
騎救
主

張翼德
大鬧長
坂橋

劉豫州敗
走漢津口



劉玄德攜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

前孔明教
劉琦是走
去玄德亦
為上計
計然得
於走幾
免之難
故何也
忍之德
之累耳
非不若
以表則
劉不若
非不若
可以走
非不若
百不若
走不若
脫捷而
其走而
于走而
玄德而
孔子而
孔子而
蔡氏而
于不假
于不假
殺于不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截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便與交鋒。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劉封糜芳已到。排船隻等候。遂一齊渡河。盡望樊城而去。孔明教將船筏放火燒毀。水上的船隻却說曹仁收拾殘軍。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催動三軍。漫山塞野。盡至新野下寨。傳令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一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前是八路。劉曄曰。丞相初至襄陽。必須先買民心。令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若我兵徑進。則二縣為齏粉矣。不知先使人招降劉備。劉備不降。亦可見我愛民之心。此句是。若其來降。則荆地之地可不戰而定也。此句是。操從其言。便問誰可為使。劉曄曰。徐庶與劉備至厚。今現在軍中。何不命他一往。操曰。他去不復來。曄曰。他若不來。貽笑於人矣。丞相勿疑。前徐庶離程昱拜其父來令者。相勿疑。前徐庶離程昱拜其父來令者。來降。免罪賜爵。若軍執迷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知公中義。故特使公往。願勿相負。明和備之不降而招之。又明知不慮惠于百姓耳。徐庶受命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使君乃假買民心也。今彼分兵八路。填白河而進。樊城恐不可守。宜速作行計。孔明曰。徐庶之行計已定矣。曹操使庶來招降。使君乃假買民心也。使君。其令老母已去。抱恨終天。身雖在彼。誓不為設一謀。公有卧龍輔佐。何愁大業不成。庶請辭。徐庶亦不辭手。或曰。徐庶孝子也。母雖死。而其墳墓在馬。故不敢離耳。玄德不敢強留。徐庶辭回。見了曹操。言玄德並無降意。操大怒。即日進兵。玄德問計於孔明。孔明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本意存襄陽。孰玄德曰。奈百姓相隨。永久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通告百姓。有願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先使雲長往江岸整頓船隻。令孫乾關雅在城中聲揚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若使此時不告百姓。潛師背道。及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此之謂。即日號泣而行。扶老携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玄德於船上望見。大動曰。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聞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視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行。至襄陽東門。只見城上遍插旌旗。滾滾雲霧。鹿角。玄德勒馬大叫曰。劉琦賢姪。吾欲但救百姓。並無他念。可

是會操之巧此也然操之子張魯不殺之降張魯不殺之降也魯不殺之降也魯不殺之降也

快開門... 劉琦聞玄德至... 懼而不... 蔡瑁張允... 玄德曰... 汝不知天命... 安敢妄言... 威怒罵曰... 曹國之徒... 吾恨不生啖汝肉... 瑁欲殺之... 荆越勸止

臨難仁心存百姓

登舟揮淚動三軍

至今憑吊襄江口

父老猶然憶使君

權漢之役 子龍以三 百人而一 能救玄德 長坂一役 子龍獨一 能騎阿斗 事之不關 公之保也 夫人之過 得無恙乎 龍之保一 夫兩止不 能全又過 事者不或 謂龍馬之 力當將亦 功也非 聞公也 兄也 龍之師主 之忠天也 亦人地也 既失其地 天佑幸也 孫家之助 太史新之 龍不以其 龍不以其

李廷死而王威瑁遂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緬悽操問荆州軍馬錢糧今有多少瑁曰軍馬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給一載既有如此之兵糧而不操曰戰船多少原是個人管領瑁曰大小戰船共七千餘隻原是瑁等二人掌管操遂加瑁為鎮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為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二人大喜拜謝操又曰劉景升既死其子降順吾當表奏天子使承為荆州之主連許兩番誰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蔡瑁張允乃諂佞之徒主公何遂加以如此顯爵更教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不識人止因吾所領北地之眾不習水戰故且權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後別有理會操許保奏將軍永鎮荆襄瑁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齎捧印授兵符親自渡江拜迎曹操操大喜即引隨征將軍進屯襄陽城外蔡瑁張允令襄陽百姓焚香拜接曹操俱用好言撫諭百姓焚香是沒奈何入城至府中坐定即召蒯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荆州喜得異地也遂封蒯越為江陵太守樊城侯傅異王粲等皆為關內侯二人前降操正而以劉琮為青州刺史便教起程操再三推辭曹操不准琮口得與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口有故將王威相隨其都教你隨朝為官免在荆襄被人圍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琮口得與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口有故將王威相隨其餘官員俱送至江口而回劉琮此時行旅之操喚于禁囑咐曰你可引輕騎追劉琮母子殺之以絕後患惡極然亦于禁得令領眾趕上大喝曰我奉丞相令教來殺汝母子可早納下首級蔡夫人抱劉琮而大哭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欲殺之語豈可得哉雖然呂布之妻嚴氏表給之妻劉氏皆被曹操取至許都則蔡夫人之見殺猶為死得乾淨也于禁喝令軍士下手王威忿怒奮力相鬥竟被眾軍所殺死節者惟王威一人軍士殺死劉琮及蔡夫人于禁回報曹操操重賞于禁便使人往隆中搜尋孔明翼小却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已令人搬運至三江內隱避矣徐庶之母被執而孔明之家告然操深恨之襄陽既定荀攸進言曰江陵乃荆襄重地錢糧極廣劉備若據此地急難動搖操曰孤宣忘之哉隨命于襄陽諸將中選一員引軍開道諸將中獨不見文聘操使人尋問方纔來見操曰汝來何遲對曰為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全境土心實悲慚無顏早見耳言託款獻流涕與表給之各操曰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爵關內侯便教引軍開道擇馬報說劉備帶領百姓日行止十餘里計程口有三百餘里一行遇操教各部下精選五卒鐵騎星夜前進限一日夜趕上劉備糧兵雖銳而亦疲矣將二大軍陸續隨後而進却說玄德引十數萬百姓三千餘軍馬一程程揆着往江陵進發越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人再

三國志演義

卷七

第四十一回

難而疑其
違則其
契則一
于平日
大妙文字
逆處翻
有慶芳
吉則玄
之識不
亦不顯
國教事
法用逆
以絕勝
書有伏
之妙玄
之取長
魏延尚
數卷而
外早有一
魏延忽
而末忽
于初無
無益于
陽而後
預用真
事奇以
死氏夫
糜氏以
死全夫
皆賢妻

點一句為
後文伏線
公親至事
糜芳同行
陽袖占一
處處以重
便教就此
上馬引本
救玄德望
張飛保着
糜芳簡雍
皆不知存
出極口言
飛曰他今
之語糜芳
了豈不見
聽引二十
聘冲起塵
自四更時
人向斗託
北之故
而走者不
糜芳簡雍
皆不知存
出極口言
飛曰他今
之語糜芳
了豈不見
聽引二十
聘冲起塵
自四更時
人向斗託
北之故
而走者不

吾當生致之送命飛馬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趙雲得脫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
曹操要捉生趙雲却這一場殺趙雲懷抱後主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旗三條前後鎗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
五十餘員總叙一旬首後人有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

當陽誰敢與爭鋒

古來衝陣扶危主

只有常山趙子龍

趙雲當下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血滿征袍正行間山坡又撞出兩枝軍乃夏侯惇部將鍾緒鍾紳兄弟二人一個使大斧一個使畫戟大罵趙雲快下馬受縛上已作一收不是纔離虎穴逃生去又遇龍潭鼓浪來畢竟子龍怎地脫身
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坡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却說鍾緒鍾紳二人攔住趙雲廝殺趙雲挺槍便利鍾緒當先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被雲一鎗刺死馬下
奪路便走背後鍾紳持戟射來馬尾相啣那枝戟口在趙雲後心內弄影雲撥轉馬頭恰好兩胸相拍雲左手持鎗
隔過畫戟右手拔出青鋼劍砍去帶盔連腦砍去一半紳落馬而死既寫趙雲又寫鍾紳趙雲既斬曹營名將餘
眾奔散趙雲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口聞後面喊聲大震原來文聘引軍趕來趙雲到得橋邊人困馬乏又有追軍至令
讀者着急此處寫趙雲人困見張飛挺矛立為于橋上雲大呼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當之
馬之愈見其通關威勇堂堂來今反得為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見玄德與眾人憩於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幾不得見而復見其
子龍之援妙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見玄德與眾人憩於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幾不得見而復見其
前其相失地罵雲喘息而言曰此處寫趙雲喘息愈急趙雲之罪萬死猶輕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雲只
得推土墻掩之懷抱公子身突重圍相主六六洪福幸而得脫適來公子尚在懷中啼哭此一會不見動靜想是不能保
此地又作疑人之遂解視之原來阿斗正睡着未醒睡者木醒耳是雲喜曰幸得公子無恙雙手遞與玄德玄德接
過柳之於地曰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表約構幻子而拒田豐之諫玄德勸勿去趙雲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趙雲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
曰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後人有詩曰

曹操軍中飛虎出

趙雲懷內小龍眠

無由撫慰忠臣意

故把親兒擲馬前

却說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坂橋只見張飛倒豎虎鬚圓睜環眼手綽蛇矛立為橋上此處又明眼中心寫一張飛
又見

橋東樹林之後，頭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馬，不敢近前。可如擊樹枝子，馬尾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
 遼、張郃、許褚等都至。見飛怒目橫矛，立馬于橋上。又描一句在諸將間的是妙計。葛亮之計，都不敢近前。正與張飛又
 孔住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急上馬從陣後來。張飛圓睜球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旌旗，
 旗來到，料得是曹操，心疑親自來看。前在諸將眼中寫張飛此飛，乃屬敵大喝曰：「半日不喝，此我乃燕人張翼德也。誰
 敢與我決一戰？」二我字聲如巨雷。曹軍聞之，盡皆股栗，讀之猶覺其聲如在敵上。曹操急令去其傘蓋，了曹操拿蓋。
 回顧左右曰：「吾向曾聞雲長言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忽將白馬解圍時語，今日相逢，不可輕敵。」
 言未已，張飛睜目又喝曰：「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來決死戰？」其聲如雷。張飛如此氣概，頗有退心。又在曹操飛望
 見曹操後軍陣脚移動，第二喝又喝退，挺矛又喝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却是何故？」一聲一喝，聲未絕，曹操身邊夏
 候傑、驚得肝胆碎裂，倒撞於馬下。第三喝直喝死。操便回馬而走。於是諸軍將中一盡望西奔逃。正是黃口孺子，怎聞
 霹靂之聲，病體樵夫，難脫虎豹之吼。一時棄鎗落盔者，不計其數，人如潮湧，馬似山崩，自相踐踏。前回寫趙雲飛戰有
 飛不戰有不戰之威，後人有詩讚曰：「兩樣文章一樣出色。」

長坂坡頭殺氣生

橫鎗立馬眼圓睜

一聲好似轟雷震

喝退曹家百萬兵

却說曹操懼張飛之威，回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披髮奔逃。與張飛結誓河間，張遼許褚趕上，拉退轡環，曹操倉皇失
 措，猶疑賊翼。張遼曰：「丞相休驚，料飛一人何足深懼。今急回軍救去，劉備可擒也。」曹操方纔神色稍定。前寫趙雲喘息
 餘勇此寫曹操神色。乃令張遼許褚再至長坂橋探聽消息。且說張飛見曹兵一擁而退，不敢追趕，速喚回原隨二十
 餘人，定是罵張飛。餘人今將橋梁折斷矣。然後回馬來見玄德，具言斷橋一事。玄德曰：「吾弟勇則勇矣，惜失於計較，飛
 騎摘去馬尾樹枝，甚不合折斷橋梁，彼必追至矣。」妙在不飛。他被我一喝，倒退數里，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
 問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謀，女不合折斷橋梁，彼必追至矣。」妙在不飛。他被我一喝，倒退數里，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
 斷橋，彼必有埋伏，不敢進兵，今折斷了橋，彼料我無軍而怯，必來追趕。彼有百萬之眾，雖涉江漢，可填而過。豈懼一橋
 之斷耶？」方說明緣故。馬尾樹枝是翼德乃處折於是即刻起身，從小路斜投漢津，望沔陽路而走。却說曹操使張遼
 許褚探長坂橋消息，回報曰：「張飛已折斷橋梁而去矣。」操曰：「彼斷橋而去，乃心怯者也。」曹操料張飛玄德遂傳令差一
 萬軍，速搭三座浮橋。今夜就要過。李典曰：「此恐是諸葛亮之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之夫，豈有詐謀。」學典之

福禪之智 孔明曹操之遂傳下號令火速進兵却說玄德行近漢津忽見後面塵頭大起鼓聲連天喊殺震地玄德曰前有大

孔明曹操之遂傳下號令火速進兵却說玄德行近漢津忽見後面塵頭大起鼓聲連天喊殺震地玄德曰前有大
信具信張飛之虎相似急令趙雲准備抵敵曹操下令軍中曰今劉備釜中之魚甯中之虎若不就此時擒捉
後有大兵如之奈何幾與趙雲趙雲曰急令趙雲准備抵敵曹操下令軍中曰今劉備釜中之魚甯中之虎若不就此時擒捉
如欲魚入海縱虎歸山矣眾將可努力向前眾將領命一個個奮威追趕有此一逼更忽山坡後鼓聲響處一隊軍馬
飛出大叫曰我在此等候多時了處是當頭那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借得軍馬
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此路截出補出正妙在英如其來曹操一見雲長即勒住馬回顧眾將曰又中諸
葛亮之計也與手與之傳令大軍速退雲長追趕十數里即回軍保護玄德奔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雲長請玄德并
甘夫人阿斗至船上坐定雲長問曰二嫂嫂如何不見玄德訴說當陽之事教得不漏雲長嘆曰昔日獵于許田時若從
吾意可無今日之患第二十四回中事忽玄德曰我於此事亦投風忌器耳又正說之間忽然江南岸戰鼓大鳴舟
船如蟻順風揚帆而來此作驚玄德大驚者至此亦為吃驚驚船來至近只見一人白袍銀鎧立於船頭上大呼曰叔父
別來無恙小姪得罪玄德視之乃劉琦也其人欲得變化琦過船泣拜曰聞叔父困于曹操小姪特來接應玄德大喜
遂合兵一處放舟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忽西南上戰船一字兒擺開乘風響哨而至又作驚人之筆令劉琦驚曰江
夏之兵小姪已盡起至此兵今有戰船攔路非曹操之軍即江東之軍也如之奈何不但疑是曹軍且又疑是吳軍此
反照玄玄德出船頭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在船頭上乃孔明也背後立著孫乾只相見劉琦孔明三人分作三
德慌請過船問其何故却在此孔明曰亮自至江夏先令雲長于漢津登陸地而接我料曹操必來追趕主公必不從
江夏來必料取漢津矣故特請字先來接應我竟往夏口盡起軍馬前來相助孔明一邊事即借孔明
為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可以久守請主公且到夏口屯住公子自回江夏整頓船隻收拾
軍器為犄角之勢可以抵當曹操若共歸江夏則勢反孤矣特約劉琦接應却又劉琦曰軍師之言甚善但愚意欲請
叔父暫至江夏整頓軍馬停當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亦是遂留下雲長引五千軍守夏口玄德孔明劉琦
共投江夏既欲往夏口却又重却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軍截出疑有伏兵不敢來追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奪了江
陵便星夜提兵赴江夏來到江夏夏口之極荆州治中鄧芝別駕劉先已備知襄陽之事料不能抵敵曹操遂引荆州軍民出郭投降
本是在德欲取江夏却又曹操入城安民已定釋韓高之囚加為大鴻臚韓高之囚在二十二其餘眾官各有封賞曹
操操取江夏變化之極

三國志演義

卷七

第四十二回

操與眾將議曰今劉備已投江夏恐結連東吳是滋蔓也早遣東吳一詞當用何計破之荀攸曰我今大振兵威遣使馳檄江東請孫權會獵於江陵共擒劉備分荆州之地永結盟好孫權必驚疑而來降則吾事濟矣此乎左車所謂先操從其計一面發檄遣使赴東吳一面計點馬步水軍共八十三萬詐稱一百萬水陸並進船騎俱行沿江而來西連荆

已降今又星夜兼道取江陵乃集眾謀士商議禦守之策魯肅曰荆州與國隣接江山險固士民殷富吾欲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劉備新敗肅請奉命往江夏弔喪因說劉備使撫劉表眾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備右喜而從命則大事可成矣權喜從其言即遣魯肅齎禮往江夏弔喪却說玄德至江夏與孔明劉琦共議良策孔明曰曹操勢大急難抵敵不如往投東吳孫權以為應援正偏魯肅一變要來知又罵孔明使南北相持吾等於中取利有何不可

妙真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必有美謀安肯相容耶孔明笑曰引百萬之眾虎距江漢江東安得不使人來探聽虛實若有人到此亮借一帆風直至江東凭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并若南軍勝共誅曹操以取荆州之地賊均若北軍勝則我乘勝以取江南可也此句玄德曰此論甚高但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說間人報江東孫權差魯肅來弔喪船已停岸孔明笑曰大事濟矣

魯肅曰劉琦曰往日孫策亡時襄陽曹遣人弔喪否問得筋節死在二十九回中琦曰江東與我有殺父之仇安得道慶弔之禮孫聖之死在第七回孔明曰然則魯肅此來非為弔喪乃來探聽軍情也

以仇家而忽來通禮是猜測不遂謂玄德曰魯肅至若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道說可問諸葛亮此令魯肅之云門角計會已定使人迎接魯肅肅入城弔喪收過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

劉琦正來非為觀禮舉舉入後堂飲酒肅曰久聞皇叔大名無緣拜會今幸得見寔為欣慰近聞皇叔與曹操會戰必知彼虛實敢問操軍約有幾何玄德曰操軍約有幾何玄德曰操軍約有幾何玄德曰操軍約有幾何

諸葛孔明之謀說出是魯肅先說妙也兩場火燒得曹操魂亡胆落何言不知即玄德曰除非問孔明便知其詳肅曰孔明安在願求一見玄德教請孔明出來相見孔明曰曹操奸計亮已盡知恨力未及故且避之

相見願聞目今安危之事孔明曰曹操奸計亮已盡知恨力未及故且避之孔明曰曹操奸計亮已盡知恨力未及故且避之

肅曰皇叔令將止於此乎肅曰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將往投之肅曰皇叔令將止於此乎肅曰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將往投之肅曰皇叔令將止於此乎

求人之態 胸中十分 要緊口內 十分道疑 好看來人 前看李肅 丁原偏等 呂布自說 出來是一 段絕妙文 允說呂布 殺董卓亦 殺呂布自 殺出來一 段妙文字 妙文字今 往來吳見 孫權大待 魯肅說 文前二段 奇妙前兩 人往復此 德天中一 二段亦等 呂布說此 便贊成此 肅說等魯 肅說出來 時却不肯 言不肯愈 轉愈曲愈 以過茲

容人又逼近孔明曰吳臣處雖不足久居今且暫依之別有良圖魯肅只信吳臣不足依遂未說出孫權來孔明肅曰亦言吳臣只可暫依亦並不提說孫權妙甚孫將軍虎踞六郡兵精糧足又極敬賢禮士江東英雄多歸附之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往結東吳以共圖大事此時更耐不得只得自孫權將軍來矣孔明曰劉使君與將軍自來無舊恐虛費說辭且別無心腹之人可使肅曰先生令兒現為江東恭謀曰望與先生相見肅不才願與公同見孫將軍共議大事孔明自己要去却待魯肅請他連諸葛瑾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可相離安可去也才响只是孔明魯肅兩人往復之意便失此一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佯不許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一行玄德方纔許諾寫魯肅一味老實孔明玄德兩會肅遂別了玄德劉琦與孔明登舟望柴桑郡來正是口因諸葛為舟去致使曹兵一旦休不知孔明此去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子敬力排眾議

却說魯肅孔明辭了玄德劉琦與孔明登舟望柴桑郡來二人在舟中共議魯肅謂孔明曰先生見孫將軍切不可寬言曹操兵多將廣魯肅第一孔明曰不須子敬叮嚀竟自有對答之話孔明第二及船到岸肅請孔明于館驛中暫歇先自往見孫權此時不即引權正與文武於堂上議事聞魯肅至急召入問曰子敬往江夏體探虛實若何肅曰已知其略尚容徐稟妙在不在即權將曹操檄文示肅曰操昨遣使齎文至此孤先發遣來使現今會眾商議未定曹操檄文孫權口出肅接檄文觀看曹操檄文之語妙其略曰中致出肅接檄文觀看曹操檄文之語妙其略曰

孤近承帝命奉詞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風歸順今統雄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會獵于江夏共伐劉備同分土地永結盟好幸勿觀望速賜回音

魯肅看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擁百萬之眾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此是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既伐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勢不可敵論此以愚之計不如納降為萬安之策

張昭第一眾謀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張昭第二須臾權起更衣魯肅墮于權後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恰纔眾人所言深謀將軍眾人均皆降曹操唯將軍不可降曹操二語是權曰何以言之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遠鄉黨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操欲安所歸乎位不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人宜得南面稱孤故眾人之意各自為己不可聽也將軍宜早定大計就就權一人身上說極其痛快權嘆曰諸人議論大

孔明將欲
兵破費操
之兵而此
明則以古
其軍備以
戰其激以
古亦以舌
權亦以舌
則以古為
火則以古
水則以古
雖赤壁之
兵未交而
先有一番
水戰先有
一番火戰
事即發權
也琮之臣
等皆為尊
官而操獨
見殺權而
降操權猶
是耳吾手
曹肅之言
曰諸目皆
可降惟將
軍不可降
真金玉之
言哉
文人之病
多在議論
多而成功
少大兵將

夫孤望子故開說大計。正與吾說相同。此天以子故賜我也。張昭為孫策所得。士周瑜亦孫策所得。士但操新得袁紹之眾。又得荆州之兵。恐勢大難以抵敵。正為此也。肅曰：肅至江夏引諸葛瑾之弟諸葛亮在此。主公可問之。便知虛實。說在至此方權曰：卧龍先生在此乎。肅曰：現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且不相見。明又不及。見來日。張文武帳下先教見我。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此是孫權好勝。至今肅領命而去。次日至館驛中見孔明。又囑曰：今見我主切不可言曹操兵多。肅嘆曰：孔明笑曰：亮自見機。而作決。不有操。孔明第二肅乃引孔明至幕下。查見張昭顧雍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我冠博帶。整衣端坐。衣裝楚楚。琴瑟之詩。孔明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位。張昭等見孔明手執飄灑器。字軒昂。料道此人必來游說。張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久聞先生高卧隆中。自比管樂。此語果有之乎。張昭之意即欲借管樂難倒孔明。孔明曰：此亮生平小可之比也。謂詞不正。妙意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幸得先生以為如魚得水。思欲席捲荆襄。今一旦以屬曹操。未審是何主意。亦問得惡。面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名士。若不先難倒地。如何說得孫權。意在不在。張昭遂答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於反掌。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說得劉琦孺子聽信佞言。暗自後悔。曹操使曹操得。以獨攬今我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並提大話。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比管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維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真濟世之才也。先生草廬之中。得美談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為生靈興利除害。滅賊則責其不濟。曹操極。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時。尚且橫縱寰宇。劉豫州坐此。今得先生。人皆共仰。雖三尺童子。亦謂虎生翼。將軍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舊臣山林隱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為拂高天之靈。翳仰日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天下於衽席之上。在此時也。誠意先將他何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舍夏口。無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初也。將他極口一服說之。德反不是一層其語尤惡。管仲樂毅。果如是手。愚直之言。幸勿見怪。當而孔明聽罷。亞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群鳥能識哉。亦非大言。譬如人染沉疴。當先用糜粥以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臍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侍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痊。誠為難矣。先生忽說諸醫道。適然笑曰：吾主劉豫州向日敗軍於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

至而口中無數之手
者曰猶云
刺不沐此
晉人之清
談宋儒以
無補於國
事也張文
士得武人
黃蓋等也
而止事大
是快事大
州又值南
折脫身南
走未有所
歸孫權權
有江東已
歷三世而
孔明曰操
之言曰操
軍破必北
遠則荆吳
之勢裂吳
足之形成
矣是以荆
州自處而
分書三國
也不幾大
言乎曰此
固學庸之
所以語先
主者也不
但荆州未
取而早為
其意中為
有即益州
未奪其目
中無且

將止關張趙雲而已此正如病勢危極之時也重時求名當耳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足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豈真將坐守於此耶夫以用兵不究城郭不固軍不經練糧不繼日然而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輩心驚胆裂竊謂管仲樂毅之用兵未必過此公然至於劉琦操操豫州寒出不知且又不力之乘亂奪同宗之基業此真天仁大義也高祖玄德美當陽之敗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携幼相隨不忍棄之且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仁大義也又指高祖德美寡不敵眾勝負乃其常事曹公豈數敗于項羽而城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嘗冀勝德然以立德比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自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為天下笑耳說曹公這一篇言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戰勝了座間忽一人抗聲問曰今曹公兵屯百萬將立千員龍驤虎視乎吞江夏公以為何如說曹公這一篇言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孔明視之乃虞翻也孔明曰曹操收表紹蠲聚之兵劫劉表為倉卒眾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冷笑曰軍敗于當陽討劉琦于夏口區區求救于人而猶言不懼此真大言欺人也亦擬當孔明曰劉豫州以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殘暴之眾退守夏口所以待時也今江東兵精糧足且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不顧天下耻笑由此論之劉豫州真不懼操賊者矣借贊玄德以卻薄虞翻不能對又戰戰座間又一人問曰孔明欲效儀秦之舌游說東吳耶此人直見孔明視之乃步騭也孔明曰步子山以蘇秦張儀為辯士不知蘇秦張儀亦豪傑也則管仲亦蘇秦蘇秦蘇秦六國相印張儀兩次皆有匡扶人主之謀蘇張非比異強凌弱懼力避劍之人也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偽之詞便畏懼謀降敢笑蘇秦張儀乎借贊儀秦以卻薄步騭默無一語又戰戰一人問曰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孔明視其人乃薛綜也孔明答曰曹操乃漢賊也又何必問綜曰公言差矣漢歷傳至今天數將終公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歸心虞翻曰諺言操猶可至時歸乃辨其不劉豫州天時不識強欲與爭正如卵投石豈得不敗乎孔明厲聲曰薛故文是漢賊良心義理比虞翻又稱一層二字喝倒夫人坐天地間以忠孝為立身之本公既為漢臣則見有不臣之人當安得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乎薛綜題目正大夫人生天地間以忠孝為立身之本公既為漢臣則見有不臣之人當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食漢祿不思報效反懷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憤公乃以天數歸之真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請勿復言劉豫州雖中山靖王苗裔却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席販屨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說諸侯猶是相國曹公之後

三國志演義

卷七

第四十三回

其時劉表雖亡而馬騰張魯尚勝其語最足觀其最末未嘗有此人者宜非英雄識見有所先定與曹操青梅煮酒之曰謂玄德曰惟使君與操而孫權亦曰孫權者何曹操者何其言之不謀而相合者與蓋天能識英雄于鼎足之時而早識之今日內眼見人而重則見人而重相識則非同必相識英雄者正為英雄者耳此文字

對臣翼主已為失禮况又依袒曹操更低一着孔明視之乃陸續也孔明笑曰公非表術座間懷播之陸即乎請安座聽吾一言輕曹操既為曹相國之後則世為漢臣矣今乃專權肆橫欺凌君父是不唯無君亦且蔑祖不唯漢室之亂臣亦曹氏之賊子也借劉豫州當皇帝貴賓令皇帝按譜賜爵何云無可播致其冠冕是正大按譜賜爵且高祖起身亭長而終有天下織席販屨又何足為辱乎此玄德比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語得陸績語塞了一個座上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強奪詞理均非正論不必再言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一發問得及要孔明視之乃嚴峻也孔明曰舜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與邦立事且古耕莘釣渭伊尹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郭禹耿舟之輩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嘗其平生治何經典豈亦效書生區區于筆硯之間數軍論黃舞文弄墨而已乎若使卧龍以文章名世亦不過蔡邕嚴峻低頭傷氣而不能對對了一個忽又一大聲曰公好為大言未必真有寔學恐適為儒者所笑耳論沒甚添換孔明視其人乃汝南程德樞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唯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點墨看低天下多且如揚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死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曰試萬言亦何取哉程德樞者比程德樞不能對了一個眾人見孔明對答如流盡皆失色時座上張溫駱統二人又欲問難忽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奇才君等以辱舌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大軍臨境不籌對敵之策乃徒開口即彼此問難一往一復畢竟作何眾視其人乃零陵人姓黃名名學子公覆現為東吳報官當時黃蓋謂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論為我主言之乃與眾人辨論也黃蓋數語皆可勝得孔明曰曰諸君不知世務互相問難不容不答耳於是黃蓋與曹肅引孔明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安設諸葛瑾在此處最妙若與諸葛士一同相見將以孔明為客孔明施禮瑾曰賢弟既到江東如何不來見我孔明曰弟既事劉豫州理宜先公後私公不敢及私望兄見諒瑾曰賢弟見過吳侯瑾將不以孔明為客乎亦與孔明辨乎抑獨不與孔明辨乎孔明施禮瑾却來敘話說罷自去孔明生請葛瑾將與諸葛士待立即魯肅曰適間所囑不可有誤魯肅再三孔明點頭應諾孔明第三至堂上孫權降階而迎優禮相待施禮畢賜孔明座眾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孔明之側口看他講話孔明致玄德之意畢偷眼看孫權碧眼童顏堂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說等他問時用言激之便了此又善相法獻茶已畢孫權曰常聞學子敬談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見敢求教益孔明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

曲處妙在
 東吳魯肅
 不引即見
 孫權此致
 館驛且又
 曲也妙在
 在請見必
 待明也及
 再明日又
 不即見孫
 權先見眾
 謀士此眾
 曲也及見
 眾謀士此
 謀論曲語
 此四曲語
 既明此語
 權此五曲
 也迫孫權
 作衣而起
 讀衣而此
 幾疑至德
 終不相合
 孔明之至
 東吳竟成
 虛往也者
 然復下者
 拳迴路下
 詞治情投
 將若通之
 忽若遠之
 今人驚疑
 不定正是

曰足下近在新野佐劉豫州與曹操決戰必深知彼軍虛實
孫權之意專在孔明曰劉豫州兵微將寡更兼新野城小
 無糧安能與曹操相持不說玄德兵少並權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馬步水軍約有一百餘萬三次應承魯肅至
莫非詐乎孔明曰非詐也曹操就兖州已有青州軍二十萬平了表紹又得五六十萬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萬今
又得荆州之兵二三十萬以此計之不下一百五十萬亮以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素性再說多魯肅在旁
聞言失色以目視孔明孔明只做不見妙權曰曹操部下戰將還有多少既問其兵遂問其將者或兵孔明曰足智多
謀之士能征慣戰之將何止一二十人其謀且要不怕急壞了魯肅權曰今曹操平了荆楚復有遠圖乎或兵將雖多
何足懼乎孔明曰即今沿江下寨準備戰船不欲圖江東待取何地此句直權曰若彼有吞併之意戰與不戰請足下為我
一決孔明曰亮有一言但恐將軍不肯聽從勸他投降願覺權曰願聞高論孔明曰向者宇內大亂故將軍起江東
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並事天下今操篡除大難略已平矣又新破荆州威震海內縱有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
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此句實若其不能何不從眾謀士之
論披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是主權未及答孔明又曰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疑貳之心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
又曰權曰誠如君言劉豫州何不投降急問此句孔明曰昔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
蓋世眾士仰慕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又安能屈處人下乎孫權聽了孔明此言不覺勃然變色拂衣而起退入後堂眾
皆哂笑而散有此一折幾疑孫劉之好不合矣而下魯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幸是吾主寬洪大度不即面責
先生之言貌現吾主甚矣孔明仰面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權責孫自有破曹之計彼不問我我故不言
然却是不肅曰果有良策肅當請公主求救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之眾如群蟻耳但我一舉手則皆為齏粉矣出真請
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不求之權曰頃頃作喜曰原來孔明有良謀故以言詞激我一時淺見幾誤
大事權便同魯肅重覆出堂再請孔明敘話孔明前在草廬以待玄德三請權見孔明謝曰適來冒瀆尊榮幸勿見罪
孔明亦謝曰亮言語冒犯望乞恕罪權邀孔明入後堂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惡者呂布劉表表紹袁
術豫州與孤具今數難已滅獨豫州與孤尚存孤不能以全吳之地受制于人吾計決矣有志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

文章妙境 孫權既說 魯肅之言 謀之謀識 明之謀識 此時破勢 乃計決矣 不復躊躇 俱廢者何 一折則後 皆不願而 孔明之智 權之果出 後於此而 後文取勢 文章之法

孫權破曹 周瑜決之 者周瑜之 言而實決 賤之以言 賤終之言

者此向是求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此向是求然孔明曰豫州雖新敗然關雲長猶率精兵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言立德之曹操之眾遠近追豫州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州士民附操者迫於勢耳非本心也言曹操之勢不足畏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同心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操雖以荊州自處而成就之機在于今日唯將軍拔之權大悅曰先生之言瑣瑣茅塞吾意已決更無他疑即日商議起兵并派曹操遂令魯肅將此意傳諭文武官員就請孔明於館驛安歇張昭知孫權欲興兵遂與眾語曰中了孔明之計也急入見權曰昭等聞主公將興兵與曹操爭鋒主公自思比表紹若何說他不如立德尚然不樂曹操昔日兵微將寡尚能一鼓克復表紹何況今日擁百萬之眾南征宜可輕敵若聽諸葛亮之言妄動甲兵此謂自新救火也張昭曰孫權只依頭不語孫權不語孫權曰劉備固為曹操所敗故欲借我江東之兵以拒之主公奈何為其所用乎願聽子布之言古戰之時願雅獨無一言却在此時開口孫權沉吟未決孔明已將勢處定開說明白矣何尚況吟未決即作者于此張昭等出魯肅入見曰適張子布等又勸主公休動兵力主降議此皆全軀體保妻子之臣自為謀之見耳願主公勿聽也孫權尚在沉吟都為後肅曰主公若遲疑必為眾人誤矣權曰卿且暫退容我三思多為後肅乃退出時武將或有要戰的文官都是要降的議論紛紛不一前止寫文官此誠且說孫權退入內宅寢食不安猶豫不決都為後吳國太見權如此問曰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於江漢有下江南之意簡諸文武或欲降者或欲戰者欲待戰來恐寡不敵眾欲待求降又恐曹操不容寡不敵眾是德于劉劉因此猶豫不決吳國太曰汝何不記吾姐臨終之語乎忽忽將孫權母臨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想這句話來正是追思國母臨終語引得周郎立戰功畢竟說着甚的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郎

孫權決計破曹操

却說吳國太見孫權疑惑不決乃謂之曰先姊遺言云伯符臨終有言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今何不請公瑾問之權大喜即遣使往鄱陽請周瑜議事可知前文寫孫權沈吟原求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師聞曹操大軍至漢上便星夜回許昌即議軍機事使者未發周瑜已先到瑜自來是極寫周瑜魯肅與瑜最厚先來接着將前項事細述一番不待周瑜問魯肅先寫魯肅周瑜曰子敬休憂瑜自有主張與孔明答應今可速請孔明來相見魯肅上馬去了

事而外不能謀外者
能謀外者謀外不
能謀外者謀外不
能謀外者謀外不
能謀外者謀外不
能謀外者謀外不
能謀外者謀外不
能謀外者謀外不
能謀外者謀外不
能謀外者謀外不

孔明乃識時務之士必與吾有同心大家說假話肅曰孔明你如何說此
莫敢當向口有呂布表紹表術劉表敢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操滅天下無人矣
不識時務強與爭論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決計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
魯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

用何二人可退操矣孔明曰江東去此兩人如大海飄一葉太倉減一粟耳而操得之必大喜而去
瑜又問果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亮居隆中時即聞操於漳河新造一臺名曰銅雀極其壯麗廣選天下美女
寶其中先有此一標本好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

操嘗發誓曰吾一願掃平四海以成帝業又先有一願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臺以樂晚年雖死無恨
操曰試請一請即發怒妙甚孔明即時誦銅雀臺賦
從明后以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宇之廣闊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

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立雙台於左右兮有玉龍與金鳳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
之與共舊賦云連二橋于東西兮若長空之蟠螭此橋也非俯皇都之宏麗兮瞰雲霞之浮動欣群才之來萃兮協
飛熊之吉夢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雲天巨且既立兮家願得乎雙蓬揚仁化于宇宙兮盡肅恭于上京

唯桓文之唯盛兮宣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黃潭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密被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
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君壽於東皇御龍旂以逮遊兮迴鸞駕而周章思化及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願斯台之永
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孔明曰操極矣今雖百萬之眾虎視江南其寔為此二女也操將軍何不去尋喬公以千金買此二女
操曰試請一請即發怒妙甚孔明即時誦銅雀臺賦
從明后以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宇之廣闊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

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立雙台於左右兮有玉龍與金鳳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
之與共舊賦云連二橋于東西兮若長空之蟠螭此橋也非俯皇都之宏麗兮瞰雲霞之浮動欣群才之來萃兮協
飛熊之吉夢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雲天巨且既立兮家願得乎雙蓬揚仁化于宇宙兮盡肅恭于上京

唯桓文之唯盛兮宣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黃潭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密被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
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君壽於東皇御龍旂以逮遊兮迴鸞駕而周章思化及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願斯台之永
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決于胸中已
而詐言降
操者是孔
明欲使其
求助于我
也魯肅而
知其詐而
極力爭之
孔明知其
詐而順口
二順之輸
使各各自
做話大家
暗暗猜着
大家只一
不知而一
問夾着幾
至誠之魯
肅說出幾
句老實話
以形之寫
來真是好
看熟入門
問諱豈有
不知其國
之夫人者
乎或疑孔
明二喬之
說乃演義
真點耳非
也然吾詩
杜少陵詩
有東風不
與周郎便
銅雀深鎖
則使孔明

周瑜聽罷勃然大怒離座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至此不得不孔明急起止之曰昔單于虜侵疆漢天子許以
公主和親今何惜民間之二女子編說民間二字為伴瑜曰公有所不知知之久矣大喬是孫伯符將軍主婦小喬乃瑜之
妻也孔明佯作惶恐之狀曰亮實不知失口亂言死罪死罪嫻嫻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孔明曰事須三思免致後
悔既知是地妻子及其主之機矣瑜曰吾承伯符寄託安有屈身降操之理適來所言故相試耳直說吾自離鄱陽
湖便有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操前此說假語本欲孔明來孔明曰若蒙不
棄願效犬馬之勞早晚共聽驅策瑜曰來日入見主公便議起兵孔明與魯肅辭出相別而去次日清晨孫權升堂左
邊文官張昭顧雍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官程普黃蓋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劍佩鏘鏘分班侍立前孔明入見止列着
列着武官兩番少頃周瑜入見禮畢孫權問曰瑜曰近聞曹操引兵屯漢上馳書至此主公尊意若何權即假文與周
瑜看瑜看畢笑曰老賊以我江東無人敢如此無禮相侮耶賊則怒現則笑權曰君之意若何瑜曰主公曹操
眾文武商議否權曰連日議此事有勸我降者有勸我戰者當當未定故請公瑾一決瑜曰誰勸主公降問得與與之極
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意瑜即問張昭曰願聞先生所以主降之意此時忽然張昭曰曹操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
朝廷為名近又得荊州威勢愈熾吾江東可以拒操者長江耳今操艘艘戰艦何止千百水陸並進何可當之不如且降
更圖後計不知後計瑜曰此迂儒之論也瑜罵勝是孔明罵江東自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忍一旦廢棄權曰若此計將
安出瑜曰操雖託名漢相實為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業據有江東兵精糧足正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
暴奈何降賊耶則不當降且操今此來多犯吾家之忌北土未平馬騰韓遂為其後患而操久于南征一忌也此處
馬騰為前文畫承義狀照北軍不熟水戰操舍鞍馬仗舟楫與東吳爭衡二忌也為後計殺蔡
應為後文徐庶流言之伏筆驅中國士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為後計殺蔡
曹操三忌也時值隆冬為後驅中國士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為後計殺蔡
將軍擒操正在今日以大勢論之則瑜請得精兵數千進屯夏口為將軍破之其言權覆然起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
矣所懼二表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與對孔明孤與老賊誓不兩立卿言當伐甚合孤意此天以卿
授我也語一一般瑜曰臣為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口恐將軍狐疑不定又曰操之權拔佩劍砍面前秦案一角
曰諸官將有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張昭此時言罷便將此劍賜周瑜即封瑜為大都督程普為副都督魯肅為參軍

三國志演義

卷七

第四十四回

即不借風火

將二喬之

為二喬其

濟之妻表

既非曹操

之所非孔

明之所有

銅雀蓋賊

于東西今

若長空之

如球此言

東西有玉

龍金鳳之

兩台而接

之以橋也

賦所謂長

雲何能覆

道行空不

審何虹乃

將橋字改

西字將

南字將

字改作

則全改

遂輕輕

上去可謂

善改文章

者矣劉章

蘇子瞻戲

校尉如文武官將有不聽號令者即以此劍誅之羅得孫瑜字劍對眾言曰吾奉公主之命率眾破曹諸官將吏來日俱于江畔行營聽令如違慢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瑜得周言罷辭了孫權起身出府眾文武各無言而散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議事孔明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曰孫將軍心尚未穩不可以決策

也拔劍欲擊之後又說他心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怯曹兵之多懷寡不敵眾之意將軍能以軍數解解使其了然無疑然後大事可成明便從此看出他心未穩瑜曰先生之論甚善乃復入見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故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有疑否權曰但憂曹操兵多寡不敵眾耳他無所疑且龍先生瑜笑曰瑜特為此特來開釋

主公主公因見操檄文言水陸大軍百萬故懷疑懼將北未軍兵平白夫以久疲之卒狐疑之眾其數雖多不足畏也久疲所得表氏之眾亦止七八萬耳尚多懷疑未服將北未軍兵平白夫以久疲之卒狐疑之眾其數雖多不足畏也

瑜得五萬兵自足破之其壯願主公勿以為慮權指瑜背曰公瑾此言足釋吾疑子布無謀深失孤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心耳又帶罵張昭卿可與子敬程普即日選軍前進亦當續發人馬多載資糧為卿後應卿前軍倘不如意便還

就孤不負勝先算孤當與操賊決戰更無他疑其言亦周瑜謝出暗付曰孔明早已料着吳侯之心其計畫又高我一頭久必為江東之患不如殺之正是孔明曰乃令人連夜請魯肅入帳言欲殺孔明之事肅曰不可今操賊未破先殺賢士是自去其助也周即患孔明瑜曰此人助劉備必為江東之患不是患孔明乃患肅曰諸葛瑾乃其親兄可令

招此人同事東吳豈不妙哉瑜善其言可見周即非是勝已者特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官武將聽令原來程普年長于瑜瑜居其上心中不樂是日乃託病不出令長子程咨自代周瑜初點兵少輕周即與孔明初點兵時關瑜令眾將曰王法無親諸將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甚于董卓四天子于許昌屯暴張以年少輕孔明正復相似瑜令眾將曰王法無親諸將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甚于董卓四天子于許昌屯暴

兵于境上吾今奉命討之諸君幸皆努力向前大軍到處不得擾民賞勞罰罪並不徇情善師之言亦明大令果即差

韓當黃蓋為前部先鋒領本部戰船即日前行前至三江口下寨別聽將令蔣欽周泰為第二隊凌統潘璋為第三隊

大史慈呂蒙為四隊陸遜及董襲第五隊呂範朱治為四方巡警使催督六郡官軍水陸並進趕期取濟只五萬兵觀

數十萬調撥已畢諸將各自收拾船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道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吾素欺周即

懦弱不足為將今能如此真將才也我如何不服遂親詣行營謝罪關張之服孔明在秦捷之後程普亦遂謝次日

蘇子瞻戲

蘇子瞻戲

蘇子瞻戲

蘇子瞻戲

以朝之曰
大風起兮
得狂士兮
守其學兮
始學孔明
之改賦乎
此謂別字
數明即故
有應為之
奈何近世
也弄璋而
以弄璋而
矣伏麟而
以伏麟而
矣羊全根
報以吾不
知其將
何人將
學孔明之
改別字為
周翰非也
孔明也
主德也
明為德
所有則
之使孔明
而為江東
所有則
忌也觀其
使諸葛
若見矣
若龍消
忘龍消
同

瑜請諸葛瑾謂曰：今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劉備，今幸至江東，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使令弟棄劉備而事東吳，則王公既得良輔，此向為孫權先生兄弟又得相見，此向為諸葛亮，豈不美哉！先生幸即一行，瑾自至江東，愧無寸功，今都督有命，敢不效力。即時上馬，徑投驛亭，來見孔明，孔明接入哭拜，各訴闊情。瑾泣曰：弟知伯夷叔齊乎？孔明暗思：此周郎教來說我也。開口便道：答曰：夷齊古之賢人也。問瑾曰：夷齊雖至餓死首陽山下，兄弟二人亦在一處，我今與你同胞共乳，乃各事其主，不能自暮共聚，視夷齊之為人，能無愧乎？詞今孔明曰：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義也。此言弟不弟與兄皆漢人今劉皇叔乃漢室之胄，凡若能去東吳而與弟同事劉皇叔，則不愧為漢臣，而骨肉又得相聚，此情義兩全之策也。此來從弟不識兄意以為何如瑾思曰：我來說他，反被他說了我，真可遂無言回答，起身辭去。回見周瑜，細述孔明之言。瑜曰：公意若何？問得瑾曰吾受孫將軍厚恩，安肯背瑜？瑜曰：公既忠心事主，不必多言。吾自有伏孔明之計。在他何兄面前不正是智與智逢宜必合，才和才角又難容。畢竟周瑜定何計伏孔明，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羣英會蔣幹中計

却說周瑜聞諸葛瑾之言，轉恨孔明，存心欲謀殺之。次日點齊軍將，入辭孫權，權曰：卿先行，孤即起兵繼後。瑜辭出，與程普魯肅領兵起行，便邀孔明同往。是孔明知孔明欣然從之。孔明從之亦一同登舟駕起帆檣，逆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歇定。周瑜在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結營，週圍屯住。孔明只在一葉小舟內安身。孔明之葉孔明之身亦如一葉，以一葉之身，周瑜分撥已定，使人請孔明議事。孔明至中軍帳，教禮畢，瑜曰：曹操兵少，袁紹寄于東吳，而安如泰山，真神人矣。周瑜分撥已定，使人請孔明議事。孔明至中軍帳，教禮畢，瑜曰：曹操兵少，袁紹兵多，而操反勝紹者，固用許攸之謀，先斷烏巢之糧也。三十回中事于此處應照今操兵八十三萬，我兵五、六萬，安能拒之，亦必須先斷操之糧，然後可破我。已探知操軍糧草俱屯於聚鐵山，先生久居漢上，熟知地理，敢煩先生與關張子龍輩，吾亦助兵千人，星夜往聚鐵山斷操糧道。彼此各為主人之事，幸勿推調。天下惟不懷好意者，孔明暗思：此因說我不動，設計害我。我若推調，必為所笑，不如應之，別有計議。乃欣欣然領諾。罵孔明非贊，瑜大喜。孔明辭出，魯肅密謂瑜曰：公使孔明劫糧，是何意見？瑜曰：吾欲殺孔明，恐惹人笑，故借曹操之手殺之，以絕後患耳。自己說出來，即往見孔明，看他知也不知。只見孔明略無難色，整點軍馬要行。妙人非覺肅不忠，以言挑之曰：先生此去，可成功否？

事一君而後殺之也。而後殺之也。國一則在異國一則在我國一則在異國一則在我國。

第五回十。凡大必有之。其端之所謂。唯奇者又。唯奇者又。唯奇者又。唯奇者又。

反觀孔明答曰：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績不成。非比江東公與周郎輩止一能也。又是反激法且是反激法。且是反激法。且是反激法。

只當先決水戰挫動北軍銳氣。別弄妙計破之。伏筆望字敬善言，告公瑾為幸。魯肅連夜回見周瑜備述孔明之言。瑜接首頓足曰：此人見識勝吾十倍。今不除之，後必為我國之禍。愈敬之愈服肅曰：今用人之際，望以國家為重。

有反觀驚進却說曹操知周瑜毀書斬便大怒便喚蔡瑁張允等一班荆州降將為前部操自為後部催督戰船到三江口早見東吳船隻敵江而來為首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呼曰吾乃甘肅誰敢與我來決戰蔡瑁令弟蔡璠前邁兩船將近甘肅拈弓搭箭望蔡瑁射來應弦而倒先寫為先寫蔡瑁船大進萬弩齊發曹操不能抵擋右邊將欽左邊韓當直衝入曹軍陣中右翼曹兵大半是青徐之兵素不習水戰大江面上戰船一擺早立脚不住甘肅等三路戰船縱橫水面總駕周瑜又催船助戰曹軍中箭者砲者不計其數伏已時值殺到水時周瑜雖得利口忿忿不敵遂下令鳴金收住船隻此孔明所謂先挂北軍戰氣者也曹軍敗回操登阜寨再整軍士喚蔡瑁張允者之曰東吳兵少反為所敗是汝等不用心耳殺二人據杖蔡瑁曰荆州水軍久不操練青徐之兵又素不習水戰故此致敗今當先立水寨令青徐軍在中荆州軍在外每日教習精熟方可用之操曰汝既為水軍都督可以便宜從事何必事事我於是張蔡二人自去訓練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以大船居于外為城郭小船居于內可通往來為周瑜計嚴至晚上燈火照得天心水面通红阜寨三百餘里烟火不絕將寫周瑜所放之火充寫却說周瑜得勝回寨犒賞三軍一面差人到吳侯處報捷當夜瑜登高觀望只見西邊火光接天左右告曰此皆北軍燈火之光也又寫大船居于外小船居于內可通往來日瑜欲親往探看曹軍水寨乃命收拾樓船一隻帶着鼓樂隨行健將數員各帶強弓硬弩一齊上船迤運前進至彝寨邊瑜命下了碇石樓船上鼓樂齊奏瑜暗地水寨乃命曰此深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瑜恩曰二人久居江東諳習水戰吾必設計先除此二人然後可以破曹為下文聯正預看間早有曹軍飛報寨中

說周瑜偷看香寨操命縱船擒捉瑜見水寨中旌號飄動急教收拾碇石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檣桿望江面上如飛而去船輕捷無比及曹寨中船出時周瑜的樓船已離了十數里之遠追之不及回報曹操操問眾將曰昨日輸了一陣挫動錢穀今又被他深窺吾寨吾當作何計破之言未畢忽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願憑三寸不爛之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姓蔣名幹字子翼現為帳下幕賓操問曰子翼與公瑾相厚乎幹曰丞相放心幹到江左必要成功公瑾在此處公瑾到操問要將何物去幹曰只消一童隨往一僕駕舟其餘不用操甚喜置酒與蔣幹送行幹葛巾布袍駕一隻小船徑到周瑾寨中令傳入報故人蔣幹相訪周瑜正在帳中議事聞幹至笑謂諸將曰該客至矣遂與蔣幹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計直待下文方見眾皆應命而去瑜整衣冠引從者數百皆錦衣花

漢賦也惟
與孔明之
見則瑜之
相引而明
又欲與瑜
德不與瑜
遠矣雖然
肅如玄德
與孔明之
欲得之
為援周瑜
孔明之德
欲殺之必
絕人傑下
能無人傑
嗚呼瑜亦
人傑也哉
玄德在水
鏡莊上語
元直之語
妙在白向
明瑜帳
中聽妙士
不語妙士
之甚明白
雖甚明白
心中不白
元直為明
白將為明
白雖不明
白眼中已

帽前後簇擁而出萬中布袍極其淡素錦衣花帽蔣幹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來瑜拜迎之幹曰公瑾別來無恙瑜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妙在開口道破地幹愕然曰吾久別足下特來敘舊奈何疑我作說客也瑜曰吾雖不及師曠之聰聞弦歌而知雅意趣甚不愧稱幹曰足下待故人如此便請告良瑜笑而挽其臂曰但吾恐兄為曹氏作說客耳既無此心何速去也遂同入帳敘禮畢坐定即傳令悉召江左英雄與子翼相見講權江須臾又官武將各穿錦衣帳下偏裨將校都披銀鎧分兩行而入東股富瑜都教相見畢就列于兩傍而坐大張筵席奏軍中得勝之樂輪換行酒瑜告眾官曰此吾同窗契友也雖從江北到此却不是曹家說客公等勿疑前妙在說破他是說客此又妙在遂解佩劍付太史慈曰公可佩我劍作監酒今日宴飲但敘朋友交情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即斬之不得他開口不使妙甚惡甚太史慈曰諾按劍坐于席上酒是戒言於事此等今官真是怕人將幹驚愕不敢多言口不得周瑜曰吾自領軍以來滴酒不飲今日見了故人又無疑忌當飲一醉說罷大笑暢飲為下文座上觥籌交錯飲至半酣瑜携幹手同步出帳外左右軍士皆全裝備帶持戈執戟而立講權江瑜曰吾之軍士頗雄壯否幹曰真熊虎之士也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糧草堆積如山又講權江瑜曰吾之糧草頗足備否幹曰兵精糧足頗不虛傳瑜伴醉大笑曰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業時不曾望有今日幹曰以吾兄高才寔不為過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假使蘇秦張儀陸賈鄭生復出口似懸河古如利刃安能動我心哉說得風流慷慨一言罷大笑將幹面如土色瑜復携幹入帳會諸將再飲因指諸將曰此皆江東之英雄今日此會可發使他開口不得一言罷大笑將幹面如土色瑜復携幹入帳會諸將再飲因指諸將曰此皆江東之英雄今日此會可名群英會感稱江東得士非獨誇示飲至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舞劍作歌歌曰

丈夫處世分立功名今慰平生慰平生今吾將醉吾將醉今發狂吟

歌罷滿座歡笑至夜深幹辭曰不勝酒力矣瑜即徹席諸將辭出瑜曰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於是佯作大醉之狀携幹入帳共寢瑜和衣卧倒嘔吐狼籍將幹如何睡得着妙在攪得他伏枕聽時軍中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尚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見帳內桌上堆着一卷文書乃起床偷視之却都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張允蔡瑁謹封憑極幹大驚暗讀之書略曰

吾等降曹非圖仕祿迫于執耳今已賺北軍困于寨中但得其便即將操賊之首獻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關報奉

勿見疑先此敬覆

卷七

第四十五回

十三

幹思曰原來蔡瑁張允結連東吳遂將書暗藏于衣內再欲檢看他書時牀上周瑜翻身幹即滅燈就寢瑜口內含糊曰

子翼我數日之內教你看操賊之首既騙之以筆乘來書又騙幹勉強應之瑜又曰子翼且往教你看操賊之首又復

幹人聲及幹問之瑜又睡着妙幹伏于牀上將近四更只聽得有人入帳中曰都督醒否周瑜夢中做忽覺之狀賦

故問那人曰牀上睡着何人又說然其醉人答曰都督請子翼同寢何故忘却瑜懊悔曰吾平日未嘗飲醉昨日醉後失

事不知可曾說甚言語既詐醉又詐醒既詐那人曰江北有人到此瑜喝低言便喚子翼妙將幹只粧睡着前是周

此又是將幹假睡幹瑜潛出帳幹竊聽之只聞有人在在外曰張蔡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假睡之外帳中醉語又騙

後面言語頗依聽不真實只一句句了少頃瑜入帳又喚子翼妙將幹只是不應蒙頭假睡將幹只道自己騙瑜亦解

衣就寢計策已完幹奔思周瑜是個精細人天明尋書不見必然害我睡至五更幹起喚周瑜却睡着了幾番詐

睡可謂神幹戴上巾帽潛步出帳喚了小童徑出帳門軍士問先生那裡去幹曰吾在此恐誤都督事權且告別軍士

亦不阻當計是周幹下船飛棹回見曹操操問子翼幹事若何幹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動也操怒曰事又不

濟反為所笑幹曰雖不能說周瑜却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乞退左右幹取出書信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大怒

曰二賊如此無禮耶前只是蔣幹中計了即便喚蔡瑁張允到帳下操曰我欲使汝二人進兵瑁曰軍尚未曾練熟不可輕

進操怒曰軍若練熟吾吾有級級于周即矣張蔡二人不知其意驚慌不能回答若使曹操出書示之責以謀反而張蔡

妙在不說明致二人驚惶失語操喝武士推出斬之須臾獻頭帳下操方省悟曰吾中計矣聰明人只好後人有詩

嘆曰曹操奸雄不可當

曹操奸雄不可當一時說計中周郎

蔡張賣主求生計誰料今朝劍下亡

眾將見殺了張蔡二人入問其故操雖心中中計却不肯認錯聰明人吃騙往往不肯認錯不獨曹操為然也乃謂眾將曰二人怠慢軍法吾

故斬之眾皆嗟呀不已操於眾將內選毛玠于禁為水軍都督以代張蔡二人之職想二人火由作探知報過江來周瑜

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剷除吾無憂矣肅曰都督用兵如此何愁曹操不破手瑜曰吾料諸將不知此計獨

有諸葛見識勝我想此謀亦不能瞞也瞞過蔣幹騙過曹操

操安能瞞過孔明子敬試以言挑之看他知也不知便當回報正是還將反間成

見張蔡極
明白兩樣
書法亦作
兩梅猜法
前後各各
在路拾拾
得玄德與
曹操書妙
在十真妙
帳中拾得
張蔡與周
瑜書妙在
疑真疑假
呂布見書
曹操不信
曹操見書
初信後疑
陳宮所拾
之書並非
將幹所拾
之書却是
月瑜所為
一操拾法
前後各各
入妙秦慶
童注童承
私語只承
句兩句妙
在慶童不
周瑜私語
兩句妙在
將幹先知
廢書所聽
有說所聽
操探出將

除書為憑... 功事去試從旁冷眼人未知肅去問孔明還長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獻密計黃蓋受刑

却說魯肅領了周瑜言語徑來舟中相探孔明接入小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聽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 周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 孔明曰此操軍即日將至若候十日必悞大事... 孔明曰公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孔明

瑜假做極
談却步步
自是極幹
却步步是
呆好來真
第四十

北軍之糧
明如斷江
明欲造亦
明之劍不
成之智也
乃周備也
不能北軍
無糧而江
明不造箭
却能使江
東有箭之
為奇矣周
瑜欲借曹
操之刀以
殺孔明早
被孔明識
借曹操之
箭却與周
瑜却不知
孔明之智
已足矣
要縮至三
日已甚危
險又放過

曰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每船要軍士三十人船上要用青布為幔各束草人十餘個分布兩邊吾別有妙用

如何第三日包管有十萬箭妙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若彼知之吾計敗矣此却是肅允諾却不解其意向報周瑜果
然不提借船之事前不瞞周瑜是老實處今只言孔明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曰且看他三日
後如何回覆我却說肅私自撥輕快船三十隻各船三十餘人並布幔束草等物盡皆齊備候孔明調用第一日却
不見孔明動靜放過第二日第二日亦只不動又放過至第三日四更時分放過兩分至第三日又孔明密請魯肅到船
中肅問曰公召我來何意孔明曰特請子敬前往取箭正不知前在肅曰何處甚奇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與周
語同遂命將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徑往北岸進發是夜大霧漫天長江之中霧氣更甚對面不相見此是預孔明促
舟前進果然好大霧前人有篇大霧長江賦曰

大哉長江西接岷峨南接三吳北帶九河滙百川而入海歷萬古以揚波至若龍伯海若江妃水母長鯨千丈天蛟
九鬼怪異類咸集而有蓋夫鬼神之所憑依英雄之所戰守也時而英雄既亂味爽不分訝長卷之一色忽大霧
之四屯雖輿薪而莫睹唯金鼓之可聞初若溟濛隱隱南山之豹漸而充塞欲迷北海之鯨然後上接高天下垂厚
地渺乎蒼茫浩乎無際鯨鯢出水而騰波蛟龍潛淵而吐氣又如梅霖收海春陰釀寒溟溟漠漠浩浩漫漫東失柴
桑之岬南無夏口之山戰船千艘俱沉淪於岩窟漁舟一葉驚出沒於波瀾甚則窮其無光朝陽失色返白晝為黃
昏變丹天為碧水雖大禹之智不能測其淺深雖婁之明烏能辨乎咫尺于是鴻濶息浪屏翳收功魚鼈遁跡鳥獸
潛踪隔斷蓬萊之島暗圍閭闔之宮恍惚奔騰如驟雨之將至紛紛雜沓若寒雲之欲同乃能中隱毒蛇因之而為
瘴癘內藏魃魅憑之而為禍害降疾厄於人間起風塵於塞外小民遇之天傷犬人觀之感慨益將返元氣於洪荒
混天地為大塊

當夜五更時候三日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隻頭東尾西一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吶喊取箭之營肅驚曰倘
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於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顧飲酒取樂待霧散便回此是實
操寨中聽得擂鼓吶喊毛玝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操傳令曰重霧迷江彼軍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撥水
軍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營軍三千至江邊助射勝東吳工比及號令到來毛玝于禁拍

三日合誌

者問至夜
孔明之夜
分担急幾
於水窮山
盡徑幽路
絕而不意
奏功候項
衰命妙事
其利有三
一利也
二利也
三利也
四利也
五利也
六利也
七利也
八利也
九利也
十利也
十一利也
十二利也
十三利也
十四利也
十五利也
十六利也
十七利也
十八利也
十九利也
二十利也
二十一利也
二十二利也
二十三利也
二十四利也
二十五利也
二十六利也
二十七利也
二十八利也
二十九利也
三十利也
三十一利也
三十二利也
三十三利也
三十四利也
三十五利也
三十六利也
三十七利也
三十八利也
三十九利也
四十利也

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先是一起少頃早寨內弓弩手亦到又是一起約一萬餘人盡皆向江中放箭前

如雨發孔明教把船回過來頭東尾西逼近到水寨邊波送來一面擂鼓呐喊待至日高霧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

兩邊東草上排滿箭枝毛箭已完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呼曰謝丞相箭曹操謀具失申孔明則比及督軍寨內報知

曹操時這裡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不及曹操懊悔不已孔明回船謂魯肅曰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不費江夏

曹操操時這裡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不及曹操懊悔不已孔明回船謂魯肅曰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不費江夏

半分之力已得十萬餘箭明日即將來射曹軍却都不甚便此時權傾肅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為

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利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天下幾句暗說亮於三日之前已算定今日有

此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曹操正望在公瑾教吾十日完備工匠物料不能應手將這一件風流罪過明白要殺我命

係於天公瑾焉能害我哉此時方魯肅拜服船到岸時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攔前孔明教于船上取之可得十餘

萬箭都搬入中軍帳交納魯肅入見周瑜備說孔明取箭前之事瑜大驚慨然嘆曰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後人有評讚曰

一天濃霧滿長江 遠近難分水渺茫
驟雨飛蝗來戰艦 孔明今日伏周郎

少頃孔明入寨見周瑜瑜下帳迎之美稱曰先生神算使人敬服孔明曰說論小計何足為奇自謙處正瑜邀孔明入帳共

飲酒曰昨吾遣使來催督進軍瑜未有奇計願先生教我前問用何兵器是微問孔明曰亮乃碌碌庸才安有妙計瑜

曰某昨晚觀曹操水寨極其嚴整有法非等閒可攻思得一計不知可否先生幸為我一決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寫于

手內看同也不同瑜大喜教取筆硯來先自暗寫了却送與孔明孔明亦暗寫了兩個移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

看皆大笑八十三萬大軍已原來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亦一火字以箭射船是金船木以火燒兵是火船金

孔明相謝瑜曰既我二人所見皆同更無疑矣幸勿漏池孔明曰兩家公事豈有泄漏之理吾料曹操雖兩番催我這條計

又將博望新野事一提然必不為備今都督儘行之可也操能料之于陸飲罷分教諸將皆不知其事却說曹操平白折了十五六萬

箭心中氣悶荀攸進計曰江東有周瑜請葛二人用計寔急切難破可差人去東吳詐降為奸細內應以通消息方可圖也

操曰此言正合吾意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攸曰蔡瑁破誅蔡氏宗族皆在軍中瑁之族弟蔡中蔡和現為副將丞相可以恩

結之差往詐降東吳必不見疑二蔡詐降以救兄操從之當夜密喚二人入帳囑咐曰汝二人可引些少軍士去東吳詐降

但有動靜使人密報成事之後重加封賞休懷二心二人曰吾等妻子俱在荊州安敢懷二心丞相勿疑曹操之不疑者在此

此某二人必取周瑜諸葛亮之首獻於麾下正與前文取操操厚賞之次日二人帶五百軍士游幹作說客只在一信者亦在

三國志演義 卷七 第四十六回

十五

是來降周 則信之巧 則不能如 操使游說 之客及說 吾軍得力 之人納力 詐降之兵 借以通我 將則降之 巧過於操 兩智相敵 寫實真是 動心悅目 孔明學中 之字與周 瑜字中之 同此合掌 大字也 益之言是 三人之言 皆為合掌 矣孔明新 博望之火 大重小異 此重復文 字也又將 繼之以赤 壁之火是 一人之文 三四重復 孔明合掌 重復每怪

且寄下五十糧再有怠慢二罪俱罰恨恨不絕而入帳中此時若肉計已畢若不有此餘眾官扶起黃蓋打得皮開越像鮮血迸流扶歸本寨皆絕幾次動問之人無不下淚魯肅也往看問了來至孔明船中謂孔明曰今日公瑾怒責公覆我等皆是他部下不敢犯言苦諫先生是客何故袖手旁觀不發一語在魯肅口中稱寫孔明通問光景孔明笑曰子敬欺我不以老實待周郎使來相試耳肅曰肅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一事相欺今何出此言孔明曰子敬豈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黃公覆乃其計耶如何教我勸他甘寧知之而勸勸亦是詐孔肅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能騙過曹操公瑾今日毒打黃公覆却教蔡中蔡和報知其事矣如子敬見公瑾時切勿言亮知其計公說亮也埋怨都督便子明又要騙公瑾妙孔明曰肅解去入帳見周瑜瑜遂入帳後肅曰今日何故痛責公覆瑜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心中不安者瑜曰孔明之意若何肅曰他也埋怨都督感情薄瑜笑曰今番須騙過他也誰知所騙也肅曰何謂也瑜曰今日打黃蓋乃計也吾欲令他詐降須先用苦肉計騙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以取勝前二祭之降非詐是欺子敬今肅乃暗思孔明之高他却不取明言孔明曰且說黃蓋卧于帳中諸將皆來動問言黃蓋之打非真則不騙子敬蓋不言語但長吁而已不用黃蓋說明先報參謀關澤來問是關澤猜破甚妙益曰何以知之澤曰某觀公瑾舉動軍莫非與都督有仇益曰非也澤曰然則公之受責莫非苦肉計乎不用黃蓋說明先孔明曰一人可為心腹者唯公素有忠義之心敢以心腹相告澤曰公之告我無非要我獻詐降書耳不用黃蓋說明先益曰寬有此意未知肯否關澤欣然領諾正是勇將輕身息報王謀臣為國有同心未知關澤所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七回

關澤獻詐降書

龐統巧授連環計

却說關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好學嘗借人書來看看過一遍便不遺忘口才辯給少有膽氣氣從讀孫權召為參謀與黃蓋最相善百忙中尋迷關澤蓋知其能言有膽故欲使獻詐降書澤欣然應諾曰大丈夫處世不能立功建業不幾與草木同腐乎公既捐軀報主澤又何惜微生其言大有志氣可見無他人黃蓋滾下床來拜而謝之黃蓋拜關澤正與澤曰事不可緩即公便行益曰書已修下了極為黃蓋而澤領了書公就當夜扮作漁翁以書作釣以身作餌而北岸而行是夜寒星滿天開掌點三更時候機密之至早到曹軍水寨巡江軍士拏住連夜報知曹操操曰莫非奸細麼軍士曰八一漁翁自稱是東吳參謀關澤有機密事來見操便教引將來軍士引了關澤至戶見帳上燈燭輝煌書檄幾凡危坐問曰汝既是東吳參謀來此何幹澤曰人言曹丞相求賢若渴今觀此間甚不相合黃公覆汝又錯尋字了也關澤

今人作文 動筆便重 被此一紙 後更無添 取周翰孔 明之天而 讀之即非 黃蓋之計 黃蓋之所 周翰之所 周翰欲用 瑜深欲用 此計而恨 未得黃蓋 黃蓋真能 舍此身而 伐可此者 苦肉之一 計耳作者 于此不寫 周翰之智 正是為黃 蓋之忠亦 只是為那 不是為黃 蓋之智 周翰反問 之謀只好 將夜裏騎 黑狗黃蓋 告肉之計 偏要白日 裏騙眾人 蓋不曉得 人恐騙也 曹操之我

語操曰吾與東吳自父交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

操曰黃公覆乃東吳三世舊臣今被周瑜於眾將之前無端毒打不勝

怨恨因欲投降丞相為報仇之計特謀之于我我與公覆舊情同骨肉徑為來獻密書未知丞相肯容納否

操曰書在何處關澤把書呈上操拆書看就燈下觀看書曰

蓋受孫氏厚恩本不當懷二心此二句然以今日事勢論之用江東六郡之卒當中國百萬之師眾寡不敵海內所共

見也東吳將吏無論智愚皆知其不可周瑜小子偏懷猜忌自負其能輒欲以卵投石兼之擅作威福無非受刑有功不

賞蓋係舊臣無端為所推辱心實恨之伏聞丞相誠心待物虛懷納士蓋願率眾歸降以圖建功雪恥糧草軍仗隨船獻

納用計萬在泣血拜白萬勿見疑

曹操於几案翻覆將書看了十餘次忽笑拍案張目大怒曰黃蓋用苦肉計令汝下詐降書欲就中取事却敢來戲侮我耶

二人機謀彼他明明道破讀者便教左右推出斬之左右將關澤簇下急聲澤面不改容仰天大笑為關澤真操教索回

叱曰吾已識破奸計汝何故哂笑澤曰吾不笑你吾笑公覆不識人耳你笑公覆正是笑你偏說不笑曹操曰何不識

人澤曰殺便殺何必多問是有膽操曰吾自幼熟讀兵書深知奸偽之道汝這條計奸騙別人如何騙得我奸雄自澤

曰你且說書中那件事是好計操曰我說出你那奸處教你死而無怨你既是真心獻書如何投降不明約幾時如今你有

何理說關澤待曹操問而後言曹操亦關澤聽罷大笑曰虧你不惶恐敢自誇熟讀兵書還不及早收兵回去倘若交戰必

被周瑜擒矣無量之罪可惜吾屈死汝手自負有智偏要笑他操曰何謂我無學澤曰汝不識機謀不明道理豈非無學

不即操曰你且說我那幾般不是處澤曰汝無待賢之處吾何多言但有死而已妙在不操曰汝若說得有理我自自然敬服

正是要他說耳澤曰豈不聞背主作竊不可定期倘今約定日期急切下手不得這種反來接應事必漏泄但可觀便而行

豈可預期相定乎汝不明此理欲屈殺好人真無理之輩也關澤真是能讀書人方見孔明激操操聞言改容下席而

謝曰某見事不明誤犯尊威幸勿掛懷惟聰明人辦事易亦惟聰明人澤曰吾與黃公覆傾心投降如小兒之望父母豈有

詐乎操大喜曰若二人能建大功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曰某等非為爵祿而來實應天順人耳先罵後說則其欺操

取酒待之少頃有人入帳於操耳邊私語操聞聽私語印曰將書來看其人以家書呈上操觀之顏色頗喜問澤暗思此必

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大喜我投降之事為真矣也妙在曹操不說關澤亦不問大家心裏明白如游幹曰煩先

生再回江東與黃公覆約定先通消息過江吾以兵接應河見不書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復還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

蔡瑁是真
周瑜之
是假蓋
是信周
已信周
之怒為
蓋欲購
操必須
及取人
購二茶
購二茶
必不可
不但公
明而孔
反為公
以購公
則孔明
智高公
數頭苦
肉之計
其計之
行亦天
馬夫蓋
計之可
者有三
黃蓋受
大毒受
於死難
能而無
於國事
長逝者
一可應
使原將
知有憤
則弄假
成真未
被筆先

妙在不肯去奇 操曰若他人去恐恐池漏澤再三推辭民父乃曰若去則不敢久停停當行矣妙在欲去又去操賜以金帛
澤不受辭別出營再駕舟向江東來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辯則吾徒受苦矣澤曰吾今去甘寧寨中操蔡中
蔡和消息先在曹寨營中識得再向甘曰甚善澤至寧寨寧接入澤曰將軍昨為救黃公覆被周公瑾所辱甚是不平妙
反言以寧笑而不答意也不答者看二蔡也 正話間蔡和寧澤以自送甘寧甘寧以笑開澤以目寧會意乃曰周公
瑾自有持其能全不我等為念我公被辱羞見江左諸人說罷咬牙切齒拍案大叫一似一個澤乃處於其旁低語寧低頭
不言長嘆數聲兩個看蔡和蔡中蔡和自寧澤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軍何故煩惱先生又有何不平來澤曰吾等腹中
之苦汝豈知耶妙在假蔡和曰莫非妻背吳投曹耶蔡和此時胸澤失色甘寧拔劍而起曰吾事已為窺破不可不殺之以
滅口一個失驚意不答蔡和曰莫非妻背吳投曹耶更想不注胸澤失色甘寧拔劍而起曰吾事已為窺破不可不殺之以
公便來詐降者二公左右有歸順之心當引二公勿憂苦亦常以心腹之事相告來寧曰可速言之蔡和曰吾二人乃曹
若如此是天賜其便也前已寫過關澤此處單寫甘寧曰黃公覆與將軍被辱之事吾已報知丞相矣不日自招正與關澤
應澤曰吾已為黃公覆獻書丞相今特來見與雲相約同降耳此處方明寧曰大夫既遇明主自當傾心相投前既假周
書中具言黃蓋欲來未得其便但看船頭插青分旗而來者即是也為後伏線却說曹操連得二書心中疑惑不定聚眾謀
士商議曰江左甘寧被周瑜所辱願為內應黃蓋欲來未得其便但看船頭插青分旗而來者即是也為後伏線却說曹操連得二書心中疑惑不定聚眾謀
不足又使一個人去蔣幹進曰某前日往東吳未得成功深懷慚愧今願捨身再往務得實信回報丞相操大喜即時令
蔣幹上船幹駕小舟竟到江南水寨邊蔣幹第一番渡江只是送了兩個水軍都督便使人傳報周瑜蔣幹又到瑜喜曰吾之成
功只在此人身上遂囑咐曹肅為我請龐士元來如此如此前書送了一封假書今原來襄陽龐統字士元因避亂寓居江東
曹肅曾薦之於周瑜統未及往見瑜先使肅問計於統曰破曹當用何策統密謂肅曰欲破曹兵當用火攻伏龍龐統所見
文字但大江上一船着火餘船四散除非獻連環計教他釘作一處然後方可成功也肅以告瑜瑜深依其論曰謂肅曰為
我行此計者非龐士元不可肅曰怕曹操奸猾如何去得周瑜沉吟未決正思思沒個機會忽報蔣幹又來未得凌巧蔣幹
大喜一面分付龐統用計一面坐於帳上使人請蔣幹見不來接心中疑慮教把船于僻靜處口纜繫乃入寨見周瑜瑜作
色曰子翼何故欺我大甚前書盡歡有蓋徽之妙今番變蔣幹笑曰吾想弟兄乃舊日弟兄特來土心腹何言相欺也瑜曰

我軍之叛
二可慮也
又使曹操
懸于將幹
之被敗在
蓋之降而
不納則黃
蓋從無辜
刑周瑜枉
自枉為適
為曹操所
笑三可慮
也乃黃蓋
不死請將
不叛曹操
即竟以此
成功豈非
天哉
第四十
七回十

你要說我降除非海枯石爛。前者吾念舊日交情，請你痛飲一醉，留你共榻，你却盜吾私書，不辭而去，歸報曹操，殺了蔡瑁。張允，致使吾事不成。責他不當人情。今日無故又來，必不懷好意。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兩段。正要用他反說。本待送你過去，爭奈吾一日間便要破曹賊，特留你在軍中，又必有泄漏，便教左右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待吾破了曹操，那時渡你過江。未遲。若能勾破曹操，將幹再欲開言，周瑜已入帳後去了。左右取馬，與將幹乘坐，送到西山背後小庵歇息，撥兩個軍人伏侍。幹在庵內，心中憂悶，寢食不寧。夜夜星露滿天，在水邊一在山邊，各有關地，獨步出庵後，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尋去，見山岩畔有草屋數椽，內射燈光。赤燈火先耀，後天。幹往窺之，只見一人掛劍燈前，朗誦孫吳兵書。幹思此人必異人也。叩戶請見，其人開門出迎，儀表不俗，幹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於此處方出現，鳳雛先生吞統曰：然也。於此處方出現，鳳雛先生吞統曰：然也。於此處方出現，鳳雛先生吞統曰：然也。

幹喜曰：久聞大名，今何僻居此地？答曰：周瑜自恃才高，不能容物，吾故隱居於此。龐統登下之語，與周瑜帳中之言，一是一辭，一是一語，一是一語，一是一語。法公乃何人？幹曰：吾將幹也。統乃邀入草堂，共坐談心。幹曰：以公之才，何往不利？如肯歸曹，幹當引進。統曰：吾亦欲離江東久矣，公既有引進之心，即今便當一行。如違，則周瑜聞之，必將見害。甘寧關澤編二蔡麗統又稱對於是與將幹連夜下山至江邊，尋着原來船隻，飛棹投江北。既至操寨，幹先入見，備述前事。操聞鳳雛先生來，如鳳雛先生親自出帳迎入，分賓主坐定。問曰：周瑜年幼，恃才欺眾，不用良謀，務久聞先生大名，今幸垂顧，乞不吝教誨。統曰：統前後相奉妙在相類而相反，其素聞丞相用兵有法，今願一觀軍容。操問：操教備馬，先邀統同觀早寨。統與操並馬登高，而望統曰：傍山依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進退曲折，雖孫吳復生，覆且再出，亦不過此矣。先以美言說之，似操曰：先生勿得過譽，高望指教。於是又與同觀水寨，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皆是艨艟戰艦，列為城郭，中藏小船，往來有巷，起伏有序。統笑曰：丞相用兵，若此，名不虛傳。因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周郎，期必亡。操大喜，問：索請入帳中，置酒共飲。同說兵機，統高談雄辯，應答如流，操深敬服，殷勤相待。妙在尚不獻計，統佯醉曰：敢問軍中，有良醫否？然後以微言批之，却妙操問何用。統曰：水軍多疾，須用良醫治之。方才說却妙在尚不獻計，統佯醉曰：敢問軍中，有良醫否？

操大喜，請問妙策。統曰：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不息，非兵不慣乘船。受此顛播，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各相配，排或二十為一排，或五十為一排，首尾用鐵環連鎖，上鋪濶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渡矣。乘此而行，任他風浪，潮水上下，復何懼哉？風浪雖不怕，只恐還怕一件東西。士元曹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良謀，安能破曹乎？增茂字博學，竟不解也。

自負者智
耳聞者妙
說曹操之
事之不明
所謂用逆
也若使逆
而甘言卑
或則公之
拒使陳乞
伏使陳乞
則澤之死
表愈速矣
此必先極
寫曹操不
奸不顯關
澤之巧若
彼不知為
欺之不難
惟彼既知
而欺之之
為難也彼
不知為詐
降書而中
彼既知惟
詐降書而
我終能奇
之計難巧
而無行亦
之則行亦
抽計雖廣
之人則計
庸耳不計
蔡和聲中

統曰愚淺之見丞相自裁之操即時傳令喚軍中鐵匠連夜打造連環大釘鎖住船隻諸軍聞之俱各喜悅後人有詩曰
赤壁塵兵用火攻 運籌決策盡皆同 若非龐統連環計 公瑾安能立大功

龐統又謂操曰某觀江左豪傑多有怨周瑜者某憑三寸舌為丞相說之使皆來降借此為脫身之計既下了周瑜孤立無援必為丞相所擒瑜既破則劉備無所用矣又帶照劉操曰先生果能立大功操請奏聞天子封為三公之列統曰某非為

富貴但欲救萬民耳丞相渡江慎勿殺害使之以美言統曰吾替天行道安忍殺戮人氏統曰求榜文以安宗族妙操曰

先生家屬見居何處統曰只在江邊若得此榜可保全矣操命寫榜檢押付統關澤處黃蓋書是送去一張火票統拜謝曰

別後可速進兵休待周郎知覺龐統別備有許多話關操然之統拜別至江邊正欲下船忽見岸上一人道袍竹冠

把扯住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關澤下詐降書你又來獻連環計恐燒不盡絕你們把出這等毒手來只好瞞

曹操也須瞞不得我諺得龐統飛魂魄散每年於此篇故作驚人正定是莫道東南能制勝誰云西北獨無人畢竟此人是誰且

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八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鎖戰船北軍用武

都說龐統聞言吃了一驚急回視其人原來却是徐庶徐庶一向冷落統見是故人心下方定回顧左右無人乃曰你若說

破我計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皆是你送了也庶笑曰此間八十三萬人馬性命如何真是兩伍統曰元真真欲破吾計

耶庶曰吾感劉皇叔私恩未嘗忘報曹操逼死吾母吾已說過終身不設一謀表中事一提今安肯破元長策只是我亦隨

軍在此兵敗之後玉石不分豈能免難君當教我脫身之計我自織口遠避矣前以幾十萬生靈為言統笑曰元真如此高

見遠識遠此有何難哉庶曰願先生賜教統去徐庶耳邊略說幾句妙在不庶大喜拜謝龐統別却徐庶下船自回江東且說

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各寨中暗布謠言附耳低言此始貶次日寨中三五五交頭接耳而說早有操事人報知曹操說軍中傳

言西涼州韓遂馬騰軍中謠言此事真真快事即無此事亦是快事操大驚急聚謀士商議曰吾引兵南征心中

有憂者韓遂馬騰軍中謠言雖不辨虛實然不可不防不便信又言未畢徐庶進曰庶蒙丞相收錄恨無寸功報效請得

三千兵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有緊急再行報告却是防兵操喜曰若得元直去吾無憂矣散關之上亦有軍兵統

領之目下發三千馬步軍命臧霸為先鋒星夜前去不可稽遲帶去了三千人又帶去了一徐庶辭了曹操與臧霸便行此

便是龐統救徐庶之計此處明明一後人有詩曰

三國志演義 卷七 第四十八回 十六

曹操征南日憂

馬騰韓遂起戈矛

鳳雛一語教徐庶

正似游魚脫釣鈞

之許降者

曹操自有這徐庶去後。心中稍安。遂上馬先看沿江草寨。次看水寨。乘大船一隻于中央。上建帥字旗號。于中央列水寨。船上

也黃關二

埋仗已弩千張。操居船上。時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氣清明。平風靜浪。操合置酒設樂于船上。吾

以書來者

今夕欲會諸將。天色向晚。東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長江一帶如橫素練。操坐大船之上。左右侍御者數百人。皆錦

也善益之

衣綉袴。荷戈執戟。文武最多。各依次而坐。操見南屏山色如畫。東視柴桑之境。西觀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觀烏林。四顧空

非不亦在

灑。寫江景。心中歡喜。謂眾官曰。吾自起義兵以來。與國家除凶去害。誓願掃清四海。前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

之許降者

萬雄師。更賴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後。天下無事。與諸公共富貴。以樂太平。備曹操。文武皆起謝曰。願得

也關澤之

早奉凱歌。吾等終身皆賴丞相福。操命左右行酒飲。至半夜。操酒酣。遙指南岸曰。周瑜魯肅不識天時。今幸有投降

連速則得

之人。為彼心腹之患。此天助我也。寫曹操荀攸曰。丞相勿言。恐有泄漏。寫荀攸操大笑曰。座上諸公與近侍左右

則不得返

皆吾心腹之人也。言之何礙。正不為其難又指荀曰。劉備諸葛亮汝不料。此輩之力。欲擒泰山。何其愚耶。既笑江東又

者一假夫

周瑜所娶。吾今新搆銅雀臺於漳水之上。如得江南當娶二喬。置之臺上。以娛暮年。吾願足矣。周瑜之怒亦不見錯怪言罷

降却有機

大笑。唐入杜牧之有詩曰。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法愈出詭

曹操正笑談間。忽聞鴉聲。曹南飛鳴而去。只怕操曰。此鴉緣何夜鳴。左右答曰。鴉見月明。疑是天曉。故雜樹而鳴也。此非

有難樣詐

吉。鴉鳴。操又大笑。時操已大醉。乃取槩立於船頭上。以酒奠於江中。滿飲三爵。橫槩謂諸將曰。吾持此槩破黃巾。擒呂布。滅

者許意之

袁術。收袁紹。深入塞北。直抵遼東。縱橫天下。願不負大丈夫之志也。歷敘往事。各述生平。此高氣揚今得此景。甚有慷慨。吾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當歌當字多有誤解之者。如云對酒宜歌。則非也。當作茲當之當。乃臨當之當耳。如譬如朝露。去

日無多。慨當以慷。憂難忘。憂字也。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個夏字。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

賓。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無數夏字。蓋樂中悲。悲預兆矣。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濶談

誠。心念舊恩。月明星稀。鳥鵲南飛。遠上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自比周公。

關澤而關 澤之從 添出一甘 以其謀告 甘寧欺二 蔡之會乎 關澤寓泰 真良變幻 可喜 禦戰船之 法有彼方 連而我有 其斷者有 我我其連 者黃祖之 相連以索 不能入甘 之而難離 遂橫此則 利其也 曹操之舟 燒之不能 盡龐純以 連環始而 火攻利其 此則利其 變也兵法 孫臏以滅 龐勝而增 謝又以此 寤勝隨機 而應豈可 執一論哉 連環計一 見于龐統

歌罷眾和之共皆歡笑勿塵問一人進曰大軍相當之際將士用命之時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操視之乃揚州刺史沛國相人姓劉名瓛字元穎起自合淝創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興治教久事曹操多立功績夾叙劉瓛生平當平關華甚妙當下操橫槊問曰吾言有何不吉瓛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此不吉之言也蘇子瞻亦贊其引只四句以為孟德之困于周郎即蓋南飛而無可依主應其南操大怒曰汝安敢敗吾興乎起一粟刺死劉瓛醉後矯眾皆驚駭遂罷宴次日曹操酒醒悔恨不已殺子劉配告請父屍歸葬操江曰吾昨因醉悞傷汝父悔之何及可以三公厚禮葬之又撥軍士護送靈柩即日回蔡臨江飲酒操樂賦詩忽然刺殺一人大是我風景况兆次日水軍都督毛玠子禁詣帳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配搭連鎖停當謹將戰具一夜則歌明日則泣亦是不吉之兆齊備請丞相調遣杜備軍進兵杜備軍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喚集諸將各各聽令水旱二寨俱分五色旗號黃旗黑旗水軍中央黃旗毛玠子禁前軍紅旗張郃後軍皂旗呂虔左軍青旗右軍白旗呂通極烏水馬步水無大小士正逢後水軍中央黃旗毛玠子禁前軍紅旗張郃後軍皂旗呂虔左軍青旗右軍白旗呂通極烏水馬步前軍紅旗徐晃後軍皂旗李典左軍青旗樂進右軍白旗夏侯淵極烏水馬步正與後文大攻相映射使夏侯惇曹洪水陸路都接應使許褚張遼極烏水馬步中發搗三連各隊伍戰船分門而出是日西北風驟起為北風正與後各船拽起風帆衝破激浪穩如平地北軍踊躍施勇劉鎗使及前後左右各軍旗幟不離又有小船五十餘隻往來巡警為北風正與後惟督為下文曹操下操立於將臺之上觀看調練心中大喜以為必勝之法為北風正與後教且收住帆幔各依次序回寨操升帳謂眾將士曰若非天命助我安得風雜妙計鐵索連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連鎖固是平穩但彼若用火攻難以迴避不可不防北軍未操大笑曰程仲德雖有遠慮却遠有見不到處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疑之當無人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風力方為隆冬之際倘有西風北風安有東風南風耶吾居於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何懼哉正與後又周若莫是十月小春之時吾早已提備矣老眼未嘗見班部中二將挺身出曰小將雖幽燕之人也能乘舟令願借巡船二十隻直至三江口奪旗病孔明何方張本鼓而還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二人舍其所長而爭操視之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張南也操曰汝等皆生長北方恐乘舟不便江南之兵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等輕以性命為兒戲也佳觸張南大叫曰如其不勝甘受軍法操曰戰船盡已連鎖惟有小舟每舟可容二十人只恐未便接戰佳觸張南大叫曰若用大船何足為奇已付小舟二十餘隻佳與張南各引一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須要奪旗斬將而還少說事操曰吾與汝二十隻船差撥精銳軍五百人皆長槍硬弩到來自天明將大寨船出到江南上遠為之觀更差文聘亦領二十隻船接應汝回為曹操佳觸張南欣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已

前之環虛名也後之環虛名也。王允以密環二人相環之。相連耳。連環計者。乃作呂布。此與紹。此又是何。點出來豈。點出命若。之意乎。龐統則不。然與之。操船與取。名連環者。名連環者。不與環。為環。止有一環。為環。無數連環。前應復。前少復。北兵多病。連環之方。治之此毒。母乃太毒。乎雖無。獨一龐統。皆是也。蓋之約甚苦。

定。早聽得水寨中搥鼓鳴金船皆出寨分布水南長江一帶青紅旗號交雜。觸張南領哨船二十隻穿寨而出。望江南進。發却說南岸隔江聽得鼓聲喧震。逆望事。操調練水軍。探事報知周瑜。瑜即往山頂觀之。操軍已收。一補報。隔日忽又。聞鼓聲震天。軍士急登高觀。見有小船破浪而來。飛報中軍。周瑜問帳下誰敢先出。韓當周泰齊出曰。某當權為先鋒。破敵。因黃蓋病故二人權為。瑜喜傳令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韓當周泰各引哨船至隻分左右而出。却說佳觸張南。遮隔佳觸燃長鎗。當手起一鎗。刺死其觸。張南隨後大叫趕來。隔斜裏周泰船出。張南提鎗立於船頭。兩邊。弓矢亂射。周泰一臂挽牌。一手提刀。兩船相離七八尺。泰即飛身一躍直躍過張南船。手起刀落。砍張南於水中。人之死。愈使曹操信連環計之妙。而亂殺。周泰軍士乘船飛掉。急回。韓當周泰催船追趕。到半江中。恰與文聘船相遇。兩邊便攢定。更不疑連環之不可用也。眼文聘之賊。又在周瑜。韓周二人急催船追趕。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便將白旗。當周泰奮力相擊。文聘抵敵不住。回船而走。眼文聘之賊。又在周瑜。韓周二人急催船追趕。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便將白旗。招展令眾鳴金。二人乃飛棹而回。勝示是預為之兆。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盡入水寨。瑜願謂眾將曰。江北戰船如蓬蓬。之密操又多謀。當用何計以破之。眾未及對。文聘軍寨中。被風吹折中央黃旗。飄入江中。瑜大笑曰。此不祥之兆也。官周瑜。顧下文。正觀之際。忽狂風大作。江中波濤拍岸。一陣風過。刮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過。瑜猛發一驚。心想一事。是好事。已辨之。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口吐鮮血。諸將急救。起時却早不醒人事。真令人疑惑不定也。正是一時心驚又忽叫。難使南。軍破北軍。畢竟周瑜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

文一段以

勝不但徐

樂作歌之

曰樂斯陶

其驪酒臨

前八閣澤

段之文重

疎漏不若

時正志得

陶斯舞詠

夏固知其

後段有聯

二蔡帶寓

使馬騰一

也而其歌

焉斯嘖賦

憂必及其

旁今于嚴

甘寧不但

邊不遺志

何忘以憂

焉斯嘖賦

憂必及其

一統於環

甘寧一

邊不遺志

何忘以憂

焉斯嘖賦

憂必及其

一統於環

甘寧一

邊不遺志

何忘以憂

焉斯嘖賦

憂必及其

救徐庶旁

染一使

邊不遺志

何忘以憂

焉斯嘖賦

憂必及其

有起色矣

染一使

邊不遺志

何忘以憂

焉斯嘖賦

憂必及其

七星壇諸葛祭風



三 江 口 周 郎 縱 火

諸葛亮
智取
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

曹操假病
吉平不藥
死不知其
病也孔明
以不藥藥
之而得生
獨謀其真
也北軍之
病在統帥
水龍統帥
以金而平
鎮平而水
不能則水
病在統帥
孔明順其
氣而使其
息而使其
生則使其
在周郎病
所莫識人
如孔明亦
世所謂有
吾嘗謂易
觀風水之
為家人火
編以為火
與相併之
惟相併也
為一家而

却說周瑜立於山頂，觀望良久，忽然望後而倒，口吐鮮血，不省人事。左右救回帳中，請將醫來動問，盡皆愕然，相顧曰：「江北百萬之眾，虎踞鯨吞，不料都督如此。倘曹兵一至，如之奈何？」慌忙差人申報吳侯，二侯求醫調治。孔明曰：「公以為何如？」肅曰：「此乃曹操之禍也。孔明笑曰：「公瑾之病，亮亦能醫。」此輩之病，屬統帥之病，必須孔明治之。肅曰：「誠如此，則國家萬幸。」即請孔明同去看病。肅先入見周瑜，瑜曰：「被家頭而臥，肅曰：「都督病勢若何？」真病病周瑜曰：「心腹攪痛，時復昏迷。」肅曰：「曾服何藥？」瑜曰：「心中嘔逆，藥不能下。」肅曰：「道來去望孔明。」言能醫都督之病，見在帳外。頃來醫治，何如？」瑜即命請入，教左右扶起，坐於床上。孔明曰：「連日不睡，君顏何期貴體不安？」孔明是瑜病瑜曰：「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孔明笑曰：「天有不測風雲，人又豈能逆料？」一語道着心瑜聞失色，乃作呻吟之聲。孔明曰：「都督心中，以覺煩積，空想瑜然。孔明曰：「必須用涼藥以解之。」瑜曰：「已服涼藥，全然無效。」孔明曰：「須先理其氣。」氣若順，則呼吸之間，自然痊可。都是隱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順氣，當服何藥？」大家借病說暗話。孔明笑曰：「亮有一方，便教都督氣順。」此等順氣方，諒用不着瑜曰：「願先生賜教。」孔明索紙筆，屏退左右，密書十六字曰：「欲破書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其是四句，藥性恐難經，麻需畢，遂與周瑜曰：「此都督病源也。」此等病源，近世愈見了大驚。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我心事，只索以愛情苦之。乃笑曰：「先生已知病源，將用何藥治之？」事在危急，望即賜教。特良急。孔明曰：「亮雖不才，曾遇異人，傳授奇門遁甲天書，可以呼風喚雨。」雲從龍，風從虎，虎伏龍，龍吟虎嘯，應聲而出。孔明曰：「都督若要東南風，可於南屏山建一臺，名曰七星壇，高九尺，作三層，用一百二十人，手執旗幡，圍繞於台上作法。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助都督用兵。何如？」病貴藥風，今反以風治病，蓋公病入膏肓，風吹即死。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一夜大風，大事可成。公是事在目前，不可遲緩。」不欲遲，而又但願速。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起風，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如何？」周以甲子與對以甲子亡。瑜聞之大喜，翼然而起。因其風聲好，使傳令差五百精壯軍士，往南屏山築壇，撥百二十人，執旗守壇，聽候使令。孔明辭別出帳，與魯肅上馬來南屏山相度地勢。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東南地與風相照，方圓二十四丈，每一層高三尺，共是九尺。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東方七面，青旗，按角亢戌房心尾箕布蒼龍之

今日道士求得雨來... 孔明得得二將領命徐盛下船... 一百刀斧手... 孔明... 夜東風江水騰... 不是孔明施妙計... 周郎安得這才能

七星壇上臥龍登

一夜東風江水騰

不是孔明施妙計

周郎安得這才能

丁奉馬軍先到見壇上執旗之士... 當風而立... 丁奉下馬... 見孔明先生... 慌問守壇將士...

適間却見孔明披髮下船... 船望上水去了... 周瑜水路... 丁奉徐盛使分水旱兩路追竄...

望前船不遠徐盛在船頭上高聲大叫... 軍師你去都督有請... 孔明立於船尾大笑曰...

必來加害預先叫趙子龍來相接... 將軍不必追趕... 趙雲... 趙雲... 趙雲...

却教自己船上拽起滿帆... 乘順風而去... 船如飛... 追之不及... 孔明... 孔明...

近岸言曰諸葛亮神機妙算人不可及... 更兼趙雲有萬天不當之勇... 汝知他當陽長坂時否...

了於是二人同見周瑜言孔明預先約趙雲... 接去也周瑜大驚曰... 此人如此多謀... 使吾睡不安矣...

軍中舉大為說... 第一陣早... 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 我有用處... 第二喚云史慈分付你領二千...

兵直奔黃州地界... 斬曹操合股放鷹之兵... 就遣曹兵放火放箭... 只看見紅旗... 便是吳侯接應兵到...

第五隊... 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 盡打白旗... 往漢陽接應... 第六陣早... 六隊船隻各自分路去了...

三國志演義 卷八 第四十九回

蓋安排火船使小卒馳書約曹操今夜來降以上先調早路的大軍此處一面撥戰船四隻隨於黃蓋船後接應為下文
小船故曹第一領兵軍官韓當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四隊各引戰船
孫本三百隻前高各擺列火船二十隻船出水路火軍四隊一節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艙艙上督戰徐盛于奉為左右護衛只
 留魯肅共關澤及眾謀士守寨程普見周瑜調軍有法甚相敬服前又却說合却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說已差陸
 遜為先鋒直抵蘄黃地高進兵吳侯自為後應此處寫孫權又是兩隊只五六萬共瑜又美人西山放火炮南屏山舉號
 旗各各准備停當只等黃蓋舉動甲子日夜半有風至乙丑日黃蓋發話分兩頭却說劉玄德在夏口專望孔明回來
 忽見一隊船到乃是公子劉琦自來探聽消息玄德請上敵樓坐定說東南風起多時子龍去接孔明至今不見到吾
 心甚憂小校遙指樊口港上一帆風送扁舟來到必軍師也遙指而使到吳天玄德與劉琦下樓迎接須臾船到項雲亦
 孔明子龍登岸玄德大喜問候畢孔明曰且無暇告訴別事前者所約兵馬戰船皆完齊合不說上項事也妙甚玄德
 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用孔明便與玄德劉琦拜帳坐定謂趙雲曰子龍可帶三千軍馬渡江還取為林小路探樹
 木蘆葦密處埋伏第一隊亦取鳥今夜四更已後會操必然從那條路上奔走算定四更則非等他軍馬過半就中間
 放起火來雖然不殺他盡絕也殺他一半第一隊早路大軍說投不雲曰為林有兩條路一條通南郡一條取荊州
 不知那條路來孔明曰南郡勢迫曹操不敢往必來荊州然後大軍投許昌而去周泰之所及也又喚張飛曰翼德
 可領三千兵渡江截斷彝陵這條路去葫蘆谷口埋伏第二隊亦取曹操不敢走南彝陵必往北彝陵去來日雨過必
 然來埋鍋造飯預知有兩更非只看烟起便就山邊放起火來雖然不得曹操這場功料也不小第二隊早路大軍
 操正為下文飛領計去了又喚糜竺糜芳劉封水軍各駕船隻遠江剿擒賊兵奪取器械第一隊三人領計去了孔明
 關公伏筆

起身謂公子劉琦曰武昌一望之地最為要緊公子便請回率領所部之兵陳子岍口操一敗必有逃來者就而擒之
 却不可輕離城郭第二隊劉琦便辭別玄德孔明去了孔明謂玄德主公可於樊口連兵凭高而望坐着周郎今夜成
 大功也時雲長在側孔明全然不睬本要重用他却又反雲長忍耐不住乃高聲曰關某自隨兄長戰事許多年來未曾
 落後今日逢大敵軍師却不委用此是何意待關公自問妙甚無此孔明笑曰雲長無怪本欲須足下把一個最要
 緊的隘口怎奈有此違碍處不敢教去不即說出妙甚無此雲長曰有何違碍願即見論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

緊的隘口怎奈有此違碍處不敢教去不即說出妙甚無此雲長曰有何違碍願即見論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

緊的隘口怎奈有此違碍處不敢教去不即說出妙甚無此雲長曰有何違碍願即見論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

緊的隘口怎奈有此違碍處不敢教去不即說出妙甚無此雲長曰有何違碍願即見論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

緊的隘口怎奈有此違碍處不敢教去不即說出妙甚無此雲長曰有何違碍願即見論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

緊的隘口怎奈有此違碍處不敢教去不即說出妙甚無此雲長曰有何違碍願即見論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

緊的隘口怎奈有此違碍處不敢教去不即說出妙甚無此雲長曰有何違碍願即見論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

緊的隘口怎奈有此違碍處不敢教去不即說出妙甚無此雲長曰有何違碍願即見論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

厚足下當有以報之今日操兵敗必走華容道若今日足下時必然放他過去因此不敢叫去

不效言公以放者不是謀之也使不效王料定其不肯

前既憤激此又辨白應見後文之奇孔明曰倘若放了將却如何雲長曰願依軍法孔明曰如此立一文字書雲長便享軍令狀

雲長曰若曹操不住那條路上來如何孔明曰我亦與你軍令狀孔明曰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可於華容小路

高山之處堆積薪草柴料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來孔明曰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大喜

埋伏如何肯來孔明笑曰豈不聞兵法虛虛實實之說孔明曰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大喜

然操這條路而來曹操將軍休得怠慢孔明曰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大喜

去了前寫周郎調操至此方克玄德曰吾弟義重情深重若曹操果敢投華容道去時只恐端的放了

乾象操賊未合身亡留這人情與雲長做了亦是董事孔明曰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大喜

看周瑜去用兵留操竟簡雍守城孔明曰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大喜

緊程昱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宜預提防操笑曰公至一隅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為怪

瑜關防得緊因此無計脫身今有鄱陽湖新到糧周瑜卷卷起哨已有左使好女殺江東名將獻首來降只在今晚

三更船上插青龍牙旗者即糧船也操大喜遂領眾將來水寨中大船上觀看黃蓋船到且說江東見天色已晚

出寨和令軍士縛到和叫無非瑜曰汝是何等人敢來詐降云云缺之福物祭旗願保你自送前人情已令江東拜謁

和抵賴不過大叫曰汝家闊澤甘寧亦曾與謀可殺瑜曰此乃吾之所使也和悔之無及瑜入寨至江邊營

下首酒燒紙一刀斬了奈和用血盆相盪便令關羽背負曹操首級三隻火船獨披掩心手提利刃棋上大書先鋒黃蓋

蓋乘一天順風亦亦塵濤發周郎既了法三鞭是時黃風大作波浪洶湧操在中軍遙望隔江看船上照耀江

水如萬道金蛇翻波戲浪操迎風大笑自以為得志忽一軍指說江南隱隱一旗帆便

風而來操登高望之報稱皆插青龍牙旗內中有大旗上書先鋒黃蓋名字操笑曰公覆來降此天助我也來船漸近

程昱觀望良久請操曰來船必詐且休教近寨就江心拋住操曰何以知之昱曰糧在船中必然沉重今觀來

愚者則入

外則入

之華

此者

之則

此者

之則

此者

之則

此者

之則

此者

之則

此者

之則

此者

之則

此者

之則

此者

之則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追歡前朝劉豫北

南士無心迎魏武

東風有意覆周郎

不說江中鏖兵，且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密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只蔡中蔡和兩人，就單上放起火來。第一

現出呂蒙逼軍中火起也。放十數處火，接應甘寧。第三早瑤璋董襲分頭放火，吶喊第五隊軍出現，四下裏鼓聲震天。第六

震前已寫過水軍此處寫書操與張遼引百餘騎在火林內走。字甚新看前面無一處不看，正走之間，毛玠救得，又騁引十餘騎到教文聘稱敵在後，軍法甚變。操令曹宇路遠，道道有烏林地，面空濶可走。操遂徑奔烏林，正走間，背後一軍趕到，大叫曹操快走，火光中見出呂蒙旗號，在曹操軍中寫出操催兵馬向前，留張遼斷後，抵敵呂蒙，卻見前面火光又起，從山谷中推出一軍，大叫凌統在此。第四隊軍出現，却曹操肝膽皆裂，忽斜刺裏一彪軍到，大叫丞相休慌，徐晃在此，彼此混戰一場，路望北而走，忽見一陣軍馬屯在山坡前，徐晃出問，乃是秦紹手下降將馬延、張顛，有三千北地軍馬在此，當夜見滿天火起，未敢轉動，恰好此時接應曹操，兩個替死。曹操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其餘留着護身，操得這枝生力軍馬，心內稍安。馬延、張顛二將飛騎前行，不到十里，喊聲起處，一彪軍馬為首，將大呼曰：吾乃東吳甘興霸也。甘寧忽沒，忽現分馬延、張顛二將，早被甘寧一刀殺於馬下，張顛挺鎗求迎，寧大喝一聲：顯操手不及，被寧手起一刀，翻身落馬，後軍飛報曹操，操此時望合淝有兵接應，不想孫權在合淝路口望見江中火光，知是我軍得勝，便教陸遜舉火為號，太史慈見了，與陸遜合兵處，衝殺將來。又是兩路軍軍周瑜調撥第二隊是太操只得望蔡陵而走，路上撞見張郃，操令斷後，縱馬加鞭，走至五更，回頭望火光漸遠，操心方定。不是為曹操脫火，問曰此是何處，左右曰：此是烏林之西，宜都之北，操見樹木叢雜，山川險峻，乃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且不要緊，諸將問曰丞相何故大笑，操曰：吾不笑他人，單笑周瑜無謀，諸葛亮少智，若是我用兵之時，預先在這裏伏下一軍，如之奈何。不要忙，孔明已說猶未了兩邊鼓聲震响，火光竟天而起。孔明以前此是孔明之火，前是孔明之火，前是孔明之火孔明以扇大搖，孔明以火燭籠照地，東南風尚不息。前寫風是在有大處為，忽刺斜裏一彪軍殺出大叫我趙子龍奉軍師將令，在此等候多時了。一隊此出現，操教徐晃、張郃、雙敵趙雲，自己背烟突火而去，子龍不來追趕，只顧搶奪旗幟，曹操得脫天，色微明，雲照地，東南風尚不息。前寫風是在有大處為，忽然大雨傾盆，濕透衣甲可謂水操與軍士冒雨而行，諸軍皆有飢色，操令軍士往村落中劫掠糧食，尋覓大種。大龍為能為尋方脫其害又求其利，前則通地，是方欲造飯，後面一軍趕到，操心甚慌，原來却是李典許都，保護着取謀士來此處却要弄鬼，亦火之有盛，必有衰也。

此者

之則

此者

之則

此者

之則

此者

之則

此者

之則

此者

之則

此者

之則

此者

之則

此者

到橋邊合敘法極佳 操大喜令軍馬且行問前高是那里地面人報一邊是南襄陵大路一邊是襄陵北山路操問

那裏投南郡江陵去近軍士稟曰取南襄陵過胡盧口去最便操教走南襄陵行至胡盧口軍皆飢餓行走不上馬亦

困乏多有倒於路者操教前向暫息馬上有帶得鑊鍋的也有村中掠得糧米的便就山邊揀乾處埋鍋造飯割馬肉

燒吃所期昨日今朝大不同盡皆脫去濕衣于風頭吹晒馬皆摘鞍野放啣咬草根操坐於疎林之下仰面大笑宜哭

想亦是哭眾官問曰適來丞相笑周瑜諸葛亮引老出趙子龍來又折了許多人馬操曰吾笑出笑的如今為何又笑

諸葛亮周瑜畢竟智謀不足之是我用兵時就這不去處也埋伏一彪軍馬以逸待勞我等縱然脫得性命也不免重

傷矣彼見不到此我是以笑之合看便意了正說間前軍後軍一齊發喊只笑出一操大驚葉甫上馬取軍多有不

及收馬者早見西下大烟布合山口不消尋覓火種矣一軍擺開為首乃燕人張翼德橫矛立馬大叫曹操走那裏

去此是孔明所撥諸軍眾將見了張飛盡皆胆寒許褚騎無鞍馬來戰張飛張遼徐晃二將縱馬也來夾攻邊軍馬

混戰做一團操先撥馬走脫諸將各自脫身張飛從後趕來操連連奔逃這兵漸逐回顧眾將多已帶傷正行開軍士

稟曰前尚有兩條路請開丞相從那條路去操問那條路近軍士曰大路稍平却遠五十餘里小路投華容道却近五十

餘里只是地窄路險坑坎難行操令人上山觀望回報小路山邊有幾處烟火大路並無動靜操叫前軍便走華容

道小路諸將曰烽烟起處必有軍馬何故反走這路操曰豈不聞兵言有云虛則實實則虛諸葛多謀故使人

人之志大難奸

能下罪

我之國

我之知

我之無

我之血

我之骨

我之肉

我之髓

我之精

我之神

我之魂

我之魄

哭郭奉孝其若奉孝在法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挺胸大哭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謀士皆默然自慚次日操喚曹
 仁曰吾今暫回許都收拾軍馬必來報仇汝可保全南郡吾有一計密留在此非急休開急則開之依計而行使東吳
 不敢正視南郡為後文周倫仁曰合肥襄陽誰可保守操曰荆州託汝管領襄陽吾已撥夏侯惇把守合肥最為緊要
 之地吾今張遼為主將樂進李典為副將保守此地但有緩急飛報將來為後文孫權操分撥已定遂上馬引眾奔回
 許昌荆州原降文武各官依舊帶回許昌調用曹仁遣曹洪據守樊陽南郡以防周瑜以上放下曹操却說關雲長
 放了曹操引軍自回此時各路軍馬皆得馬匹器械錢糧已回夏口獨雲長不獲一人一騎空身回見玄德關公無所得
 得者孔明正與玄德作賀忽報雲長至孔明忙離坐席執杯相迎曰且喜將軍立此盖世之功除蓋天下之大害合宜
 遠接慶賀若果無報得曹操真當酌酒相賀雲長默然孔明曰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曾遠接故爾不樂回顧左右曰汝
 等緣何不先報雖孔明未必如此之許雲長曰關某特來請死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曾投華容道上來若不稍釋
 是關公若操不先報雖孔明未必如此之許雲長曰關某特來請死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曾投華容道上來若不稍釋
 孔明曰此是雲長想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了但既有軍令狀在此不得不按軍法遂叱武士推出斬之好做正是拚
 將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義名未知雲長性命何如且聽下文分解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孔明一氣周公瑾

却說孔明欲斬雲長玄德曰昔吾三人結義時誓言同生共死又將首卷今雲長雖犯法不忍違却前盟望權記過容將功
 贖罪孔明方纔饒了兩人先自說通今時却且說周瑜收兵點將各各致功申報吳侯所得降卒盡行發付渡江大搞
 三軍遂進兵攻取南郡前隊臨江下寨前後分五營周瑜居中瑜正與眾商議征進之策忽報劉玄德使孫乾來與都
 督作賀瑜命請入乾施禮畢言主公特命乾拜謝都督玄德有薄禮上獻劉謙孫乾瑜問曰玄德在何處乾答曰見殺兵
 屯油江口瑜驚曰孔明亦在油江否此時誰知後免曰孔明與主公同在油江瑜曰足下先回某親來相謝劉謙孫
 之大孫謝劉當瑜收了禮物發付孫乾先回肅曰却纔都督為何笑聲瑜曰劉備屯兵油江必有取南郡之意我等
 費許多軍馬用了許多錢糧目下南郡反手可得彼等心懷不仁欲就見成誰知後來備須放看周瑜不死誰知從
 成備在肅曰當用何策退之瑜曰吾自去和他說話好便好不好時不等他取南郡先結果了劉備須放看周瑜不死
 公法時

以統眾謀
上勝不賞
哭打不哭
後打不哭
奸用不錢
既可用錢
常說又錢
作說又錢
可說又錢
真說又錢
第愛好得

君一戰于
而敵不家
勝知也曹
大敗之使
而遣之使
曹遣之使
周遣之使
壁遣之使
于遣之使
十遣之使
之遣之使
曹遣之使
勝遣之使
口遣之使
利遣之使
郡遣之使
斯遣之使
者遣之使
觀遣之使
大遣之使

遇將欽攔路。曹仁與半金奮力衝散。丁奉徐盛將金仁弟曹純亦引兵接應。混殺一陣。吳軍敗走。曹仁得勝而回。將
欽兵敗。回見周瑜。瑜怒欲殺之。第周瑜第一人飛走。錯落。入眾將告免。瑜即點兵要親與曹仁決戰。甘寧曰：都督不可造次。今
曹仁令曹洪據守彝陵。為犄角之勢。其願以精兵三千。徑取彝陵。都督然後可取南郡。計示瑜服其論。先令甘寧領
三千兵。攻打彝陵。備周瑜分兵如此之勢。早有細作報知曹仁。曹仁與陳矯商議。矯曰：彝陵有失。南郡亦不可守矣。
宜速救之。仁遂令曹純與半金。暗地引兵救曹洪。曹純先使人報知曹洪。令洪出城誘敵。將南郡城誘敵。先有甘
寧引兵至彝陵。洪出與甘寧交鋒。戰有千餘合。洪敗走。寧奪了彝陵。至黃昏時。曹純半金兵到。兩下相合圍了彝陵。
曹純第二次失利。探馬飛報周瑜。說甘寧圍了彝陵城中。瑜大驚。程普曰：可急分兵救之。瑜曰：此地正當衝要之處。若
分兵去救。倘曹仁引兵來襲。奈何。只家曰：甘寧素勇。乃江東大將。豈可不救。瑜曰：吾欲自往救之。但留何人在此。代當吾
任。家曰：留公瑾當。蒙為前驅。都督斷後。不須十日。必奏凱歌。周瑜曰：未知凌公績肯暫代吾任否。凌統曰：若十日為
期。可當。十日之外。不勝其任矣。又高則瑜分兵如此之周瑜大喜。遂留兵萬餘。付與凌統。即日起大兵投彝陵來。蒙
謂瑜曰：彝陵南僻小路。取南郡極便。可差五百軍去砍倒樹木。以斷其路。彼軍若敗。必走此路。馬不能行。必棄馬而走。
吾可得其馬也。得馬之利。恐不足。瑜從之。差軍去砍大兵將至彝陵。瑜問誰可突圍而入。以救甘寧。周泰願往。即時縛
刀縱馬。直殺入曹軍之中。殺到城下。甘寧望見周泰。自出城迎之。泰言都督自提兵至。寧傳令叫軍士嚴裝飽食。準備
內應。又為周瑜分兵如此之却說曹洪曹純半金圍周瑜兵將至。先使人往南郡報知曹仁。一面分兵拒敵。及吳兵至
曹兵迎之。比及交鋒。甘寧周泰分兩路殺出。曹軍大亂。吳軍四面掩殺。曹洪曹純半金。果然投小路而走。却被亂柴塞
道。馬不能行。盡皆棄馬而走。吳兵得馬五百餘匹。兩次失利。周瑜驅兵星夜趕到南郡。正遇曹仁軍來救彝陵。兩軍接
着混戰一場。天色已晚。各自收兵。曹仁回城。與眾商議。曹洪曰：自今失了彝陵。勢已危急。何不拆丞相遺計。觀之以解
此危。此處外。曹仁曰：汝言正合吾意。遂拆書觀之。大喜。便傳令叫五更造飯。平明大小軍馬。盡皆棄城。城上遍插旌旗。
虛張聲勢。軍分三路而出。却說周瑜救出甘寧。陳兵於南郡城外。見曹兵分三路而出。瑜上將台觀看。只見女牆邊
座擁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瑜暗叫曹仁。必先準備走路。遂下將台。號令分佈兩軍為左右翼。如
前軍得勝。只顧向前面追趕。直待鳴金。方許退步。命程普督後軍。瑜親自引軍取城。對陣鼓聲响處。曹洪出馬搦戰。瑜

小中周瑜
之箭由後
為之觀則
後之觀則
曹瑜仁之
勝後之觀
失曹瑜仁
為之觀則
至之觀則
用兵者此
何得者此
而得者此
見孫劉之
合謀此卷
之離此卷
患則相相
同則相相
情事則相
矣當曹操
吳會未登
為劉雲非
自曹雲非
破曹雲非
還北劉雲
又欲之孫
又欲之孫
即德取之
即德取之

自至旗門下使韓當出馬搦戰交鋒戰到三十餘合洪敬走曹仁自出接戰周泰縱馬相迎鬥十餘合仁敗走陣勢
錯亂詳敗以周瑜揮兩翼軍殺出曹軍大敗瑜自引軍馬追至南郡城下曹軍皆不入城望西北而走其意似韓當周
泰引前部盡力追趕瑜見城門大開城上又無人遂令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入瑜在背後縱馬加鞭直入甕城
陳矯在敵樓上望見周瑜親自入城來暗暗喝米米丞相妙策如神一聲梆子响兩邊已響齊槍勢如驟雨爭先入城的
都顛在臨坑內周瑜急驚馬回時早破一箭射中左肋翻身落馬前安他十萬支箭此牛金自城中殺出來捉周瑜
徐盛丁奉二人捨命救去城中曹兵突出吳兵自相踐踏落勢坑者無數程普急收軍時曹仁曹洪分兩路殺回吳兵
大敗幸得凌統引一軍從刺斜裏殺來敵住曹兵曹仁引得勝兵進城程普收軍回寨備周瑜第三次失利丁徐二
將救得周瑜到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鐵鉗子拔出箭頭將金鎗藥數擦瘡口疼不可當飲食俱廢備周瑜第三次失利
醫者曰此箭頭上有毒急切不能痊可若怒氣沖激其瘡復發伏後程普令三軍嚴守各寨不許輕出三日後牛金
引軍來搦戰程普按兵不動牛金罵至日暮方回次日又來罵戰程普恐周瑜生氣不敢報知第三日直至寨門之內
叫罵聲聲只道要捉周瑜見下文之勝不易程普與眾商議欲暫且退兵回見吳侯却再理會此處又勢作一頓正應
却說周瑜雖則瘡痛心中自有主張已如曹兵常來寨前罵却不自眾將來稟一日曹仁自引大軍搦鼓呐喊前
來搦戰程普拒住不出周瑜喚眾將入帳問曰何處鼓噪呐喊眾將曰軍中教演士卒瑜怒曰何欺我也吾已知曹
兵常來寨前辱罵程德謀既同掌兵權何故坐視遂令人請程普入帳中間之曹曰吾見公瑾瘡病醫者言切勿觸怒
故曹兵搦戰不敢報知瑜曰公等不聽吾意若何程普曰眾將皆欲收兵誓回江東待公瑾前瘡平復再作區區瑜聽
罷于床上奮然躍起曰大丈夫既食君祿當死於戰場以馬革裹尸還幸也豈可為我一小而廢國家大事乎此言
訖即披甲上馬見下文之甚不易諸軍眾將無不駭然遂引數百騎出營前望見曹兵已布成陣勢曹仁自立馬於
門旗下揚鞭大罵曰周瑜孺子料必橫天再不敢正視我兵馬猶未絕瑜從群騎內突然出口曹仁匹夫見周郎否
一聲口中噴血墜于馬下有此假怒以曹兵衝來眾將向前抵住混戰一場救起周瑜回到帳中程普問曰都督貴體
若何瑜密謂曹曰此曹之計也曹曰計將安出瑜曰吾身本無甚痛楚吾所以為此者欲令曹兵知我病危必然欺敵

三國志演義 卷八 第五十一回

天

欲取之為... 乃以德... 而因德... 謝則取... 孫則取... 相則取... 數則取... 則則取... 先則取... 德則取... 取則取... 立則取... 不則取... 與則取... 欲則取... 取則取... 立則取... 不則取... 與則取... 欲則取... 取則取... 立則取... 不則取... 與則取... 欲則取...

可使心腹軍士。去城中詐降。說吾已死。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吾却於四下埋伏。以應之。則曹仁可一鼓而擒也。此計周瑜為下文悲程普曰。此計大妙。隨教帳下舉起哀聲。眾軍大驚。盡傳言都督前瘡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掛孝。此計周瑜為下文悲程普曰。此計大妙。隨教帳下舉起哀聲。眾軍大驚。盡傳言都督前瘡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掛孝。此計周瑜為下文悲程普曰。此計大妙。隨教帳下舉起哀聲。眾軍大驚。盡傳言都督前瘡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掛孝。

忽報寨內有十數個軍士來降。中間亦有二人。原是曹兵被擄過去的。用其言。曹仁忙喚入問之。軍士曰。今日周瑜陳前金鼓。碎裂歸寨。即死。今眾將皆已掛孝舉哀。我等因受程普之辱。故特歸降。便報此事。曹仁大喜。隨即商議。今晚便即劫寨。奪周瑜之屍。斬其首級。送赴許都。不能救活周郎却一陳矯曰。此計速行。不可遲誤。曹仁遂令牛金為先鋒。自將中軍。書潘濬為合後。公留陳矯領此少軍士守城。其餘軍士盡走。

到寨門不見一人。但見虛插旗槍而已。情知中計。急忙退兵。四下的聲響。齊發。東邊響聲。西邊周泰潘璋殺來。救曹仁引數十騎。殺出重圍。正馬曹洪。遂引敗殘軍馬。一同奔走。殺到五更。離南郡不遠。一聲鼓响。凌統又引一軍攔路截殺。陣曹仁引軍利斜而走。又遇甘寧大殺一陣。四路之後。又有兩路軍將如此。曹仁不敢回南郡。徑投襄陽大路而行。吳軍趕了一程。自回。周瑜程普收住眾軍。徑往南郡城下見旌旗滿樓。樓上二將叫曰。都督少罪。吾奉軍師將令。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趙子龍也。

都督孔明出力。周瑜大怒。使命攻城。城上亂箭射下。瑜且命回軍商議。使甘寧引數千軍馬。徑取荆州。凌統引數千軍馬。徑取襄陽。然後却再取南郡。不遲。正分撥間。忽然探馬急來報說。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詐調荆州守城軍馬來救。却教張飛襲奪了荆州。荆州一路。又一探馬飛來報說。夏侯惇在襄陽。被諸葛亮差賞兵符。詐稱曹仁求救。誘惇引兵出。却教雲長襲取了襄陽。

諸葛亮智解魚肅。趙子龍計取荊陽。魚肅曰。此計周瑜為下文悲程普曰。此計大妙。隨教帳下舉起哀聲。眾軍大驚。盡傳言都督前瘡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掛孝。此計周瑜為下文悲程普曰。此計大妙。隨教帳下舉起哀聲。眾軍大驚。盡傳言都督前瘡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掛孝。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解魚肅

趙子龍計取荊陽

却說周瑜見孔明奪了南郡。又聞他襲了荊襄。如何不氣。直是氣滿揚眉。手响方懸。眾將再三解勸。瑜曰。若不殺諸葛

又將權謀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荆州久遠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玄德曰賢士安在籍曰荆襄馬氏兄弟五人并有才

名幼者名翼字幼常帶故馬致為後其最賢者肩間有白毛名良字季常伊籍前曾諷馬此又荐馬玄德前破張武得一

鄉里為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者為良則今之社日生者豈盡賢人耶公何不求此人而與之謀玄德遂命請

之馬良和玄德優禮相待請問保守荆襄之策良曰荆襄四面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可令公子劉琦于此養病招諭書

人以守之就表奏公子為荆襄刺史以安民心孔明借公子以謝東吳馬良亦然後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積收

錢糧以為根本此久遠之計也為後文取玄德大喜遂問四郡當先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

陵然後湘江之東取桂陽長沙為後玄德拜領為中軍從事任籍副之請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陽替雲長回荆州此處便是雲長守荆

使調兵取零陵差張飛為先鋒趙雲合後孔明玄德為中軍人馬一萬五千留雲長守荆州此處便是雲長守荆糜竺

劉封守江陵却說零陵太守劉度聞玄德兵馬來乃與其子劉賢商議賢曰父親放心他雖有張飛趙雲之勇我本州

上將邪道索力敵萬人可以抵對劉度遂命劉賢與邪道索引兵萬餘離城三十里依山靠水下寨探馬報說孔明引

一隊黃旗出旗開處推出一輛四輪車車中端坐一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扇招道索曰吾乃南陽諸葛孔

明也曹操引百萬之眾被吾聊施小計殺得他片甲不回又將赤髮汝等豈堪與我抵敵我今來招安汝等何不早降道

索大笑曰赤髮虜兵乃周郎之謀也汝何事敢來詭語明風力輪大谷竟奔孔明孔明便回車望陣中走陣門復閉道

索直衝過來那陣勢急分兩下而走忽聞忽閉道索遂望中央一簇黃旗料是孔明乃望黃旗而起抹過山脚黃旗前

住忽地中央分開不見四輪車只見一將挺矛躍馬大喝一聲直取道索乃張翼德也孔明忽沒張翼德道索輪大谷來迎

戰不數會氣力不加撥馬便走翼德隨後趕來喊聲大震兩下伏兵齊出道索捨死衝過前山一員大將攔住去路大叫

認得常山趙子龍否亦來得道索料敵不過又無處奔走只得下馬請降子龍縛來寨中見玄德孔明玄德喝叫斬首孔

明急止之問道索曰汝若與我投了劉賢便准你投降此處走孔明用計道索連聲願往孔明曰你用法捉他道索曰

軍師若肯放某回去某自有巧計軍師今晚調兵劫寨某為內應約去劫寨古法捉劉賢戲與軍師劉賢既擒劉度自降

矣玄德不信其言孔明曰邪將軍非謬言也詳身是計遂放道索歸道索得放回寨將前事稟訴劉賢賢曰如之奈何索

欲不怒而報安不即得即安

怨不報安不即得即安

怨不報安不即得即安

字商議事務，用其計城上將火照看，果是自率軍馬，趙雲忙出城，雲喝左右捉下，送入城安撫百姓已定。第二次飛
報玄德，玄德與孔明親赴桂陽，雲迎接入城，推趙雲于階下。孔明問之，雲備言以被許嫁之事。孔明謂雲曰：此亦美事，
公何如此？雲曰：趙雲與吳懿結為兄弟，今吳懿其妻人唾罵，一也。此後見其婦再嫁，使丈夫大節，一也。此後大節趙雲
初降，其心難測，二也。主公新之江漢，枕席未安，妻妾敢以一婦人而辱主公之大事，玄德曰：今日大事之，與汝娶之
若何？雲曰：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譽不立，何患無妻？子平，趙雲亦不允與氏，可謂奇矣。
釋趙雲，仍令為桂陽太守，事曹趙雲。張飛大叫曰：偏子龍幹得功，偏我是無用之人。却是非也。只撥三千軍與我，去取
武陵郡。張太守全無來，誰知後來偏孔明大喜曰：翼德要去不妨，但要依一件事，正是軍師決勝多奇策。將士事
五戰功，未如孔明說出那一件事來，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大造

趙雲軍令狀，是越雲情願，張飛軍令狀，是孔明看張飛連軍令狀欣然領三千軍，星夜投武陵界上來，雲從聽得張飛引兵到，乃集將校整
點精兵器械，出城迎敵。從書筆志諫曰：劉玄德乃大漢皇叔，仁義布于天下，加之張翼德驍勇非常，不可迎敵。不如納
降為上。此處插與全長大恚曰：汝欲與賊連連為內變耶？喝令武士推出斬之。眾官皆苦曰：先斬家人，于軍不利。金旋
乃喝退筆志，自率兵出離城二十里，正迎張飛，飛挺矛出馬，大喝金旋，旋阿部將誰敢出戰？眾皆懼，遂敢向前。如此將
不知量也。親自驟馬舞刀迎之，張飛大喝一聲，陣如巨雷，金旋失色，不敢交鋒，撥馬便走。張飛不消戰，得入飛引眾
軍隨後掩殺，金旋走至城邊，城上亂箭射，被驚視之，見筆志立于城上曰：汝不順天時，自取敗亡，吾與百姓自得劉
雲言未畢，箭射中金旋面門，墜于馬下。將為黃忠之箭先射于雲，將士割頭敵張飛筆志出城納降，飛就令筆志督看印
綬往桂陽見玄德，玄德大喜，遂命筆志代金旋之職，玄德親至武陵安民畢，馳書報雲長。言翼德子龍各得一郡。此明
長雲長乃回書上請曰：聞長沙尚未取，如兄長不以弟為不才，我關某幹這件功甚好。前此寫過趙雲，玄德大喜，遂
教張飛星夜去替雲長守荊州。令雲長來取長沙。雲長既至，入見玄德，孔明曰：子龍取桂陽，翼德取武陵，都是三
千軍去。今長沙太守韓玄，固不足道，只是他有一員大將，乃南陽人，姓黃名忠，字漢升。黃忠名字却用孔明
黃忠名字却用孔明
中說出，故法變換，是劉表部

下中郎將與劉表之姓劉磐其守長沙劉磐本姓孫權... 卷八 第五十三回 十

下中郎將與劉表之姓劉磐其守長沙。劉磐本姓孫權。今雖六旬，却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先在孔明口雲
 長去。必須多帶軍馬。雲長曰：軍師何故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量一老卒，何足道哉！關某不用三千軍，只領本部下
 五百名校刀手，決定斬黃忠韓玄之首。獻東堂下。寫雲長好勝，玄德苦攜雲長不依。只領五百校刀手而去。孔明謂云
 長曰：雲長輕敵黃忠，恐有失。主公當往接應。玄德從之。隨後引兵討長沙。進殺。關某相見孔明，玄德同去。與都說
 長沙太守韓玄平生性急，輕于殺戮，眾皆惡之。助文百姓是時聽知雲長軍到，便喚將黃忠商議，忠曰：不須主公
 憂慮，應其這口刀。這張弓，一十個來，一十個來。韓玄中乏活捉關某，韓玄視之。乃營軍校尉楊欽、韓玄大喜，遂各揚聲，引一千
 人應聲而出，曰：不須老將軍出戰，只就某手中取活捉關某，韓玄視之。乃營軍校尉楊欽、韓玄大喜，遂各揚聲，引一千
 軍，飛奔出城，約行五十里，望見塵頭起處，雲長軍馬早到，揚聲挺槍出馬，立于陣前，高戰雲長大怒，更不答話，飛馬舞
 刀，直取楊欽。挺槍來迎，不三合，雲長手起刀落，砍楊欽于馬下。先寫楊欽之勇，以追殺敗兵，直至城下。韓玄聞之大
 惊，便叫黃忠出馬，玄自來城上觀看，忠提刀縱馬，引五百騎兵，飛至吊橋，雲長見一老將出馬，知是黃忠，五百校刀手
 一字擺開，橫刀立馬而問曰：來將莫非黃忠否？寫得關公忠曰：既知我名，烏敢犯我境。雲長曰：特來取汝首級。韓玄驚
 兩馬交鋒，鬥一百餘合，全無破綻。第一黃忠恐黃忠有失，鳴金收軍。黃忠收軍入城。雲長也退軍，離城十里下寨
 心中暗忖：老將黃忠名不虛傳，鬥一百合，全無破綻。又在關公處來曰：必用拖刀計。背破贏之。次日早飯畢，又來城下
 搦戰。韓玄坐在城上，教黃忠出馬。忠引數百騎殺過吊橋，再與雲長交馬。又鬥五六十合，勝負不分。第二日，兩軍齊聲
 喝采。又在眾人眼，鼓聲緊急時，雲長撥馬便走。黃忠趕來，雲長方欲用刀砍去，忽聽得腦後一聲响，急回頭看時，見黃忠
 被戰馬前失，撇在地下。不知書請至此，雲長急回馬，鞭手舉刀猛喝曰：我且饒你性命，快換馬來廝殺。此說黃忠急
 提起馬蹄，飛身上馬，奔入城中。玄驚問之。忠曰：此馬久不上陣，故有此失。玄曰：汝前自發百中，何不射之？又借韓玄口
 忠曰：來日再戰，必然詐敗。誘到吊橋邊射之。玄以自己所乘一匹青馬與黃忠，忠拜謝而退。尋思：難得雲長如此義氣，
 他不敢害我，我又安忍射他？忠曰：恐違了將令，是夜躊躇未定。次日天曉，人報雲長搦戰，忠領兵出城。雲
 長兩日戰黃忠不下，不勝。遂抖擻威風，與忠交馬，戰不到三十餘合，忠詐敗。雲長趕來，忠想昨日不殺之恩，不忍便
 射，帶住刀，把弓虛拽弦响，不使雲長即閃，却不見箭。雲長又趕忠，又虛拽，射又不使。雲長急閃，又無箭，只道黃忠不會射。

與桂陽不
同武後與
長其又一
之相記而
不可得變
紅至於如
此後者即
能筆效之
非能仿文
文前之妙
于前之妙
文又如此
伏者如長
沙之獻前
下大獻城
勝今長長
却城上長
前文子長
既死也此
乃有死反
之謀殺明
初謀殺明
已志欲殺
成于志欲
也通于志
事難於全
部給與與
一則屬之
有數文字

者前只一委其謀請兵為外應權曰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混入合肥城中去其某願乞五千兵去請葛瑾曰張遼多後槽可發一矢其謀請兵為外應權曰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混入合肥城中去其某願乞五千兵去請葛瑾曰張遼多謀恐有準備不可造次太史慈堅執要行孫權曰太史慈又與權國傷感赤諫之元急要報仇遂令太史慈引兵五千去為外應却說戈定乃太史慈鄉人當日雖在營中隨入合肥城舉身奮勇後槽兩人商議戈定曰我已使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今夜必來接應你如何用事此等人有甚計後槽曰此間離軍中較遠夜間急不能進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你去前面叫反城中兵亂就裏刺殺張遼得勝太史慈自走也戈定曰此計大妙是夜張遼得勝回城賞勞三軍傳令未許解甲宿睡既而張遼不覺被左右曰今日全勝吳兵遠遁將軍何不卸甲安息遼曰非也為將之道勿以勝為喜勿以敗為憂倘吳兵度我無備乘虛攻擊何以應之今夜防備當比每夜更加謹慎不但是為將之道則然也說猶未了後寨火起一片聲叫反報者如麻張遼出陣上馬喚親後將校十數人當道而立左右曰喊聲甚急可往觀之遼曰甚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驚軍士耳如亂者先斬其首能謀無移時李典擒戈定並後槽至遼詢得其情立斬于馬前只聽得城門外鳴鑼擊鼓喊聲大震遼曰此是吳兵外應可就計破之便令人于城門外放起一把火眾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曹仁在內那陣周郎是白日張遼在太史慈見城門大開只道內變挺鎗驟馬先入城上一聲炮响亂箭射下太史慈急退身中數箭前前後後又相背後手與樂進殺出吳兵折其大半乘勢直趕到寨前陸遜董襲殺出救了太史慈曹兵自回孫權見太史慈身受重傷愈加傷感張昭請權寬兵權從之遂收兵下船回南徐湖州比及屯住軍馬太史慈病重權使張昭等問安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于亂世當帶三尺劍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

矢志全忠孝

東來太史慈

姓名昭遠塞

弓馬震雄師

北海酬恩日

神其酣戰時

臨終言壯志

十士共嗟咨

孫權聞慈死傷悼不已命厚葬于南徐北固山下養其子太史享于府中以下接敘玄德一處却說玄德在荊州整頓軍馬聞孫權合眾兵敗已回南徐與孔明商議孔明曰其夜觀星象見西北有星墜地必應折一皇孫只疑東吳有將星墜地乃無端語正言問忽報公子劉琦病亡玄德聞之痛哭不絕孔明勸曰生死分定主公勿憂恐傷貴體且理西北劉琦延筆書遺囑正言問忽報公子劉琦病亡玄德聞之痛哭不絕孔明勸曰生死分定主公勿憂恐傷貴體且理大事可急差人到彼守禦城池其料理其事玄德曰誰可去孔明曰非雲長不可即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子玄德曰

今日劉琦已死。東吳必來討荆州。如何對答孔明曰。若有人來。亮自言對答。過了半月。人報東吳魯肅特來吊喪。正是先將計來安排定。口等東吳使命來。未知孔明如何對答。且聽下文分解。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那說孔明聞魯肅到。與玄德出城迎接。接到公廨。相見畢。肅曰。主公聞令姪棄世。特具薄禮。遣前來致祭。固都督再三致意。劉皇叔請葛先生。玄德孔明起身致謝。收了禮物。置酒相待。肅曰。前者皇叔有言。公子不在。即還荆州。今公子已去世。必然見還。不識幾時可以交割。第二女玄德曰。公且飲酒。有一人高議。此是孔明肅強飲數杯。又聞言相問。玄德未及回答。孔明變色曰。子敬好不通理。直須待人開口。前番用此此語用則今人不用則自我高皇帝斬蛇起義。開基立業。先指出高皇帝傳至子人。不幸奸雄並起。各據一方。少不得天道好還。後歸正統。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玄孫。出已廢。劉東吳。今皇上之叔。來應劉東吳豈不可分茅列土。況劉景升乃我王之死也。弟承先業。有何不順。劉表來皇皇帝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素無功德。子朝廷。今倚勢力。占據六郡八十一州。尚自貪心不足。而欲吞吞漢土。前既高拾劉表已廢劉東吳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劉氏天下。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我主姓劉。倒無分汝。汝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並皆用命。宜獨足汝東吳之力。此言此

孔明曰：真是皇叔這人。難道自家作保，煩子敬先生也押個字，回見吳侯。也好看。吳侯曰：皇叔乃仁義之人，必不相負。遂押了字。此作中不知收了文書，要罷辭回。玄德孔明送到船邊，孔明爲子敬見吳侯，善言伸意，休生妄想。若是不准我文書，我翻了西皮，連八十一州都拿了。一句今只要兩家和氣，休教曹操笑話。又一句：作別下船而回。先到柴桑郡見周瑜。瑜問曰：子敬計荆州如何？肅曰：有文書在此，呈與周瑜。瑜頓足曰：子敬中諸葛之謀也。名爲借地，實是混賴。如此文書不足據，他取了西川便還。知他幾時取西川。假如十年不得西川，十年不還，這筆文書如何中用？你却與他做保。肅曰：子敬不還時，必須連累足下。倘主公見罪，奈何？肅隨言，了半胸曰：然玄德不負我。法寫夫瑜曰：子敬乃誠實人也。劉備英雄之輩，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生心地。肅曰：如此之奈何？瑜曰：子敬是我恩人，想昔日指因相贈之情，如何不救你？指因時周郎原不曾有指與你且寬心住數日，待江北探細的回，別有區處。魯肅踴躍不去，過了數日，細作回報荆州城中揚處布標，做好事城中別建新坟，軍士各挂孝。瑜驚問曰：沒了甚人？細作曰：劉玄德沒了甘夫人，即日安插殯葬。瑜謂肅曰：吾計敗矣，使劉備束手受縛，荆州及掌可得。外孫肅曰：計將安出？瑜曰：劉備喪妻，必然續娶。主公有一妹，極其剛勇，侍婢數百人，居常帶刀，房中軍器，排列遍滿。雖男子未及為後文立德。我今上書主公，教人去荆州爲媒，說劉備來入贅。讀者至此段是成親之賺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出因驚恐張本。我今上書主公，教人去荆州爲媒，說劉備來入贅。讀者至此段是成親之賺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出因在獄中，却使人去計荆州，換劉備。原夫却不等到交割了荆州城池，我別有主意，于敬身上須無事也。肅拜謝。周瑜寫了書呈進快船，送與肅投南徐，見孫權。先說借荆州一事。呈上文書，權曰：你却如此糊塗。這種文書，要他何用？云既嫁人，不做你一世無煩。搵子敬做保，肅曰：周都督有書，在此說用此計，可得荆州。權看畢，點頭暗喜，專思誰人可去。猛然省曰：非呂範不可。遂召呂範至，謂曰：近聞玄德喪婦，吾有一妹，今欲招贅玄德，爲婿。水結姻親，同心破曹，以扶漢室。非子衡不可。爲謀望，即往荆州一言。做媒不用魯肅，却用呂範領命。即日收拾船隻，帶數人從人，望荆州來。却說玄德自沒了甘夫人，晝夜煩惱。一日，正與孔明閒敘，人報說：玄德到來。孔明笑曰：此乃周瑜之計，必爲荆州之故。亮亦在屏風後潛聽。也學夫但有甚話說？主公都應承了。想孔明此時已留來人在館驛中安歇，別作商議。玄德投請呂範，入拜畢，坐定，茶罷，玄德問曰：子衡來，必有所諭。劉琦之兄，則弟甘夫人之兄，則弟。不弟，不弟。範曰：範近聞皇叔失偶，有一門好親，故不避嫌，特來作媒。未知尊意若何？玄德曰：中年喪妻，大不利也。骨肉未寒，安忍便議親？範曰：人若無親，如屋無梁，豈可中道

而廢人倫。吾主吳侯有一妹美而賢。堪奉箕帚。若兩家共結秦晉之好。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此事國家兩便。請皇叔無疑。但我國太夫人甚愛幼女。不肯遠嫁。必請皇叔到東吳就婚。先說辭細說玄德曰。此事吳侯知否。已說吳侯有此範曰。不先稟吳侯。如何敢造次來說。玄德曰。吾年已半百。髮變斑白。吳侯之妹。正當妙齡。恐非配偶。範曰。吳侯之妹。身雖女子。志勝男兒。常言若天下英雄吾不事之。極似趙龍對子龍之語今皇叔名聞天下。正所謂淑女配君子。豈以年齡上下相嫌乎。玄德曰。公且少留。來日回報。是日設宴相待。留于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來意亮已知道了。總歸不適。問卜。得一大吉大利之兆。卦象之祥必是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到呂範。同見吳侯。立契時而邊都有保人面許已定。擇日便去就親。玄德曰。周瑜定計。欲害劉備。豈可以輕身入危險之地。孔明大笑曰。周瑜雖能用計。豈能出虎之料乎。其更說得備响不似畧用小謀。使周瑜不善不長。吳侯之妹。又屬主公。荆州萬無一失。玄德將與孫夫入成如魚得水。玄德尚懷疑未決。孔明竟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孫乾領了言語。與呂範同到江南。來見孫權。權曰。吾願將小姝招贅玄德。並無異心。孫乾拜謝。回荆州。見玄德。言吳侯專候主公去結親。玄德懷疑不敢往。孔明曰。吾已定下三條計策。非子龍不可行也。雄地地全虧遂喚趙雲近前。附耳言曰。汝係主公入吳當領三個錦囊。囊中有三條妙計。依次而行。孔明曰。中矣。即將三個錦囊與雲。收收藏藏。孔明先使人赴吳中納了聘。一切完備。時建安十四年冬十月。孫權安。玄德與趙雲孫乾。取快船十隻。隨行五百餘人。離了荆州。前往南徐進發。荆州之事。皆聽孔明裁處。玄德心中快悽不安。不是新即怕羞到南徐州船已傍岸雲曰軍師分付三條妙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當先開第一個錦囊來看於是開囊看了計策。便喚五百隨行軍士。一分付如此。如此。眾軍領命而去。又教玄德先往見喬國老。不是趙雲教玄德喬國老乃二喬之父。居于南徐。玄德牽羊担酒。先去拜見。說呂範為媒。娶夫人之事。先打外太隨行五百軍士都披紅掛綵入南郡買辦物件傳說玄德入贅東吳城中人盡知其事方知五百人之妙用。不然已之徐權知玄德已到。教呂範相待。且就館舍安歇。却說喬國老既見玄德。便入見英國太賀喜。明在孔國太曰有何喜事喬國老曰今愛已許劉玄德為夫人玄德已到。何故相賺。周瑜一個丈人國太驚曰老身不知此事便使人請吳侯問虛實一面先使人于城中探聽。人皆回報。果有此事。女塔已在館驛中安歇。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猪羊果品。準備成親。在館驛中。又見國太極胸大哭。又見孔明引了推

曰母親何故煩惱。國太曰：你直如此將我着承得如無物。我姐姐臨危之時，分付你甚麼話來。前文孫權失聲曰：母親有話明說，何若如此。國太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今常理，我為你母親，盡量命于我，你招劉玄德為婿，如何。我女兒須是我的。俱在孔權口中一掠問曰：那裏得這話來。國太曰：若要不知，除非莫為滿城百姓。那個不知。你倒罵我。國老曰：老夫已知多日了。今特來為喜。國老一句權曰：非也。此是周瑜之計。因要取荊州，故將此為名，賺劉備來。因在此要他把荊州來換。若不然，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實意也。國太大怒，罵周瑜曰：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直無別條計策，去取荊州。孫權却將我女兒為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我女兒便是望門寡。明日再怎的說。親須誤了我女兒一世。你們好做作。前文大罵此又大喬國老曰：若用此計，便得荊州，也被天下人恥笑。此事如何行得。國老一句如真个招他為婿，免得出醜。外大公權曰：年紀恐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當世豪傑，若招得這個女婿，也不辱了令妹。國太曰：我不曾認得劉皇叔，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中我意，任從你們行。畫在中我的意，我自把女兒嫁他。權作主，孫權乃大孝之人，見母親如此言語，隨即應承，出外喚呂範分付。來日甘露寺，方丈設宴。國太要見劉備，呂範曰：何不令賈華部領三百刀斧手，伏于兩廊。若國太不喜時，一聲號，兩邊齊出，將他擊下。讀者至此又為玄德控一亦在孔明權遂與賈華分付預先準備。只看國太舉動，却說喬國老拜吳國太歸，使人去報玄德。言來日吳國太親自要見好生在意。今媒人玄德與孫乾、趙雲商議，雲曰：來日此會多凶少吉。雲自引五百軍保護。精次日吳國太喬國老先在甘露寺方丈裏坐定。孫權引一班謀士隨後都到。却教呂範來館驛中請玄德。玄德內披細錦外穿錦袍，新卸打扮，張新但不知可曾用烏鬚從人背劍緊隨上馬，投甘露寺來。趙雲全鞍貫帶，引五百軍隨領來到寺前下馬。先見孫權，權觀玄德儀表，非凡心中有畏惡之意。阿兄則哭今二人敘禮畢，遂入方丈見國太。國太見了玄德大喜，謂喬國老曰：真吾婿也。然中夫人意。國老曰：玄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于天下。國太得此佳婿，真可慶也。喬國老得此之一定，理極然。女塔若果出，玄德拜謝。共宴于方丈之中。少刻，子龍帶劍而入，立于玄德之側。國太問曰：此是何人。玄德答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長坂抱阿斗者乎。照應子龍曰：然。國太曰：真將軍也。遂賜以酒。趙雲所飲酒門會進，趙雲謂玄德曰：郝才某于廊下巡視，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必無好意。可告知國太。玄德乃跪于國太席

前木說夫人先說文母立而告曰若殺劉備就此請誅才做女婿國太曰何出此言玄德曰廊下暗伏刀斧手非殺備而何國太大怒責罵孫權難為了今日玄德既為我婿即我之兒女也親愛何故伏刀斧手廊下權推不知喚曰乾

問之範推賣華國太喚賣華青買華默然無言國太喚令斬之玄德告曰若斬大將子親不利備難久居膝下兵又是他討統一發國太也相勸國太方以退賣華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更衣出殿前見庭下有一石塊玄

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天祝曰若劉備得勾回荆州成王霸之業一劍揮石為兩段如死于此地劍刺石不開言訖手

起劍落火光迸濺故石為兩段藍田之玉方種為雙孫權在後觀看見問曰玄德公如何恨此石玄德曰備年近五旬

不能為國家剷除賊黨心常自恨今蒙國太招為女婿此平生之際遇也恰才問天買卦如能破曹與漢破斷此石今

果然如此權暗思劉備莫非用此言騙我亦割劍謂玄德曰吾亦問天買卦若破得曹賊亦斷此石却暗祝告曰若

再取得荆州旺興東吳破石為兩半手起劍落巨石亦開大家暗說此事至今有十字紋痕石尚在後人觀此勝蹟作

詩讚曰
寶劍落時山石斷 金環响處火光生 兩朝旺氣皆天數 從此乾坤鼎足成

二人秉劍相携入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玄德玄德拜曰備不勝酒力告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景玄

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一語品題至今甘露寺碑上云天下第一江山後人有詩讚曰

江山雨霽撥青螺 境界無憂樂事多 昔日英雄凝目處 巖崖依舊捲風波

二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天忽見波上一葉小舟行于江面上如行平地可作一幅玄德歎曰南人

駕船北人乘馬信有之也孫權聞言自思曰劉備此言戲我不慣乘馬耳乃令左右牽過馬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復

加鞭上嶺不能試舟竟至今此處名為駐馬坡後人有詩曰

馳驟龍駒氣概多 二人並轡望山河 東西吳蜀成王霸 千古猶存駐馬坡

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南徐之民無不稱賀玄德自回館驛與孫乾商議曰去公只是哀求喬國老早早舉姻免生別事

是媒人話但不次日玄德復至喬國老宅前下馬國老接入禮畢余罷玄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惡害劉備者恐不能

久居國老曰玄德寬心吾為公舌國太令作護持國老可謂撮合山事竟玄德拜謝自回喬國老入見國太言玄德德

被人害急要回國太大怒曰吾的女婿誰敢害他即時使教搬入書院暫住擇日畢姻女婿矣玄德自入告國太曰
只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無人約東國太教盡搬入府中安歇立處處賴休留在館驛中免得生事玄德大喜數日
之內大排筵會孫夫人與玄德結親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玄德入房燈光之下但見鎗刀簇滿侍婢皆佩劍懸刀
立于兩旁諒得玄德魂不附體讀至此又疑是甘露寺之兵矣正是驚着侍女橫刀立疑是東吳設伏兵畢竟是何緣故且看下文分
解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

却說玄德見孫夫人居中兩邊鎗刀森列侍婢皆佩劍不覺失色管家婆進曰貴人休得恐懼夫人自幼好觀武事常
今侍婢擊劍為樂故而如此今日婦人所難之兵器又是一樣玄德曰非夫人所觀之事各甚寒心可命暫去管家婆復孫夫人曰
妾中擺列兵器嬌客不安今可去之孫夫人笑曰斬殺半生尚惧兵器乎雖然屬半生却不會與女將軍斬殺命盡撤去今侍婢解劍
伏侍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兩情歡洽中間歡洽無事玄德又將金帛散結侍婢以賞其心不但與夫人散洽先教孫乾
回荊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國太十分憂女婿得喜却說孫權差人來柴桑郡報周瑜說我母親力主已將
吾妹嫁劉備不想弄假成真此事還復如何瑜聞大驚是今岳行坐不安乃思一密計修書付來人持回見孫權權
拆書視之書略曰

瑜所謀之事不想及後如此既已弄假成真又當就此用計劉備以烏碓之姿有關張趙雲之將更兼諸葛用謀必
非久屈人下者愚意莫如軟困之于吳中威為築營以奪其心志多送美色玩好以娛其耳目使分關張之情道
隔諸葛之器各置一方然後以兵擊之大事定矣今若縱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願明公熟思之

孫權看畢以書示張昭昭曰公瑾之謀正合愚意劉備起身微未奔走天下未嘗受享富貴快樂榮華若今以華堂大
厚子女玉帛令彼享用自然疏遠孔明關張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後荊州可圖也主公可依公瑾之計而速行之前是
美人計此如真用美人計矣權大喜即日修整東府廣栽花木或設器用請玄德與妹居住又增女樂數十餘人并金玉錦綺玩好

之物國太只道孫權好意喜不自勝為父母者不但喜女婿相得尤喜那兒相得玄德果然被聲色所迷全不想回荊州已入却說趙雲
與五百軍士在東府前住終日無事玄德大壯只去城外射箭走馬看看年終雲益有孔明分付三個錦囊與我叫我

一到南徐開第二個住到年終開第二個臨到危急無路之時開第三個其內有神出鬼沒之計可保主公回家孔明附

語至此時方此時歲已將終主公貪戀女色並不見面何不折開第二個錦囊看計而行玄德應着貼內的錦囊遂

折開看之原來有此神策即日徑到府堂妻見玄德侍婢報曰子龍有緊急事來報貴人玄德喚入問之雲伴作未驚

之狀第一錦囊用者國老并五百一軍曰主公深居畫堂不想荆州那玄德曰有其事如此掠怪雲曰今早孔明使人

來報說曹操要報赤壁慶兵之恨又將第十九起精兵五十萬殺奔荆州甚是危急請主公使回此是錦囊玄德曰必

與夫人商議雲曰若和夫人商議必不肯叫主人回不如休說今晚便好起程此是子龍玄德曰你且暫退我

自有道理雲故意催過數番而去妙玄德入見孫夫人踏踏垂淚孫夫人曰丈夫何故煩惱玄德曰念備一身報滿異

鄉生不能侍奉二親又不能祭祀祖宗乃大違不孝也今歲旦在邇使備惶惶不已且說三孫夫人曰你休聽我我已

聽知了也方才趙子龍報說荆州危急你欲還鄉故推此意此是一玄德跪而苦曰夫人既知備安敢相購備若不去使

荆州有失被天下人恥笑欲去捨不得夫人因此煩惱夫人曰妾已事君任君所之此是相隨明矣中之物矣玄

德曰夫人之心雖則如此爭奈國太與吳侯安肯容夫人去夫人苦可憐劉備暫時拜別實是妻地同去

非言孫夫人勸曰丈夫休得煩惱妾當苦告母親必放妾與君同去玄德曰縱然國太肯時吳侯必然阻擋是說暫時拜別

夫入沉吟良久乃曰妾與君止旦拜賀推梅江邊祭祖不告而去若何玄德又跪而謝曰若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漏洩

善哭又昏跪夫人兩個商議已定玄德密喚趙雲分付正旦曰你先行軍士出城于官道等候吾推祭祖與夫人同走雲

領諾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元日吳侯大會文武于堂上玄德與孫夫人入拜國太孫夫人曰夫主想父母祖宗墳墓俱在

涿郡晝夜傷感不已今日欲往江邊望北遙祭須告母親得知總着丈夫之語連母親而前國太曰此孝道也豈有不從

汝雖不識冤枉可同汝夫前去祭拜亦見為婦之禮俱在孔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此時只聽着孫權夫人乘車止

帶隨身一應細軟玄德上馬引數騎跟隨出城與趙雲相會五百軍士前遮後擁離了南徐趨程而行元日同門既足

過夫妙在當日孫權大醉左右近侍扶入後堂文武皆散此及眾官探得夫人玄德進道之時天色已晚要報孫權醉

不醒比及睡覺已是五更妹夫去次日孫權聞知走了玄德即喚文武商議張昭曰今日走了此人早晚必生禍亂可

急追之孫權令陳武潘璋連五百精兵無分晝夜務要赶上掣回一將領命去了孫權深恨玄德將索上玉璽捧為粉碎

為破曹而敗祭為道劉而碎現而曹可破劉不程普曰主公必有冲天之怒某料陳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權曰馬敢

違我令善曰郡主自幼好觀武藝嚴毅剛正諸將皆懼既其肯順劉備必同心而去所追之將若見郡主豈肯下手權

大怒擊所佩之劍呼將欽周泰德令曰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並劉備頭來違令者立斬將欽周泰領命隨後引

一十軍趕來都說玄德加鞭縱轡趨程而行當夜十路暫息兩個更次慌忙起行看看來到界果界口望見後面塵頭

大起人報追兵至矣請至此為玄德慌問趙雲曰追兵既至如之奈何趙雲曰主公先行某願當後轉過前山小脚一標

軍馬攔住去路當先兩員大將厲聲大叫曰劉備早下馬受縛吾奉周都督將令守候多時原來周瑜恐玄德逃走

先使徐盛丁奉引三千軍馬于衝要之處劉營等候時常令人登高遠望料得玄德若投旱路必經此道而過當日徐

盛丁奉瞭望得玄德一行人到各縛兵器截住去路七星燈道起孔明時此處都都在旱路前是追在背後此玄德

慌勒馬問趙雲曰前有攔截之兵後有追趕之將前後無路如之奈何雲曰主公休慌軍師有三條妙計多在錦囊之

中已拆了兩個並皆應驗今尚有第三個在此分付遇危難之時方可開拆今日危急當折觀之便將錦囊拆開獻與

玄德前兩個錦囊皆是趙雲自看第三個錦囊却玄德看了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盡當是告

孫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語寔對我說玄德曰昔吳侯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嫁劉備寔非為夫人計乃欲幽囚劉備而

奪荆州耳奪了荆州必將殺備是以夫人為香餌而釣備也今者既得備不願為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

必能備備甚昨陶吳侯將欲加害故托荆州有難以圖歸計一片心幸得夫人不棄同至于此今吳侯又令人追趕

在後周瑜又使人截住于前非夫人莫解此禍如夫人不允備請死于車前以報夫人之德前在文母面前請死今又

來婦人說丈夫妙訣不意玄德亦作此態甚妙甚夫人怒曰我既不以我為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自當解于是此後

人推車直出捲起車簾親喝徐盛丁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此明妙計安天下只用夫人不用兵徐丁二將慌忙下馬棄了軍器

車前曰要敢造反為奉周都督將令屯兵在此專待劉備對夫人西時玄德孫夫人大怒曰周瑜逆賊我東吳不曾虧

負你玄德乃大漢皇叔是我丈夫壓倒徐丁二將我之對再親哥哥說知回荆州去因二將為周瑜所使今你二人于

山脚去處引着軍馬攔截道路意欲劫掠我夫妻財物掠說此是劫徐盛丁奉嗔嗔連聲口稱不敢請夫人息怒這

不干我等之事乃是周都督的將令先喝倒孫夫人叱曰你只怕周瑜獨不怕我周瑜殺得你我豈殺不得周瑜把周瑜

犬馬一場。國太為周瑜是為女兒喝令推車前進徐盛丁奉自思我等是下人安敢與夫人違拗又見荀雲十分怒氣

在徐丁眼中寫一趙雲若只把軍喝住放條大路救過去已在孔恰才行不到五六里背後陳武潘璋趕到徐盛

奉備言其事陳潘二將曰你放他過去且後我二人奉命奉旨特來追捉他回去于是四將合兵一處趕程

趕來玄德正行間忽聽得背後喊聲大起玄德又告孫夫人曰後面追兵又到如之奈何夫人曰丈夫先行我與子龍

當後前既仗夫人為開路先鋒玄德先引三百軍望江岸去了子龍勒馬于車傍將士卒攔開專俟來將四員將見了

孫夫人只得下馬拱手而立夫人曰陳武潘璋來此何幹二將答曰奉主公之命請夫人玄德回不呼劉備而稱玄德

自不同夫人正色叱曰都是你這夥匹夫離間我兄妹不睦不為孫權反我已嫁他人今日歸去須不是人私奔我

奉母親慈旨令我夫婦回荊州因二將為孫權所使故又便是我哥哥來也須依禮而行前只為周瑜此處你二人倚

仗兵威欲待殺害我耶罵得四人面面相覷各自尋思他一萬年也只是兄妹更兼國太作主英侯乃大孝之人怎敢

違違母言明日翻過臉來只是我等不是不如做個人情又喝倒軍中又不見玄德但見趙雲怒目睜眉只待斷殺

又在陳潘二人因此四將嗔怒連聲而退已在孔孫夫人令推車使行徐盛曰我四人回去見周都督告稟此事四人

猶豫未定忽見一軍如旋風而來來得視之乃蔣欽周泰送親一對對差來只算二將問曰你等曾見劉備否四將曰早

晨過去已半日矣蔣欽曰何不擊下四人各言孫夫人發話之事蔣欽曰便是英侯怕道如此封一口劍在此英侯一

孔明教先殺他妹後斬劉備違者立斬四將去之已遠忘生奈何蔣欽曰他終是此步軍急行不上徐丁二將軍可

飛報都督教水軍掉快船追趕我四人在岸上追趕母問水旱之路趕上殺了休聽他言語于是徐盛丁奉飛報周瑜

將欽周泰陳武潘璋四個領兵沿江趕來却說玄德一行人馬離寨較遠來到劉郎浦到了劉郎浦便心才稍寬沿

著江岸尋渡一望江水瀟灑並無船隻玄德俯首次次趙雲曰主公在虎口逃出今已近本界吾料軍師必有調度

何用憂疑玄德聽罷然想起存去繁華之事不覺凄然淚下願敘事文回後人有詩歎曰

吳蜀成婚此水濤

明珠步帳屋黃金

誰知一女輕天下

欲易劉郎鼎峙心

玄德今趙雲前船探船隻忽報後面塵土冲天而起玄德登高望之但見車馬蓋地而來數日連日奔走人困馬乏

追兵又到死無地矣看看喊聲漸近與孫權馬時正慌急間忽見江岸邊一字兒拋着拖連船二十餘隻趙雲曰幸虧

有船在此何不速下。掉到對岸。再作區處。玄德與孫夫人便奔上船。子龍引五百軍亦都上船。只見船中
道服大笑而出曰。主公且喜。諸葛某在此等候多時矣。由得他船中扮作客人的。皆見荆州水軍。玄德大喜。不移時四將
趕到。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吾算定多時矣。由得他汝等回去。傳示周郎。教休再使美人勾手段。若再使除非岸
上亂箭射來。船開的遠了。將斃等四人只好呆看。玄德與孔明正行間。忽然江聲大振。回頭視之。只見戰船無數。帥字
旗下。周瑜自領橫戰水軍。左有黃蓋。右有韓當。勢如飛馬。疾似流星。看看趕上。女榻中做了冤家。孔明叫掉船投北岸。
奪了船。盡皆上岸而走。車馬登程。周瑜趕到江邊。亦皆上岸。追襲大小水軍。盡是步行。只有為首官軍騎馬。周瑜當先
黃蓋韓當徐盛丁奉緊隨周瑜曰。此處是那裏。軍士答曰。前面是黃州界首。望見玄德車馬不遠。瑜令並力追襲。並因
舉止失措。急撥馬便走。害長趕來。周瑜縱馬逃命。正奔走間。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兩軍殺出。吳兵大敗。周瑜
急急下得船時。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言也。今陪了夫人又折兵。則不可說矣。瑜
怒曰。可再登岸決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瑜自思曰。吾計不成。有何面目去見吳侯。項王不曾把旗。旗建與別人。猶士
何面目見江東父老。大叫一聲。金槍迸裂。倒于船上。眾將急救。却早不省人事。此時即死。倒首正是兩番弄巧反成拙。
此日合頃都帶羞。未知周郎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孔明三氣周公瑾

却說周瑜被諸葛亮預先埋伏關公黃忠魏延三枝軍馬。一擊大敗。黃蓋韓當急救下船。折却水軍無數。遂至玄德孫
夫人車馬僕從。都停住于山頂之上。瑜如何不氣。不該氣別人箭落未愈。因怒氣沖激。瘡口迸裂。昏絕于地。眾將救醒
開船逃去。孔明教休追趕。自和玄德回荆州。慶喜賞賜眾將。周瑜自回柴桑。將斃等一行人馬。歸到南徐。報孫權權不
勝忿怒。欲拜程普為都督。起兵取荆州。周瑜又上書請與兵雪恨。張昭諫曰。不可。曹操日夜思報赤璧之恨。因恐孫劉同
心。故未敢興兵。今主公若以一時之忿。自相吞併。操必乘虛來攻。國勢危矣。以此時論之。則張昭雖曰。許都豈無細作在
此。若知孫劉不睦。操必使人勾結。劉備備俱東吳。必投曹操。若此。則江南何日得安。為今之計。莫若使人赴許都。表劉
備為荆州牧。曹操知之。則懼而不敢加兵于東。且使劉備不恨于主公。然後使心腹用反間之計。令曹操相攻。吾乘

隙而圖之斯為得耳。顯應之見權曰。元嘆之言甚善但誰可使曹操恨劉備之取徐州而反詔劉備為徐州牧欲使呂布忌之雍曰華歆在此何不遣之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權大喜即遣齊芳赴許都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是日曹操頭戴嵌寶金冠身穿綠羅錦袍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自領一隊兵馬出城迎戰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乃大會文武于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迎漳河中央乃銅雀臺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

二橋相連千門萬戶金碧交輝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乃大會文武于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迎漳河中央乃銅雀臺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

坐文穿紅其餘將士俱穿綠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乃大會文武于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迎漳河中央乃銅雀臺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

中箭環紅心者即以錦袍賜之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乃大會文武于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迎漳河中央乃銅雀臺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

休也休飛馬往來奔馳三次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乃大會文武于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迎漳河中央乃銅雀臺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

喝采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乃大會文武于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迎漳河中央乃銅雀臺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

曰丞相錦袍合讓俺外姓先取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乃大會文武于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迎漳河中央乃銅雀臺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

馬一箭亦中紅心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乃大會文武于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迎漳河中央乃銅雀臺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

文烈先射汝何敢爭奪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乃大會文武于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迎漳河中央乃銅雀臺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

張郃也卻飛馬翻身背射一箭也中紅心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乃大會文武于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迎漳河中央乃銅雀臺今東吳呂孫張劉備之取荆州而反表劉備為荆州牧欲使曹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

許褚也。見曰：袍已在此，汝何敢強奪？褚更不回，竟飛馬來奪袍。此在奪得無理。以前都是紅袍，人與魏人相爭，寫來真是好看。兩馬相近，徐晃便把弓打許褚。褚一手按住弓，把徐晃拖離鞍轡，晃急棄了弓，翻身下馬。褚亦下馬，兩個揪住廝打。結句可發一笑。操急使人解開，那領戰袍已是扯得粉碎。射箭人扯得粉碎，妙極。操令二人都上臺，徐晃睜眉怒目，許褚切齒咬牙，各有相對之意。操笑曰：孤乃視公等之勇耳，豈惜一錦袍哉？便叫諸將盡都上臺，各賜蜀錦一疋。如事諸將各各稱謝，操命各依位次而坐。樂聲競奏，水陸並陳。文武官將輪次把盃獻酬交錯。酒賤之時操顧謂眾文武官曰：武將以射射為樂，足顯威勇矣。公等皆飽學之士，登此高臺，何不進佳章，以紀一時正復相頌。如事操顧謂眾文武官曰：武將以射射為樂，足顯威勇矣。公等皆飽學之士，登此高臺，何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盛事乎？眾官皆躬身而言曰：願佐鈞命時，有玉胡鍾鍊，玉葉陳琳一班文官進獻詩章。詩中多有稱頌曹操功德，魏魏合當受命之意。王莽之時，劇秦美新，只有曹操一覽筆，笑曰：諸公佳作，過譽甚矣。孤本愚陋，始舉孝廉，出身後值天下大亂，築精舍于譙，東五十里，欲春夏讀書，文一句，秋冬射獵，武一句，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任耳。不意朝廷徵孤為點軍校尉，出任後，運更其意，專欲為國家討賊立功，圖死後得題墓道曰：漢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平生願足矣。後來稱魏公稱今首討董卓，剿黃巾，以後除表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武功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矣。又復何望哉？文官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別人稱帝稱王未必就母或見孤權重，妄想忖度，疑孤有異心，此大弊也。孤常念孔子稱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自此周文王推不但欲孤委捐岳岳歸就所封武平侯之國，定不可耳。誠恐一解兵柄，為人所害。此是又結下孤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養虛名而處是禍也。又將國家諸公必無知孤意者，眾皆起拜曰：雖伊尹周公不及丞相矣。曹操欲為文王而眾人比之後人有詩曰

周公恐懼流言曰

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

一生真偽有誰知

曹操連飲數杯，不覺沉醉，喚左右捧過筆硯，亦欲作銅雀臺詩。剛才下筆，忽報東吳使華歆表奏劉備為荊州牧，孫權以妹嫁劉備，漢上九郡大半屬備矣。操聞之，手腳慌亂，投筆于地。滿城風雨近重陽，為權租人所阻，程昱曰：丞相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動心，今聞劉備得了荊州，何故如此失聲？操曰：劉備人中之龍也，生平未嘗得水，今得荊州，是困龍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動心哉？水矣。何也？彼固以孔明為水也。程昱曰：丞相知華歆來受命，操曰：未知。昱曰：孫權本志劉備，欲以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虛而擊，故令華歆為使，使虜劉備，乃安備之心，以塞丞相之望耳。當時

頭曰是也。曰：「某有一計，使孫劉自相吞併，丞相乘間圖之一鼓而二敵俱破，操大喜，遂聞其計。」程昱曰：「東吳所倚者，周瑜也。丞相今表奏周瑜為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留華歆在朝重用之，瑜必自與劉備為仇敵矣。」

我乘其相併而圖之，不亦善乎？」操曰：「仲德之言，正合孤意，遂召華歆上臺，重加賞賜，當日從散。操即引文武回許昌，表奏周瑜為總領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

各受職訖，有議而無地竟。周瑜既領南郡，愈思報仇，遂上書吳侯，乞命至東吳，周瑜程普與劉備，今備還延不還，等待何時？」

肅曰：「文書上明白寫着，得了西川，便還權此曰：『只說取西川，到今又不動兵，不守老報，魯肅到玄德，問孔明曰：『子敬來此何意？』孔明曰：『昨日孫權表主公為荊州牧，此是懼曹操之計，操封周瑜為南郡太守，此欲令我兩家自相吞併，他奸子中取事也。』」

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若肅提起荊州之事，主公便放聲大哭。」

太謙肅乃就來，奉肅曰：「今日皇叔做了東吳女婿，便是魯肅主人，如何敢取？」

面上早早交付。」

西川便還，仔細想來，益州劉璋是我主人之弟，一般都是漢朝骨肉，若要興兵去取他城池時，恐被外人唾罵。」

取還了荊州，何處安身？」

掉胸頭，放聲大哭。」

此項惱情，節節悲苦，子侯再容幾時。」

望子敬善言回覆。」

肅下船，迎到柴桑，見了周瑜，身言前事。」

說西川劉璋事，似此推調，未免累及子先矣。」

有一計，使諸葛亮不能出五算中。」

子敬便當一行。」

孔明曰：「有煩子敬，勿惜一言之勞，將此項惱情，節節悲苦，子侯再容幾時。」

望子敬善言回覆。」

妙策。瑜曰：子敬不必去見吳侯，再去荆州對劉備說，孫劉兩家既結為親，便是一家。劉氏不必去取西川，我東吳出兵去取，取得西川，以作嫁資。却把荆州交還東吳。何不即去荆州肅曰：西川這處，取之非易，都督此計，莫非不可。老吳人見瑜笑曰：子敬真長者也。用之則名，你道我真不取西川與他，我只以此為名，是欲去取荆州，且教他不做準備。東吳兵馬收川路過荆州，就問他索要錢糧，劉備必然出城來勞軍，那時乘勢殺之，奪取荆州，雪吾之恨，解足下之禍。此等計策，周營肅大喜，便再往荆州來。玄德與孔明商議，孔明曰：肅必不會見吳侯，只到柴桑和周瑜商量了甚計策來，誘我耳。但說的話，主公且看我點頭，便滿口應承。或說他不應，或說他哭，或說會已定，愈肅入見，禮畢曰：吳侯甚是稱贊皇叔，感德，遂與諸將起兵，商議討皇叔收川，取了西川，却換荆州，以西川權當嫁資。荆州是現成難處，但軍馬經過，却望應些錢糧，孔明聽了，忙點頭應曰：難得吳侯好心，玄德拱手稱謝曰：此皆子敬善言之力。一個會意，孔明曰：如雄師到日，即當遠接掃勞。肅踏喜，羅拜回。玄德問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郎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瞞不過。玄德又問如何？小兒瞞不過大孔明曰：此乃假送滅虢之計也。虛名收川，實取荆州等。主公出城勞軍，乘勢拿下，殺入城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周瑜乘孔玄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心，只顧準備窩刀，以擒猛虎，安排香餌，以釣鯨魚。等周瑜到來，他便不死也。周更非孔明只是使喚趙雲聽計如此如此，其餘我自擺布。玄德大喜，後人有詩歎云：

周瑜決策取荆州

諸葛先知第一籌

指望長江香餌穩

不知暗裡釣魚鉤

却說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歡喜一節，準備出城勞軍。周瑜大笑曰：原來今番也中了吾計。且慢笑，便教肅備報吳侯，并遣程普引軍接應。周瑜此時箭瘡已漸平愈，身軀無事，使甘寧為先鋒，自與徐盛丁奉為第二，凌統呂蒙為後，水陸大兵五萬，望荆州而來。周瑜在船中時復歎笑，以為孔明中計。周瑜對將時，前軍去夏口，周瑜問荆州有人在，前接否？人報劉皇叔使糜竺來見都督，瑜喚至問勞軍如何，糜竺曰：主公皆準備安排下了。周瑜曰：皇叔何在？曰：在荆州城外相相等，與都督把盞。不得這瑜曰：今為汝家之事，出兵遠征，勞軍之禮，休得輕易廢之。領了言語，先回戰船，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進。看看至公安，並無一隻軍船，又無一人迎接。周瑜催船速行，離荆州十餘里，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哨探的回報荆州城上插兩面白旗。這城實來如何？及插白旗，不見一個人影，瑜心疑，我把船傍岸，親自上岸來馬，帶了甘寧徐盛丁奉一班軍兵，引親隨精兵二千人，邊望荆州來，既至城下，並不見動靜，瑜勒住馬。

全軍士叫門。城上問是誰人。只說不與軍答曰。是東吳周都督親自在此言未已。忽一聲梆子响。城上軍一齊都驚起。鎗刀敵樓上。趙雲出口都替此行却端的為何。不即說破先問一句。瑜曰。吾替你主取西川。汝豈猶未知耶。雲曰。孔明軍師已知都督是假。連城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主公有言。孤與劉璋皆漢室宗親。安忍背義而取西川。若汝東吳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偏與後文相見。周瑜聞之。勒馬便回。只見一人打着金字旗。于馬前報說。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關某從江陵殺來。張飛從秭歸殺來。黃忠從公安殺來。魏延從雋陵小路殺來。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聲遠近震動百餘里。望言要捉周瑜。此是犯蓋的。瑜上大叫一聲。箭槍復裂。墜于馬下。正是一着棋高難對敵。幾箇身定總成空。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2576B

